

長 篇 小 說

# 汛 濫 的 黃 河

萍 草

國 際 文 化 服 務 社

泛  
濫  
的  
黃  
河

# 泛濫的黃河

(全一冊)

著者 萍 草

發行人

國際文化服務社

上海虹口乍浦路五至七號

版權  
所有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初版

一

從星宿海發源的黃河，奮勇的奔騰而下，穿過積石山脈，曲折盤旋的包圍了智蘭山的半週，構成了廣漠千里的肥壤，然後再向北往南，在萬山叢嶺中，在危崖斷壁窄窄裏面，湍急的沖刷着石子、泥沙、落木、鳥糞、獸骨頭、爛朽的船板，浩蕩的流去，流去。

流過了蹟石、龍門、華陰，直衝到太華山的背後，對着古世紀的被風雨剝蝕的石崖，一連碰了幾下，好像一隻蜿蜒的巨獸，遭遇了什麼打擊似的焦燥的惱怒起來，在荒煙迷漫朔風凜烈的風陵渡頭，不停的打了幾個寒顫，於是又轉過頭來，拚命的向東北衝去。冒着雨、冒着風、冒着烈日凍雪、冒着淒冷的暗夜，在平沙橫亘的原野中，浮騰着、澎湃着、漫延着。

漫延到都會、城市、鄉村、鐵路線、枯樹林子，接受着二十世紀新式的炮火，法西斯蒂侵略者的烽烟，在轟炸中、在怒吼下，於是橫瀉千里的奔放起來，沖刷着飛沙、苔壤、田禾，挾着

人、畜、野獸、林木、枯葉、村落中的傢具、墳場裏的破棺材。激蕩着，迂迴着，把幾千年的廣漠桑田，變成濁浪濤天的活海了。

這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偉大的奇景：

作戰區域上，是蘇、豫、皖、邊區。

在地理的名詞上是黃淮平原。

在中華民族抗戰史上，是敵我對峙的黃汎區。

這也是人類歷史上的一種奇蹟。據一般鄉村野老們的傳說，是五百年前就預定下了的劫數，應該有大命貴人出世，可是劫數一過，太平的日子，就會到來的。

在古時候不是就有這樣一個最有名的故事嗎？

大明朝朱洪武出世，三年大旱，九年大災，十五年的兵荒馬亂，現在還有一首流行的鳳陽歌爲證。到洪武十三年，黃河潰堤入淮，就是三歲的小孩子也會說這句口頭語：

「開了母猪窩，淹掉淮河坡。」

可是就在這時候，朱洪武恢復了中華民族的一統江山，他的軍師劉伯溫曾大吹牛皮的寫着這樣誇耀的文章：

「驗東風而受吏，六服傾心，測海水而來王，八荒翹首。」

也就是說，不祇是中國一統，就連住在天涯地角的外國人，連四海之外的洋人，也都來朝順了。至於日本呢？他媽媽的小小東洋鬼子他算得什麼。那時候——那時候呀！日本鬼子什麼都仰仗着中國，甚至於想讀書識字，也要到中國來留學哩！可是現在——

現在的世界，已經是變了。

王老漢睡在船板上，回味這一些古老的故事，對着蒼茫無際的水面，他感到迷惑了，欠起身子，神往的看看穹廬般的天空，淒暗裏透露着發光的星星，黑夜是可怕的沉寂，祇有水濺着船板，發出嘩嘩的聲音，草叢裏的水蛙，咯咯的叫着。

一顆流星從頭頂上流過去，王老漢猛可的吃了一驚，抬頭望天，正北方的一塊黑雲，漫漫的湧上來，在紫微星垣的四週，黑暗漸漸的擴大，一直構成一個弧形的輪廓，在北斗

星與勾辰星的中間，伸出一條漆黑的翅膀，王老漢仰起臉，模仿着戲台上劉伯溫觀星的架子，憑着他一輩子的經驗，他判定：紫微垣當然徵兆着南京，右邊的北斗星，應該徵兆着漢口，左邊的勾辰星應該徵兆着徐州；南京去年失守了，現在徐州又打了敗仗，聽說漢口也吃緊了，怪不得黑雲這樣的湧盛。想着，他抱着一腔遺老憑弔破碎河山的心情，忍不住嗚咽地哭泣了。

「王師傅，王師傅，你幹嗎啦？」

「王師傅又做惡夢啦！」

撐船的于大海和王得功一齊這樣喊，他們知道王老漢一睡熟，就有說夢話的毛病的。

「我沒做夢，你們這樣大聲的喊，小心鬼子水上的橡皮艇呵！」

「不要緊，在這黑夜裏，鬼子的洋划子不會來的。就是連俺們自己也弄不清路徑。」說着，王得功四外望了一下，轉問于大海：

「俺們走到啥地方啦，四面八方都是水，我迷方向了。」

「我也弄不清楚，剛才走過的一條溝影，像是蘆草溝。前面那個黑村莊，應該是蒲溝集，能走不錯路，到天亮可以趕到古城。這樣無邊無涯的水，最容易迷方向的。」

王老漢很認真的囑咐他：

「大海要認清方向呵！這離蘆村店還有多遠。走到那裏要停一下，聯保主任李鴻賓在等咱們。」

「放心吧，走到蘆村店，會知道的，那麼大的一個集鎮。李鴻賓等俺們幹麼事？」

「那還不是也想趁船。」

「他也到古城開會嗎？」

王老漢像受了什麼感觸似的，大聲說：

「不祇李鴻賓要去，全縣九十六聯保，問公事的人都要去的。鬼子佔了縣城，縣官跑到鄉下，將來地方有什麼好歹，地方上的紳董要負責任呀，就是連老百姓也要——」



沒等王老漢說完，于大海就搶着叫：

「太平時候老百姓鳥不算，這時候老百姓可有用處。」

王老漢糾正他的意見：

「你不能這樣說，這是老百姓自家的事情，不是縣官一個人的事情，前清大反時候，捻匪作亂，也跟這一樣，張洛行攻破了縣城，縣長跑啦，後來也是全縣的練總，領着全縣的老百姓，大家來保護地方，誰都有妻兒老小，祖宗墳墓，縣官可以逃跑，老百姓是沒法逃跑的——」

說着對船艙裏望了一下：

「陳校長，你說我這話可對。」

躺在船艙裏邊的陳校長，可沒注意去聽這些，因為他正盤算着後天會議的準備工作，他很清楚的斷定，這一次的地方應變會議，是建立全縣抗戰力量的主要關鍵，也可以說，是發動豫、皖、邊區廣大平原的武裝基礎。由於他幾天來的多方奔走，由於同志們幾天

來的聯絡，他估量明天到會的人數一定不少，依照他的原定計劃，滿可以支持這殘破的局面。他興奮的拍着船板：

「對的，一點也不錯，俺們就照這樣幹。」

王老漢得意的說道：

「我剛才說的話不錯吧，跟前清大反時一樣，百姓要發起團練。我雖說沒讀過新書，可是五經四書我都讀過，世界再變新花樣，總離不開人情，天下大亂，國運否寒，老百姓祇有自己保護自己，新舊道理，都是一樣。現在的聯保主任，就是前清時候的練總。」

王老漢拉拉雜雜的說了這麼一大套，把陳校長沉沒在幻想中的意識提醒了，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這跟大反時候還不一樣，捻子是中國人，現在是日本鬼子，弄不好就要作亡國奴。」

「反正是一樣的燒殺淫掠，不讓老百姓過日子，老百姓就要幹他。」

「就是不燒殺淫掠我們也是要幹的不幹就是漢奸。」

王得功從船頭上扭過臉來：

「不燒殺，那個說不燒殺，俺們家裏連雞狗都給吃淨了；大前天夜裏，我偷回到家裏看看，禽他奶奶的，啥傢伙都完啦，牛槽裏放一隻血淋淋的牛頭。」

于大海拾了一把高出水面的高粱柴，在船尾巴上的瓦灶裏燒起火來。

王得功警告他：

「該死，要小心鬼子的橡皮艇，雙溝、油河集一帶都有鬼子，你給他打火號嗎？萬一碰上就了不得？」

「怕鳥，怕也不是辦法，燒碗開水喝。黑更半夜，鬼子也是人，他也不敢惹俺們的，真來了，老子就跟他幹一傢伙。」

當真要幹一傢伙似他，于大海把斜挎在肩上的一支槍，橫了起來。船從高粱梢上划過去，高粱桿子摩擦着船底，發出嘶啦嘶啦的聲音，被攪醒的釘在高粱葉上的蟬子和螞

蚱，撲撲的亂飛

王老漢在黑暗的靜寂裏，隱約地聽見大地的呻吟，好像有一種絲紗絲紗的微音，又好像遠遠地刮來一陣嘩嘩的風聲，他覺得頭髮梢子一涼，打了一個冷噤，抬頭望天，紫微星正向他映着眼睛。他心裏一亮：

「正半夜子時，元始天尊（註一）降臨了。」

他肅然的坐了起來，像羅漢似地，左手掐着祖師印，（註二）右手掐着劍訣，（註三）嘴裏唸唸有辭，脈脈的心境裏，做着誠懇的禱告：

「民國不幸，鬼子欺凌，諸位祖師老爺賜給弟子幾件寶貝，救世救民，挽救劫數。」

禱告着，紫微垣裏邊的黑暗的雲層，好像漸漸的稀薄了，化出無數的裂縫，閃着青蒼的星光，他心裏忽然高興了。

「陳校長，照我這笨眼力看法，鬼子這樣的欺神滅道，奸淫婦女，非遭天誅不可的。宜講拾義（註四）上說，萬惡淫爲首，我這說法，你說可對。」

「對呀，鬼子一定失敗，我們一定勝利，我們抗戰，爲的就是要爭取勝利，我們這樣的進行組織民軍，也是爲爭取勝利。」

話雖這樣說，陳校長心裏可引起了一種渺茫的感覺。他很擔心王老漢這種迷信的觀點，會發生極錯誤的傾向，他很擔心這廣大普遍的紅槍會的武裝，難以把握，他試探地：「就是不欺神滅道，在我們中國的土地上，也不能讓鬼子胡作胡爲。」

「當然嘍，俺們這紅會的用處，就是保境安民，維持地方，胡作胡爲，會裏非幹他不可的。」

「聽說鬼子佔住縣城以後，連五六十歲的老太婆都強姦，我們一定要跟鬼子幹到底。」

王老漢忽然調高了嗓子：

「校長，祇要你說幹，文的我不敢吹，武的有我來，三五萬紅槍，包在我王大壯身上。」

干大海搶着搭上腔：

「三五萬紅槍，我也能聯絡這樣多，俺們釣魚台一帶，遍地都有紅學，每個學裏還都有洋槍。從前幾天他們早就起來啦！碰見鬼子出來，大隊人馬，大家躲起來，要是碰到少的鬼子，就一傢伙給他幹掉。」

遠遠的傳來一陣排鎗聲，沖破了夜色的靜寂，在黑暗蒙蓋着的村落的上空，飄出來一片狗叫的聲音。

船划進蘆葦叢裏隱蔽了。

大地又漸漸恢復了靜寂。

在蒼茫的世界裏，一切都是縹緲和空虛，祇有船底下流水汨汨的聲音，夾着王老漢的睡憩聲。旱煙袋的熾火，流螢般的在船頭上跳躍着，劃出王得功熏黑的而影的輪廓。

陳校長面對着船艙的洞口，望着滿天的星光，慢慢的浸搖在一種幽美光明而又渺茫的沉思裏。他想得很複雜，很遙遠：想到抗戰前的各種情況，想到他參加保衛大上海工作時的情緒的熱烈，想到在津浦戰場、徐州戰場生活的緊張，想到一年來在戰爭中發生

的種種趣事，想到這在淪陷區支持抗戰工作的不可知的未來。

他興奮，他也害怕，他從新估定價值似的發現一些發動平原游擊戰的優良條件，他很科學的在頭腦裏構成一個很具體的工作綱領，他想到明天在地方應變會議中所應得到的圓滿結果，他彷彿記得西洋史上曾記載着一位革命家的名言：

「革命的主要條件，第一是武裝，第二是武裝，第三還是武裝。」

（註一）元始天尊是紅槍會坎門的教主，與通天教主李老君稱為三祖師。

（註二）祖師印是紅槍會中一種手訣，可以震百邪。

（註三）劍訣是一種斬妖的手訣。

（註四）宣講拾義，是一種佛教會勸人的小故事書，在黃淮平原一帶最流行。

## 二一

古城被紛亂和燥熱統治着。

一切的情形，都出乎陳校長意料之外，幾乎粉碎了他幾天來的理想，也可以說幾乎粉碎了他整個的工作計劃。古城已經改變了它原有的僻寒的肅靜的安定形態，倉皇和恐怖瀰漫着大地。

人的流、鎗的流、車馬的流，在黃沙飛揚的土路上滾動着，三五個一陣落伍的散兵，斜背着鎗，赤着腳，夾在難民的羣裏，通過古城的東西大街，衝着仲夏夜乳白色的濃霧，冒着黎明時的黑暗，晒着當午火熱的太陽，向西流去，向南流去，向荒烟漫野的平原裏流去，向不可知的方向流去。

「俺們這四面八方都有鬼子，蒙城、渦陽、永城、夏邑，統統失守，千真萬確。」  
散兵督促着難民：

「你們這些逃難的快跑，鬼子就要趕到了。」

難民膽怯的看着兵士的臉：

「四面都是黃水，又來鬼子，逃到那裏去呵！」



「俺們是掩護退却的，老百姓要快逃，不能守在家裏的，上邊有命令，焦土抗戰。」

老太婆們哭泣着，守着一大堆破爛的行李，破衣服、鍋、碗、盆、瓢，陳舊得滿身發黑的油罐子，明光光的布油鞋，拾柴草的大柳條筐，筐繫上搭着小孩們的破尿布，她老是手拉着一個七八歲的小姑娘，像一鬆手就會給什麼吃掉似地，嘴裏不斷的嘮叨着。

「乖乖，可不要離開奶奶的身邊呵！兵荒馬亂。」

村童們牽着母牛，一個挨一個的走着，擠着，牛犢子在滿街上亂闖，母牛嘍嘍的叫了，於是担着包袱的男子們就罵起來：

「狗雞巴禽的，牽着快走呀，喚喚牛犢子呵！要是把牛犢子跑掉，我就把你個劣種的狗腿打斷。」

街房的門面緊閉着，街道兩旁燒起星星的燎火，炊煙攪混着夏夜的晨風慢慢的擴大，慢慢的籠蓋了整個的城堡，風捲來，吹散在淒迷朦朧的蒼空裏。

同太陽一道，帶來一大串更不好的消息，陽光射散了濃濕的夜霧，風從郊野上，從茅

屋院落的糞池裏，刮來一陣尿洩的氣息，照往常一樣，軋軋的飛機聲，遠遠的傳來了。在騷動不安的場合，流行着一些可怕的不可究底的謠言：

「鬼子是分三路進攻的，南路從蚌埠、懷遠、鳳台、壽縣、正陽關，在三河尖都有鬼子的汽船了。中路從宿縣、蒙城、渦陽，現在潁州、太和一帶打着仗，北路從豐沛、蕭、碭，一直到永城、夏邑、商邱、亳州、鹿邑、淮陽，在白馬驛那邊已經發現了騎兵隊，坦克車衝到寧平城。」

王老漢偷着把王得功拉到一株大柳樹底下，小聲的問道：

「你是當過兵見過世面的，鬼子到底是有多少呀！四面八方都是鬼子，我們這樣鬧着抗戰，打鬼子，叫鬼子知道了，不會來報仇嗎，咱們保護地方，要是給地方惹出禍來，對良心是過不去的。」

王得功想了一下，也像是打不定注意的樣子：

「那些地方，雖這裏還遠，有句口頭語：南照潤河三河尖，三里塚子正陽關。這些地方都在潁州南邊哩，怕的是亳縣城裏的鬼子，向南一衝，咱們這裏就靠不住了。」

「他們又有人說，亳州城放了縣官了，聽說是商務會長趙朗齋。他是地方的商人，總不會黑着良心，苦害地方。」

「那誰敢說哩，聽說趙朗齋是山西小爪，恐怕靠不住。」

「我看還是等等再說，橫豎咱們家裏黃水淹了，鬼子就是衝到古城來，也不會到咱們那裏去。」

他倆個談來談去，沒談出一個所以然來，最後王得功決定：

「隨着陳校長幹吧，他是明白人，不會做傻事，人家成天價在南京北京裏混，自然比咱們莊稼漢子知道的多。」

街中心幾個年輕的小伙子吵鬧起來，拍着棕紅的胸膛：

「跑到天邊也找不到好地方呵！到處都有他媽的鬼子。」

「跑呀跑的，跑出來吃鳥，一家老小喝風喝露水嗎？」

「怕鳥，鬼子就是來，咱們就幹一傢伙，他又不是狐狸精，還能咬鳥喝蛋黃子。」

「逃出去就要餓死，在家也不過拚上一個死，咱們不跑，就是死掉也不能喂外鄉狗呵！」

於是好幾個杖着白荊條杆子的老頭子們活躍起來：

「我說不跑吧，他們年輕人總說要跑，不作亡國奴。可是跑到那裏去哩？照常說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還是回家好。」

「鬼子沒打來時候，一些年輕人終天價抗呀戰呀的，兇的像神婆一樣，這鬼子打來啦，有本事爲啥不使幾手呢？可見他們全是吹大氣。」

「橫豎當老百姓總不犯罪，鬼子來咱們也是繳銀子納糧，鬼子也要講道理呵！」

「鬼子是保宣統的，宣統是前清的朝廷爺，朝廷爺坐帝，自然愛護老百姓。」

「聽說入聖賢道可以保險，鬼子不殺不涼，就是叫留辮子，穿雙臉子鞋，換古時候的打扮。」

幾個老頭兒同聲的笑起來：

「那俺們便宜啦，誰知道辮子不剃，還會中大用哩！那一般趕時樣的洋貨，光和尙頭，就是想留辮子，一時也長不出頭髮呵！」

說着，他們把盤在頭當頂的小辮子放了下來，寶貝似地在手裏縷着。

軋軋的聲音，從遠處傳來了，遮着了一切的繁響，人們亂七八糟的跑起來，雲層裏浮動着一陣飛機，老鷹似的從天空掠去，太陽反映着發光的銀翼，慢慢的又鑽在一片灰白的雲霧裏。

陳校長一直在街上慌忙着，他夾在難民叢裏走來走去，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慌忙些什麼。失魂似地盤算着這一些新發生的事件，頭腦給這一切的問題攪亂了，他不知道怎樣處理才好。太陽放射着灼人的光芒。他仰起頭，有些刺眼，因為一夜的勞頓，精神更加恍惚了。

飛機聲怪急地掠過去，街道驟然的清冷了。

難民們分散開隱蔽在四圍的高梁地裏。

陳校長默默的順着東西大街走，他想回到西門外玉佛寺裏去看一下，因為在縣城淪陷之後，他就把三百多個學生安置在這裏。

有幾隻牛虻在他身旁繞着亂飛，風吹來，感到燙人的蒸熱。

「你可回來了，伯黎。」

有誰在喊。

他回頭看，是教導主任徐卓然，他急忙走近徐卓然的身邊：

「走了一夜，天剛明我就來了，現在秩序壞到這樣子，真糟糕，難民、散兵、黃水，究竟怎樣應付敵人？現在究竟到那裏？省動員會來電報沒有？我們縣動員會也應去電請示呀！收音機可收到戰事的消息？留校的學生還有多少？賀增魁、劉秉南、王亞光、朱醒吾，他們還沒離校吧？我臨走時跟他們說過，跟從前法國一樣，爲着需要，我們要上完最後一課！」

這一大堆問題，徐卓然一下子可答覆不出來，他反問：

「你跑出去這幾天，成績怎麼樣？有把握沒有？」

「武裝是不成問題，集合三兩千條槍是有把握的，紅槍會可以全體動員，並且紅會首領王老漢也跟我一陣來了，現在住在蕭老大飯店裏。」

「祇要武裝有把握就成，我們非常着急。」

「着什麼急，又有什麼新花頭？」

「昨天接省保安司令部的代電，叫我們發動民軍，擔任游擊工作，至少要組織一個縱隊。」

「大家組織就是了，一縱隊絕無問題，包在我身上，不過爲着需要，在今天這全縣應變會議席上，要把一切困難問題，提出來解決。」

「會今天不開，改在明天。」

「爲什麼改期，一定又想出花頭，又有漢奸在裏邊作怪。」

陳伯黎氣憤的說，惹得徐卓然笑起來：

「並沒有什麼花頭，縣長今天上午剛回來，聯保主任祇到了二十幾位，大家的意思

是再候他們一天，人可以多到幾位，我們自己事前也有一個交換意見的機會。」

「我操他姐，我真不明白縣長會這樣胆小，真是想逃避，還不容易嗎？鬼子進北門再出南門跑也不遲呀，有的是高粱林子，鑽進去，一點也不會有危險，他媽的亂跑，充份的暴露自己的軟弱，這傢伙做官也不夠派頭。」

「這也難怪，外方人，地形人情不熟，不比咱們啊！」

「你還記得吧，在慶祝台兒莊大勝利的時候，他對我們吹牛皮，他說誓與土地共存亡，並且說，即使國軍失利，他也能保障縣境的安全。現在國軍退却了，他能幹鳥事，他奶奶的，他能抽白麵，他能抽大煙！」

「在這局面下，我們對於縣長的要求，不能過高，我們不要求他真能起領導作用，祇是要求他能不跟我們搗蛋，就是他絲毫不負責任，也影響不到我們這整個工作，相反地，倒能給我們以工作上的便利。我們現在的主要關鍵，是在於要檢閱我們本身的主觀力量。」



陳伯黎像得了新的啓示似地，快樂的向徐卓然的肩膀上一拍

「操你哥哥，你的見解總比人要深入一層，爲着需要我們是要詳詳細細的來檢閱一下主觀力量，現在已經不是說空話的時候，這可要拿出真貨色來，我們要開個檢討會，要計畫今後的工作，要克服過去的毛病，譬如說：像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和革命的羅曼蒂克。」

「各級動員工作同志，昨天都來齊了，就等着你哩，檢討會下午就可以開。」

陳伯黎加快了脚步，他又說：

「我們走快一點，到學校裏詳細商議。」

夏天的早晨是美麗的，路旁柳樹叢中的黃鸝，叫着銀絲樣的歌聲。樹葉子篩碎了金色的陽光，灑在綠油油的草地上，風吹來，放出一股爛核桃酸甜的香味，輕輕地拂着他們汗臭的胸膛，好像黃梅天的霧雨，爽身粉般的在週圍飛撲着。

原野煊染着空闊的幽遠的異景，高粱快熟了，碧綠的叢林裏，浮出了成大團飽滿的

珠紅色的肥米，蜻蜓在上面飛翔着，陳伯黎莫明其妙地想起了一個童年時代的牧歌：

——青竹桿，

——扁扁葉？

——底下鋪着黃花被。

——上頭坐着紅關爺。

他迷惘地沉入到童年的夢境裏，像捨不得走開一樣，脚步放慢了。他看着滿地肥嫩的豆苗，青紫的紅芋秧，棉花田裏，高插着稀疏的幾顆玉米，鬚子已經很長了，像週月的小孩子的頭髮一樣，向日葵開着金黃色的花子，蜜蜂嗡嗡的圍繞着，靠身旁長着幾棵黃金瓜，裸體的浴着太陽，發散出醉人的葡萄酒一樣的清香。

他抬頭四望，無邊無際的碧野上面，搖擺着蒼綠的高粱，翻着紅色的彩浪，上去是白雲，再上去是青天，太陽在穹空中奔流着，浮蕩着。神往的欣賞一下，在這光天化日空闊的宇宙裏，是誰也不相信會有人吃人的互相屠殺的事件，正在排演着進行着的。

「美麗的故鄉呵！」

陳伯黎忍不住這樣地叫了一句，他幾乎流出眼淚來了，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這樣觸動感情，好像是大好的景物快要和他脫離，快被敵人踐踏似地，他覺得一切都對他特別親熱，一樹、一草、一個蜜蜂、一隻蜻蜓，甚至於連路上泥土中的糞蟲，都感到可愛起來。一種脈脈的哀感，突然湧上心頭，他忍不住滾下兩滴眼淚。

走在前面的徐卓然這時扭過頭來：

「他們學生滿起勁，到底是孩子們天真熱情，這幾天來他們簡直高興得像過年節一樣。」

「這樣才是偉大的時代。」

陳伯黎說着，看見前面的門口，有兩個手拿木棍的童子軍在站崗，像一對小黃鸝似地，擺出一幅英勇活躍的姿勢，他又興奮地：

「卓然，我們從前不常在家，在外邊流浪：想起故鄉來，總覺得平凡的很，現在看起來，

真是又美麗又偉大。」

「可不是嗎，我從前幻想東三省，羨慕長城塞外，現在我們這裏比東北塞外還偉大得多，我們這裏雖說是一片平原，但它是自古以來中華民族的戰場。」

陳伯黎像有所領會似地笑着：

「卓然，我說咱們大家一定要幹出一點成績來，我估量得條件很夠，祇要我們能堅苦地幹下去，在抗戰的歷史上包能幹出一番事業，你說可對。」

### 三

全縣應變會議，決定六月十五號在古城區署裏舉行。在開會的前一天，有着各色各樣的議論，到處流傳着，在飯店、商號、賭博場，在鴉片館的烟場上，在海洛英的烟霧籠罩着的燈影裏，很起勁的談論着：

「咱們這僻寒的地方，鬼子怎樣也不會來，咱們千萬不要招搖生事。」

「鬼子到的地方，也祇是要吃要喝，叫人歡迎他，祇要大家對他好一點，他是不殺人放火的。」

「黃水就比鬼子利害多啦，一沖來，就是一片房倒屋塌，這時候還是救災要緊。」

「抗日軍是千萬不能組織的，一組織鬼子一定來，咱們地方的生命財產要緊，不能惹是生非。」

「縣長也沒辦法，都要躲避他，咱們老百姓，還是趁早收傢伙，免得大家遭殃。」

徐卓然費了一天的工夫，把每一個出席應變會議人員的意見徵求一遍，總是不外這一套投降妥協的漢奸論調。他很明白的看出大會上的情勢是怎樣的複雜，空氣是怎樣的惡劣，但他並不因此灰心，反而更加堅定，他準備盡到最大的努力，運用一切可能運用的力量，甚至於拿不擇手段的辦法，使他們這預定的抗戰計劃，保證在大會上的絕對勝利。

時間是很快的流去，經過徐卓然一夜的奔走鼓動，反而得到一個更可笑更叫人失

望的結果。財委會委員長汪幹臣把他請到自己的寓所，祕密的對他說。

「卓然老棧台，不瞞你說，你知其一，未知其二，我各方面都想妥當啦，我們分幾方面來做，陳伯黎當抗日軍的縱隊司令，既然是省裏命令，公事當然要顧到，多少也要湊成幾百條槍。不過自從鬼子佔了縣城，誰也說不清事情會變得怎樣，我們也得有個退步，留點餘地。大家的意思，是年輕的朋友，能打能跳，叫他們都加入抗日軍，年高望重的幾位老先生，像郭坤老他們，風頭太高，請他們到鄉間躲避幾天，有了定局，再請他們出來。至於跟城裏通氣這一件事：我們大家都不便出面，先找幾個外鄉的做生意人來幹，像三源土膏老板李榮發，他們又機警，又不被人注意。這樣一來，咱們才能立於不敗之地，才是萬全之策。」

徐卓然聽着楞了一下，搖搖頭。

汪幹臣拍着他的肩膀，又小聲地給他解釋：

「這樣做去，並不困難，城裏我們早已留下底了，三源土膏店老板李榮發，根本就沒

有往外逃聽說他已經同鬼子接上了頭，宣撫班的隊長謝興義是城裏人，由他作的牽線；李家胡同一黑土娼楊承英，根鬼子司令杉木勾上了，聽說打的火熱，這也是路子，不瞞老弟說——」汪幹臣忽然哈哈笑着，向徐卓然肩上一拍：

「想當年，楊秀英還是老咱——我開的包哩！舊情多少總有一點，你說可對？」

徐卓然一下子可答不出來，頭頂上好像澆一瓢冷水，但他強打精神，故作鎮靜的樣子：

「等大家再商議一下看，也許還有更好的辦法。」

當他把這外面一切古怪的情形，向動員會一般工作同志報告後，大家的臉色一齊都暗起來，祇有陳伯黎跳着咆哮：

「這開鳥的應變會議，他奶奶的，就是等於開維持的預備會議，我禽他八代的祖宗，這一窩子劣種，必須統統宰掉，才能談到抗戰，大家要提高政治的警覺性，在目前，對這一般漢奸份子，爲着需要，非展開殘酷的鬥爭不可……」

說到這裏，他從腰裏掏出一張紙片，冷笑道：

「最滑稽的是省動委會才來的電報，還申斥我們工作太走直線，所以惹起地方人的控告，叫我們工作必須曲線，我操他哥哥！我真不明白這烏線應該怎樣曲法，能曲到跟漢奸們妥協嗎？省會的同志，他們從安慶逃到六安，逃到麻埠，祇懂得跑，簡直不理解現在淪陷區域的工作環境，還擺起面孔來訓人，來表示上級的尊嚴，真是一串胡說八道！」

王亞光打斷他的話：

「你罵有烏用，現在對於這種惡劣的情勢，我們要仔細地估量一下，討論應付的方法，亂罵又不能解決問題的，請你冷靜一下。」

陳伯黎並不冷靜，聲音叫得更高：

「這事實明白的擺在面前，還估量個烏，還討論個烏，對付的方法，就是照我們昨天所談的那種硬幹的辦法。祇要有武裝，有羣衆，就要快刀斬亂麻，幹下去，管媽的烏龜王八蛋。」



徐卓然並不同意這種意見；

「也不能不分皂白的硬幹；我們還要個別的加以分化，加以爭取，盡可能的團結到我們這方面來，也就是說，到抗戰陣營這方面來。」

陳伯黎加以反駁：

「我的徐先生卓然同志，請你不要在空洞的理論上翻筋斗啦，你這機械的團結論者，從昨天到現在團結了一天一夜，你團結了多少人，你又分化了多少人？」

「但是你也不能否認，加強團結，是我們抗戰國策中的主要原則。」

「當然不能否認團結的政策，但我們要認清團結政策的積極性，它並不是消極的敷衍和妥協，相反的面是一種爭取和克服，團結工作的過程，是一種鬥爭，並且是一種殘酷的毫不容情的鬥爭……」

陳伯黎說到這裏，拳頭在桌子上插一下，像是要集中大家的注意力，聲色俱厲地：

「尤其是在現在的情勢下，我們要發揮團結政策的積極性，展開一個鬥爭的場面，

能把這潛伏的漢奸勢力打擊下去，這廣大的民衆力量，就可團結到這抗戰陣營中來，否則要是和漢奸勢力有絲毫的妥協，就要失掉一般積極份子的信仰，我們的工作前途是不堪設想的，這要請諸位同志特別注意。」

暫時的沉默，大家互相交換着目光，誰都沒有說話，最後由朱醒吾提供了意見：

「現在問題已經有了結果，我們就決定在會場上採取攻勢，並且要作有效的措置。」

陳伯黎肯定地像吐鐵釘子一樣作了結論：

「我們決定，用武裝來保證在今天會場上的絕對勝利。」

談話在開會前一點鐘結束，陳伯黎從王老漢帶來的紅槍會徒裏邊，選拔出兩百條鋼槍，秘密的在會場的四週佈置着。

大會在悶熱、雜亂、無秩序的狀態下舉行，四十多個長短不齊的人們，擠坐在裏間黃泥牆的屋子裏，芭蕉葉扇子撲打着發酸的汗味，放屁的臭味，刺鼻的紙烟味，亂闖闖的噪

雜的聲音，漲滿了一屋子，七扯八拉的談論着。

剛等到主席龍縣長把開會的意義報告完畢，陳伯黎就走到主席的位上叫起來，經過一套帶鼓動性的演說，他斬鐵般地作了以下的結論：

「……本席鄭重提議，爲着需要，我們今天開會的主要任務，第一是怎樣建立地方抗戰武裝，第二是用什麼方式來籌措抗日軍的給養，第三是對城裏一班漢奸及與維持會有關的份子，要有嚴厲的處置，一方面用大會名義呈請省府下令通緝，一方面由大會授予縣政府職權，將漢奸的財產先行沒收。這三件主要的工作，不是討論應做不應做的問題，而是討論怎樣去做的問題。」

汪幹臣在下面冷笑，手搓着他肚皮上的汗泥：

「不應討論，又何必開會哩，既然開會，什麼問題，都不能禁止討論，這是開會的規矩。」

哈惠甫附和着：

論。」

「還是幹老說的對，這是開會呀，決不能禁止人討論，就是縣長也不能不讓人家討

論。」汪幹臣大芭蕉葉扇子一揮，憤慨地：

「這傢伙真沒程度，省裏也會放他當動員會指導員，真是瞎了眼睛。」

哈惠甫鼻子一哼：

「他沒有程度，他會吹牛呵！省裏人是歡喜吹牛的，這小子會什麼，他祇會到處吹大炮。」

陳伯黎真像放大炮似地在台上又大聲地叫起來：

「大家請發表意見，或者贊成，或者反對，或者補充，如果沒有意見，我們就請主席宣佈，作為定案。」

龍縣長向前走了一步，嘴裏咕嚕一下，汪幹臣從人叢中站了起來：

「本席的意思，是把全縣的問題，全部討論，現在是黃水滔天，散兵遍地，敵人橫行，災

民嗷嗷，災也要救，戰也得抗，地方的困難，也得顧及。我們抗戰，是爲着安全，我們不能爲着抗戰，反而受到危險，我們成立抗日軍，要避免顯出目標，我們籌餉，也要在本地財政湊得起的範圍以內。」

一陣熱烈的掌聲，在會場中浮動起來，夾雜着：

「對呀，我們不能把鬼子招引過來。」

「不成立抗日軍，鬼子是不會來的，一成立抗日軍，那非來不可。」

「黃水滔天，成立了軍隊吃什麼，弄不好會出亂子的，常言說，養兵如養虎。」

「就是成立了抗日軍，給養也是籌不出來的。」

在議論紛紛中，龍縣長執行了主席的職權：

「請肅靜，現在歸納諸位先生的意思，有兩個重要的問題。一個是救濟黃災，一個是

成立抗日軍並籌措給養，我們要分別討論，大家的意見如何。」

台下闐然的組成一個聲音：

「贊成！」

陳伯黎却大加反對，拳頭在桌子上搥得咚咚的響。

「爲着需要，我要請大家注意，我們今天開的是地方應變會議，不是救災會議，大家不要認錯了主題，黃災當然也是目前的大問題，但是我們要瞭解到黃災的來源，是與抗戰問題聯繫在一起的，抗戰問題不解決，黃災問題就無從說起，我希望大家不要受偽善主義者的欺騙，不要拿黃災問題來混亂我們的抗戰意識，來動搖我們的抗戰信念。」

會場裏立刻肅靜起來，緊張的空氣，充滿了整個的空間，祇有窗外大梧桐樹上的蟬聲知了知了地唱着焦急的調子。

王老漢大搖大擺地走出了會場，有三十幾個會徒們走進了院子裏來，對着太陽，畫着十字，光着滿是汗油的脊樑，在烈日下唸唸有辭地作起法來。

龍縣長無可奈何的站在主席台的前面來，大聲地：

「組織抗日軍與救濟黃災的問題，那一個應該提先討論，現在由大會舉手表決，不

## 準再發言。」

陳伯黎偏要發言：

「爲着需要，我要提出意見，對一個問題的解決，是要服從真理，要展開真理的辯論，我們不能用少數服從多數的方式來壓迫真理。因爲在真理未被解釋清楚的時候，多數的意見，往往是被動和盲從的。」

龍縣長沒有回答，人叢中有誰在說：

「這簡直是蠻橫呵！」

「全會場上就他一個人搗亂。」

「這在會場上發橫，也算不得英雄，真有本領去跟鬼子幹去呵，中國人的本領就是對自己發橫。」

眼看着大家的意見已經分歧，會議已經開不下去，還是徐卓然來打開這個僵局：

「組織抗日軍和救濟黃災的問題，實際上就是一個問題，應該合併一案來討論，用

不着去爭誰先誰後的。因爲這兩個問題的進行，都是集中在各鄉聯保辦公處和財務委員會，救災是要各聯保主任去籌款，抗日軍是要聯保主任去發動，給養是要聯保主任去捐派……」

「聯保主任又不是差頭，不能把大蘿蔔都給聯保主任塞上呵！」

有誰大聲地插上這一句，把徐卓然的話打斷了，徐卓然對人叢中望了一眼，並沒答覆，仍舊繼續說下去：

「並且抗日軍還要聯保主任担任隊長，財委會委員長要兼任軍需委員會主任委員，將來的責任，還要大家去担负，我們今天的地方應變會議，祇是要決議一些辦法，將來好對地方負責任，好對省府負責任，大家用不着這樣嚴重地去爭論的。」

「這有道理呀！」

徐卓然話一結束，大家齊聲的說了這一句，一些聯保主任們活躍了，蘆村店鄉的主任李鴻賓滿臉堆下笑容：



「這種亂世，責任這樣重大，俺們當主任的實在沒有力量，還是大家負責任，況且現在籌餉，實在困難。」

徐卓然再加以發揮：

「是今天到會的先生，當然都是堅決抗戰的同志，我相信誰都不怕困難，大家更用不着客氣。現在每個人的責任，已明白的擺在我們的面前，在省方命令的名義上，縱隊司令雖說派定了陳伯黎同志，但這一支抗戰的地方武力，不能樹立起來，還是仗大家共同的努力，聯保主任，是當然的隊長，縣長是當然的指揮官，財委會委員長，是當然的軍需主任，我們現在最主要的是大家各人想自己的責任，將來在工作上有什么困難，我們要作一個詳細的討論，很明白的列出議案來。」

汪幹臣又笑又不笑的神氣，站起來說：

「軍需主任一席，我可幹不下去，現在籌款太難，要是在前幾年，說派個萬而八千，很

徐卓然立刻向他解釋：

「你汪幹老是不會作難的，並且上峯有規定，叫儘可能的動用公款，據我知道的，本縣的公款，以三千人計算，至少可以維持三個月的給養。積穀變價存款六萬多元，歸信公路材料費十萬五千元，安徽省建設公債款五萬元，其他各鄉鎮的積穀存款，還沒算在內，統計已不下二十餘萬元。這一些公款，大多在商店保存，今天我們可成立個議案，所有公款，限期由財委會集中起來；將來你決不會作難，不過做做出納審核報銷的手續而已。」

汪幹臣搖搖他的芭蕉扇子，眼睛望着徐卓然：

「卓然，咱們是世交，你老弟是殺人不用刀，想叫哥丟人呵！」

說着汪幹臣哈哈大笑，哈惠甫也陪着笑了。

會場的空氣漸漸的緩和起來。

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一切的議案，都按照徐卓然所提出的原則通過。在會議中，不特各方面的意見得到融洽，就是連陳伯黎和汪幹臣相互間的對立也跟着消除了。

在散會的下午，汪幹臣湊集了五千元的現洋交給徐卓然。

「請老弟台轉交給伯黎，請他放手幹去就是了。爲着抗戰，經費一項，我汪幹臣是絕不滑頭的。你跟伯黎講，手段要放勁一點，這五千元你先交給伯黎，作縱隊部的開辦費，給養我陸續籌辦。幹事情總得用錢，民元時本縣成立光復事，我那時任縣參議會的議長，也遭一般老學界反對。可是爲着革命，我祇管勁幹，結果還是幹得通。你跟伯黎講，地方事怕得罪人可是不成，像提出積穀和築路價款這十幾萬元，他非拿點手法來不行。這世道，三天一小變，五天一大變，那一位公款保管人，都不願意把現款拋出，萬一有變動，款子就不敢保險。祇要能全數提到財委會來，我就可以負全責，以後抗日軍的給養，管包在我汪幹臣身上。人生立世，交朋友講的是義氣，我說出來，就要負責的。」

「請老哥放心，一切包在我身上，伯黎跟我的關係，你是知道的，多少要聽我一點話。」

汪幹臣親熱地拍着徐卓然的肩膀；

「那就萬事大吉啦！我的好兄弟。」

#### 四

被紛亂掃蕩過的街道是荒涼的，全縣應變會議的招集，給古城增加了不少的生氣，滿街上飛着被踐踏起來的黃土，滿屋裏聚集着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土牆院子裏堆着成大堆的馬糞，街道兩旁散亂的堆着一些發酸梅氣味的西瓜皮，蒼蠅嗡嗡地叫着。寨牆上出現着三五成羣的學生，唱着雄壯的悲涼的歌聲，一些紅槍會徒們，肩着像樹林般的長短不齊的紅纓槍，在街上逡巡着，槍纓映着酷熱的太陽光，鮮豔的紅影裏煥發着刺眼的光彩。

晒焦的吸盡了人們血汗的大地，冒出乾燥的滾燙燙的太陽氣味，夏夜的晚風，吹來一陣陣原野上草苗的清香，翻動着街兩旁古槐樹綠色的葉子。這時候，西天邊的紅霞暗淡了，天空浮動着白色的破碎的雲片，在湍急的茨河上，在莽蒼的草原上，在破敗的村莊

上，在古城古舊的街道上，迷漫的舖上了一層低靄朦朧的夜影。

同大地的靜寂一樣，古城的市民們好像被數天來的疲乏所支配似地，悄悄地安靜了，祇有汪幹臣更加活躍起來。是因爲抽了過多的海洛英刺激的呢？還是有特別得意的事情興奮的呢？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他搖擺着他那一身偌大的肥肉，在屋裏幌來幌去，顛巍巍的輾到一張紅木棕牀上躺下了，牀中央放着一盞賽銀的鴉片烟燈，皎冷的玻璃燈罩上，掛着一隻翠綠的蝴蝶，映出一小片水一樣的青光，一位肥胖的女人，一屁股坐在床沿上，拿起他的一隻肥腳來：

「腳氣不腫了吧！」

「你看呀，你是比我自己還關心呵！」

說着，汪幹臣的另一隻腳蹬着那女人肥胖的屁股，輕輕的抖搜起來，蜜黃色的紡綢褲子，弄得一滑一滑的：

「張嫂子的褲子真漂亮呵！」

「砍頭的，俺担不起你這樣稱呼。」

「算了吧，你不願意嗎？比叫你張喜家的要親熱呵！」

「俺不稀罕你親熱，你嘴說得好聽，是說的真方，賣的假藥。」

「我怎麼是賣的假藥？」

「你從前不是說，坐了財務委員會，給我添一件新綢褲嗎？恐怕財委會就要不坐了，我的新綢褲子也就吹啦！」

「別管啦，綢褲子一定要添的。」

「怎麼這樣大方，財委會又坐穩當了嗎？」

「當然穩當呵！」

「前天你不是說幹不下去了嗎？」

「前天是說着玩的，這時候，除掉我就沒有第二個人能幹得起。」

「聽你會吹。」

「哎呀，我操他——」

汪幹臣吸溜一下嘴，張喜家的把他那一隻肥腳放下來：

「捏的痛了吧？」

「不要緊，越痛越舒服。」

汪幹臣眯縫着眼，張喜家的輕輕地給他捶着腿，屋內靜悄悄的，窗外的黑暗，已經吞沒了院子裏的一切，葡萄架上的蚊蟲，轟轟的響，像是從遠處刮來的風。聽見街上有宰牛的聲音，賣燒雞的叫喊聲，隔牆那邊院子裏，有誰的馬駒子在嘶嘶地叫。

汪幹臣忽然嘻嘻地笑，身子一抽一縮的。

「幹什麼呀，捶的舒服吧？」

「你看呵！」

張喜家的抬頭一看，他灰綢褲子像搭帳棚一樣，高高地撐起來。她對他褲襠裏一抹，很很地握了一把；

「老不正經喲。」

「老正經起來，你還生氣哩。」

張喜家的沉默了一下：

「今天夜裏是我在這裏陪你，還是叫文貞來陪你？」

「你兩個都來。」

「胡說，俺母女兩個不能當面對劣給你呵！」

「這怕什麼呢，反正不是那麼一回事。」

「你不要臉，俺們還要臉呵！」

「那我就叫文貞來。」

張喜家的把汪幹臣的兩隻肥腳往牀上一推，一欠屁股：

「那我走啦，你使人去找文貞去？」

汪幹臣兩腳夾緊她的大腿：



「不要慌，哈惠甫還來商議事情哩，等他來過再說。」

張喜家的好久沒有說話，很傷心地嘆了口氣。

汪幹臣對他大腿上一捏：

「生氣了嗎，嘆什麼氣？」

「樹德今天回來啦，你既然叫文貞嫁給他，總得讓他們兩口親熱一夜，你叫文貞來，明天他們又要鬧氣。」

「沒有什麼，樹德那孩子是我一手照應的，明天給他幾袋白麵到界首集賣去，聽說那邊賣五百元一袋。」

「你在城裏買來啥價錢？」

「託李榮發在鬼子哈豐洋行批來的，三十元一袋，他媽媽的真算一本萬利，你跟樹德說，賣多賣少我不賺他的錢，給他自己花去。」

張喜家的裂着嘴笑：

「今天夜裏還是我在這裏好。」

「爲什麼，你跟文貞爭風嗎？」

「你抽得太多了，我看你一夜也不會睡覺，文貞身體不好，這幾天跑反，身體很疲乏，你這樣子，她那能撐得住。」

「我會愛惜她的，你放心，我比你還心痛哩！」

說着汪幹臣把張喜家的摟在自己的身上來。

她苦笑着：

「昨天鬧了一夜，今天還這樣餓，連一天也少不了嗎？」

「爲什麼要少一天呢，人生在世講的就是快樂。」

「萬一鬼子打到這裏來，看你可能少一天不幹。」

「鬼子來怕什麼，我還是當我的財務委員長，官祇會大決不會小的，日本人也不好

意思跟我汪幹臣過不去。」

外邊聽見一陣敲門的聲音，狗汪汪的叫，張喜家的水蛇般的一下子從汪幹臣身上鞠捲起來，走到窗前，用發燒的眼睛向外面望去，院子裏浮起一層灰白色的夜霧，從葡萄架上瀝下來的月光，破碎的夾着灰塵似地散落在地面上，屋根旁邊的草蟲，吱吱的叫着，在遼遠的寨牆上邊飄來一縷悠揚的歌聲，悲涼的瞭亮的調子，像一條絲線一樣，輕輕地飄散過牆頭，吹進了窗紗，溜進這屋子裏來。

——爹娘呵！

——爹娘！

——那裏是我們的家鄉！

——那裏有我們的爹娘！

她勉強的只能聽懂這幾句，好像是她的女兒文貞對她哀求的聲音，忽然之間她想起她的家鄉和她早已病故的丈夫來，她一輩子的事情，好像在這剎那之間都擁進了她的心頭，她忍不住掉下一粒莫名其妙的眼淚。沒等到她把這涵湧起來的一串思想分辦

出一個頭緒，大門就咯吱一聲開開了。

走進來的是哈惠甫，他揩着滿頭的大汗，一看見汪幹臣就慌着說：

「跑死我啦，他們新人物真難纏，差不多嘴唇都跟他們磨破了。」

汪幹臣從牀上坐起來；

「事情進行得怎麼樣啦！」

「還算對得起幹老。」

說着對張喜家的啾了一眼：

「張嫂子給我弄杯茶來。」

他一面說一面從腰裏掏出一個電木煙盒，錫皮子，紙繩子，五六個小紙包子，一下子放在汪幹臣的煙燈盤子上。

開一包，使用長得有半寸長的手指甲，蘸了一小堆白麵，放在錫皮上，紙繩子一燃着，他的大嘴一張，錫皮上翻起絲絲的青煙，一條小游龍似地直對着他的喉嚨鑽進去了。

「呵啼，呵啼，呵啼——」

一陣噴嚏聲，把汪幹臣引得哈哈大笑：

「餓鬼一樣，一天還沒過癮嗎，怎麼急得這樣利害。」

「哼！」

哈惠甫鼻子皺了一下，並沒說出話來，生怕走了氣似地，他的生命就在這口煙，世界的存在也在這口煙，這時候他想連身子一齊鑽進煙霧裏去，所謂金錢，所謂財委會，所謂日本鬼子，就是連張喜家的那肥屁股，他媽的都是另外一個世界的事。

一直把那五包子白麵抽完，他才伸個懶腰：

「哎呀，我操他那個！」

像一條溶化了的橡皮糖似地，軟綿綿的一下倒在牀上：

「局長，你說陳伯黎那小子什麼口氣！」

「他能說什麼話！」

「他說限你在三天以內，把積穀變價六萬多元的現款掃數交給他。」  
汪幹臣手掌對自己大腿上一拍：

「他胡說八道，交不交由我，我不交他能怎麼樣！」

「那他說的更不成話啦，他說把局長——」

「他能把我怎樣？」

哈惠甫摸着自己額蓋上那塊瘡疤：

「他說把局長看管起來，強制執行。」

汪幹臣氣得從床上一跳，但給他一身的肥肉累住了，並沒能跳起來，又照原樣躺下去。這一躺好像把剛才的火氣也被壓下去了，又輕聲地：

「你聽陳伯黎那小子吹大砲，那傢伙是個冒料，說話是靠不準的。」

哈惠甫手指對帳頂上畫個圈圈，像軍師樣的搖着頭：

「要準備一下，你不能看他冒料，我看那傢伙是張飛拉胡琴，粗中有細，他們是有計

畫的。」

「怎麼見得呢？」

「前天你交給他的五千元，他們統統買槍去啦，從前天夜裏，他們四處派人，到淝河口、白馬驛、甯平城、龍台寺、雙溝這些地方，在那些散兵手裏，有槍便買，四五塊錢一隻，聽說買了三百多條捷克式步槍、輕機槍、駁壳槍，樣樣都買了許多。那五千塊錢，他辦烏的公，用烏的開辦費，都買成槍啦！」

「照你這樣說，事情也不簡單，他們是廟小神大，扇起風來，咱們會吃虧的。」

「還聽說他們調三個鄉鎮自衛隊來古城哩，一來到就不妥當，並且還有王老漢。」

「王老漢倒不要緊，我跟他很有交情，真大家鬧翻起臉來，王老漢還是聽我的話，不過，我們還是先下手為強。」

哈惠甫躊躇了一會：

「從那裏下手呢？李榮發雖說跟鬼子有勾結，要教鬼子兵聽咱們調動，還是做不

到。」

「跟縣長商議一下看。」

「縣長態度也變啦，他是涸上水，現在他也跟陳伯黎他們那方面走，就是不接近他們那方面，也是沒用的，一條光桿子，連科長秘書都跑啦，雖說還有兩個常備中隊，也不聽他指揮。」

「還有那些聯保主任哩，總而言之，我們只要能聯絡住幾個人，就可以跟他們對抗一下。」

汪幹臣這時可有些發急了，一粒一粒的汗珠子滾在他的脯胸子上，順着汗毛直淌。

哈惠甫的嘴唇一上一下的掀動着：

「可惜咱們下手太晚了，前幾天祇知道跑反，祇知道在鬼子那裏打路子，誰知道鬼子兵一閃過去，咱們這兒還是他媽的一個樣子。這般小伙子好像是會未卜先知一樣，他



們不跑，他們喊着抗戰，結果給他們抗得有利用了，地方大權，統統抗到他們手裏，連混頭暈腦的王老漢，也跟在他們屁股後面混，各鄉鎮聯保主任，前天這一次會開的也都跑到他們那方面去啦！陳伯黎是個什麼烏縱隊司令，也不知道是從那裏買出這個官銜，刻個烏木戳子，亂委大隊長中隊長，是來開會的都給他委上啦，鄉下人沒見過官，經他這一委，他媽的每一個聯保主任都成了他的嘍囉啦！」

汪幹臣冷笑一下：

「這不會的，下一張委任有什麼用處，聯保主任們，不會跟着他去捧他的大蛋的。」

哈惠甫反而更加嚴重的樣子：

「恐怕不這樣簡單，這兩天一些聯保主任們，接續不斷地到西門外學堂裏去謝委，今天上午，陳伯黎請他們全體吃飯，他們都到了。他媽的人的眼皮子最薄，有奶就是娘，誰有勢力，他們會跟着誰走。」

汪幹臣冷笑一聲：

「照這樣說，惠甫你自己，想也跟他们有聯絡了。」

哈惠甫臉色一變，但利那之間，他又復恢復了鎮靜，裝出很自然的樣子：

「勾結，我倒想跟他们勾結一下，可惜他們不願意跟我勾結，一則是我跟局長有打不開的關係，二則我抽白麵，他們罵我是腐化份子。」

汪幹臣的臉色立刻放了下來：

「剛才只是說着玩的，可是照咱們剛才說的這種情形，總得應付一下呵，能當真把積穀變價六萬多元的現款，統統交給他們嗎，真是這樣，我這財委會委員長有鳥的出息。」

哈惠甫又拆開一包白麵，小聲地：

「局長，我想到應付的辦法，很是爲難，因爲咱們勢力幹不過他。沒辦法中的辦法，就是跟他們來一個順水推舟，表面上跟他們聯合，反正城裏有李榮發跟鬼子來往着，鬼子決不會危害咱們的。這裏我們就不妨跟他們混一傢伙，大家弄得好呢，混水撈魚，咱們就撈一份子，萬一翻了臉，那時再找李榮發，不怕他們有槍有礮，在城裏請出幾輛坦克車，衝

這些小舅子。」

沒等到汪幹臣回答，哈惠甫一拍胸脯子：

「局長，反正是你老人家穩坐釣魚台。」

汪幹臣拿起煙槍，表現出又願意又不願意的樣子：

「你覺得這樣幹好，咱們就這樣幹。不過陳伯黎那些小伙子太不講信義，前天我交給他那五千元時，徐卓然許得非常之好，今天又要想積穀變價，又要看管他媽的這真是反覆小人。」

「局長，包管在我身上，用不着你老人家出面，錢我交給他，他要再反覆，我跟他們幹。我怕鳥，我一無田二無土，一條光桿子混這大半輩子，他說文的，我也能自寫自告，他說武的，長淮一帶大小拉桿子的，我都認識，我怕個鳥！」

「總得預防一下，留點地步，像這次開會的失敗，我們吃他不小的虧，也是怪我們事前大意。」

「等一會陳伯黎跟徐卓然一陣到這來，我當面跟他談一下盤子，我大料他們不敢小看了我。」

暫時的沉默。

汪幹臣燒起一粒煙泡，在燈焰上撲突撲突地響，噴出醉人的香味，哈惠甫又散開一包白麵，一絲絲的輕清的煙霧，把房內烘托得更加幽美而溫和，靜靜的夜，在銀灰色的月光裏脈脈地進行着。

遼遠的傳來一陣砲聲，悶沉沉的拖着尾音，在夜的靜寂中飄散。震動着他們的耳鼓，像長花蛇穿過水面一樣，鑽近他們每個人的內心，刺激着他們久藏在隱微深處的苦痛，旋流般地隨着這聲浪轉動着。

汪幹臣覺得環境越來越複雜了，簡直使他摸不清頭尾，文貞老是對他冷淡，並且偷偷摸摸地跟外界一些青年來往，像虫子一樣，終天價蝕着他的空洞的心。張喜家的想到自己養得這樣一個標緻的女兒，滿指望她養活自己到老；白送給汪幹臣糟塌，真是一隻

好花插在糞堆上，回味着自己每次陪汪幹臣過夜的情況，那種野獸般的狂暴，她很担心文貞沒有支持的能力，她後悔自己不該做出這種對不起自己女兒的事情來。是爲着汪幹臣的金錢嗎？在當初如果把文貞嫁給陳伯黎，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也會有一個如意的能幹的女婿來照顧她們呀，在沒有希望祇有悔恨的痛苦中，她暗中悲哀着。哈惠甫一心一意打算把汪幹臣跟陳伯黎拉在一起，做到彼此合作，在財委會撥發抗日軍的給養款項中，徐卓然允許他的條件，陳伯黎分給他十分之一的酬勞金，白麵卽然再貴一點，他也不會着急了。

好線是在街頭，傳來一陣雜亂的狗叫聲，張喜家的把壓在汪幹臣腿底下的小腿抽了出來。用濃濕的眼睛，對窗外望去，夜色已經昏暗了，在月亮上面，蓋上一層灰白色的雲，淡黃色的薄霧，從樹梢上潑到院子裏來，葡萄架的影子，隱約地在地上畫一個稀薄的輪廓。在不遠的渦河岸邊，哞哞的傳來母牛喚犢的聲音，狗接連不斷的叫着，好線是越叫越近了。張喜家的想到自己的女兒，意識到一個很熟悉的脚步聲：

「是文貞到這來了嗎？」

「是那陳家大少爺到這來了呢？」

她內心裏這樣自問着，月亮從一堆雲塊裏擠了出來，在天空，細沙般的一片雲層下斜掛着一條白茫茫的銀河，河兩岸的天幕，展開一片藍色的草原般的穹空，織女星像一個豔裝的新婦人，顛巍巍地在河邊眯眼睛。

「牛郎星還看不見哩，再過一個多月就到七月七啦！」

張喜家的沒頭沒腦地說了這一句，惹得汪幹臣跟哈惠甫一齊笑起來。

## 五

民族解放戰爭的烽火，狂風暴雨般的掃過了津浦線、隴海線、平漢線，被現代文明所灌溉的、沃野千里的黃淮平原，完全被災荒和紛亂統治着，從城市到鄉村，人們瘋狂得像過新年一樣，充滿着一種不可理解的恐怖，同時也展開着一種說不明的希望的遠景，有

興奮沒有傷感，有悲壯沒有淒涼，一種緊張的新鮮的空氣，浸透了人們樸實古舊的心，大家莫名其妙地活躍起來。

白天的飛機聲，夜間的大炮聲，已變成人們的家常習慣，失掉了它原有的嚇人的威力，在一般人們的感覺中，好像是每年高粱林子起來時，像照例從山東河南各地的山窩裏竄來的大股土匪一樣，大家也照例地把糧食牲畜集中在寨子裏，壯年們檢出了每個人老早就預備好了的武器：紅櫻槍、春秋刀、九節鞭、鐵流星、手榴彈、湖北造、鞏縣造、三八式、衝鋒式、捷克式、手提機槍、自動步槍、輕機槍，還有缺少機柄的舊鋼炮。

無邊無際的混亂，衝昏了每個人的頭腦，更使人興奮而和往常不同的，就是古城街屋上，特別標出了幾個新奇的機關：

——豫皖邊區戰地動員委員會。

——淪陷區流亡青年工作團。

——第五戰區第×游擊縱隊司令部。

寨門口站着崗，街道上流動着便衣士兵。牆壁上貼滿了佈告，紅綠的彩色標語：

「展開平原游擊戰。」

「建立敵後方抗戰根據地。」

「民衆武裝起來，打倒日本強盜。」

「發揚淮上健兒的英勇傳統，保衛豫皖邊區。」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打殺漢奸，驅逐倭寇。」

古城西門外的學堂，改成了縱隊司令部，院子裏葡萄架底下聚集了幾個人，縱隊司令陳伯黎，政治部主任徐卓然，參謀主任朱醒吾，司令部秘書劉秉南，政治部秘書賀增奎，軍需主任王亞光，另外還有三位陌生的客人，王壯飛，周志強，莊方，他們是從徐州突圍流落下來的軍官，被陳伯黎收留下來的。

在兩張寫字檯對在一起的桌頭上鋪着一張地圖，從桌面一直拖垂到地下，陳伯黎



很焦急地用鉛筆在圖上亂畫着，嘴裏慢吞吞地說

「義門集離此地五十里，十字河離此地四十里，敵人是不是來掃蕩，我們是不是能有抵抗的力量，就看這兩三天以內能否成立起來一部份武裝，這是最危險的關頭，我們要盡最大的努力來克服這千鈞一髮的危機。」

誰都沒有回答，朱醒吾躺在一張破舊的竹椅上，眼睛老是望着天，徐卓然在窗戶底下的一張桌子旁邊，在整理那一座收音機，那三位陌生的客人中，一位高個子嘴上長了一撮毛的王壯飛供獻了意見：

「我們突圍時的經驗，鬼子兵是急於西進，後方的掃蕩工作，他們還來不及，也沒有力量做，所以從蕭、礪、豐、沛一直到永城、夏邑，他們不過在縣城保持了一個據點，縣城以外的據點，他們是不佔據的，古城是在僻塞的地方，我想在短期內，不會遭到襲擊。」

「話不能這樣說，兵法不恃敵之不來，而恃有以待其來。」

客人中的一位年輕的軍官周志強提出這樣的意見，接着又加以補充說：

「我們不能設想敵人不會來，便懈怠我們的工作，我們要設想敵人的必來，而準備粉碎敵人的進攻。第一是要趁這人心惶惶的機會，把武裝提早組織起來，第二是鎮壓地方漢奸的活動。」

朱醒吾忽然從竹椅上站起來，像是要走出去似地，把武裝帶拉正了一下，但走到那放地圖的桌子旁邊停下了，看了有好幾分鐘，像鐵釘子般地拋出了幾個字：

「現在的問題就是用什麼方式，來把地方槍枝集中起來。壯丁集中起來，其他都是第二步的問題，都是空話。」

劉秉南點點頭像胸有成竹似地小聲說：

「我看祇有這一種辦法，大家分頭到各鄉鎮去發動，發動起來，加以點驗，由分隊合成中隊，由中隊再合成大隊，由大隊合成縱隊。」

徐卓然拋開了那座收音機，走到陳伯黎的旁邊。微微一笑了一下：

「這種方式固然是好，不過在目前的局面很不相宜，這樣複雜的地方武裝，不客氣

的說，還是帶着不少的封建性，每一個分隊長互不相下，我們就無法提出中隊長，每一個中隊長互不相下，我們就無法提出大隊長，如果大隊長都是地方的封建領袖，我們這縱隊司令部就等於虛設，這樣的武裝，即使發動起來，也是沒有用處的，甚至於會走到反動的路上去。」

「我覺得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高調，我們如果拒絕了封建武裝，我們的隊伍就根本成立不起來，試問那一鄉鎮，槍枝不是操縱在聯保主任手裏，我們如果不能把全縣聯保主任把握得住，不特我們的武裝發動不起來，將來的民衆基礎也是難以建立的。我們不能把封建勢力看作我們的敵人，相反的，新興的民衆抗戰力量，是從封建武裝裏邊孕育出來的。因此我們目前的工作原理，要肅清狹隘的關門主義，更要認識民衆武裝的孕育過程。」

劉秉南很嚴重的發表了這段理論，徐卓然沒有回答。

陳伯黎手對桌子敲了一下：

「我們是討論發動武裝的方式問題，我們不要談得太遠了，主要的意見是兩個，是先由分隊作單位。由下而上的成立大隊呢？還是先成立大隊，由上而下的去擴充呢？如果是決定前一種辦法，我們就先派編組委員，分頭發動，如果是採取後一種辦法，我們就先派出大隊長，聽他獨當一面的去號召。」

「我贊成前一種辦法，祇有這樣，才能普遍的動員起來。」

劉秉南頑固地說出了這一句，眼望望朱醒吾，像是徵詢他的意見，朱醒吾祇是笑笑：「大家討論一下再決定，這是很重要的問題，卓然你以為怎樣？」

徐卓然劃一根火柴，燃起一隻紙煙來：

「現在的地方武裝，雖說可以發動起來的很多，但都是地方豪紳的私人武力，將來使用起來，還是枝節橫生。為着貫徹將來軍令的統一，現在就必須由上而下的來建立威信，來樹立本身的力量。發動的方式，應該先派定大隊長，由大隊長去選拔中隊長與分隊長，由大隊長領導他所屬的中隊長去集中他們所能集中的槍枝與士兵。樹立他們大

隊本身的基幹武裝，他們有需要補充的地方，再由司令部加以補充，幾個戰鬥單位的大隊組織能夠健全，司令部的威信就自然樹立了。」

說到這裏他停了一下，噴出一口濃烟來，又不勝感歎似的加重了口氣：

「況且在這種情勢之下，非名位不足以號召力量，非權力不足以鎮壓反動，如果我們的基幹武裝建立不起來，照樣的散慢在地方民衆手裏，在形式上雖加以編組，在事實上是難以指揮的，萬一敵人衝上來，什麼都瓦解了。我們祇有先把大隊長的人選決定下來，建立起抗戰力量的若干支點，然後再逐漸補充擴大，這是事實上的需要！」

陳伯黎右手在桌子上一拍：

「對這話有道理，爲着需要，我們應該這樣辦，先派大隊長，我們就這樣決定，大家還有什麼意見請快發表。」

誰都沒有發表意見，祇是互相用眼光來商議着，由於空氣過度的沉默，外邊的一切雜亂的騷音傳了進來。從遙遠的地方，響着悶沉沉的炮聲，院子外邊響着學生們的雄壯

歌聲，院子裏的槐樹梢上，唱着淒涼的蟬聲，太陽西下了，晚霞像鍍金般的把院子裏的一切，染上一層淡黃的含有詩意的色調，幾顆揚槐樹的倒影，稀疏的投射在地面上，風輕輕地吹來，印在地面上的樹影子的枝葉，顫抖抖地浮動着。

莊方走到窗戶底下，對那破桌子放着的收音機，撥動了一下，於是就唧唧噥噥地響了起來。

徐卓然又燃起一隻烟：

「我們聽過廣播再討論，抗戰的整個情勢的動向，就是我們工作的指針。」

收音機又唧唧噥噥地響了一陣，接着：

一陣蕩人的柔媚的歌聲。

又一陣吵鬧的皮簧。

陳伯黎沉默的走到收音機旁邊。

「媽的，偽組織的廣播。」

收音機又唧噥了一聲，於是一個清脆的女人的聲音：

「XDOA」接着是：

「第一件中央社五月二十二日漢口電：軍委會發表本週戰況，五月上旬，津浦線南段之敵，除一部犯合肥牽制該方我李品仙部主力外，更以其第九師團及井關機械化部隊等循渦河出蒙城，而阜寧、淮陰方面，亦有敵第三、第一、第一一六等師團之各一部活動。五月九日我蒙城被陷，十二日晨，敵又陷永城直趨歸德，更以一部進犯徐州。蚌埠附近之敵第一〇二及第一〇七第一一九師團之各一部進迫宿縣，我廖磊部向西轉移。同時津浦線北段濟寧方面之敵，則以第一一一師團向南進犯，我以守兵薄弱，十一、十四兩日鄆城、荷澤相繼失守。敵並以第十六師團之一部由南陽鎮西渡南陽湖，攻我魯西軍之右側，敵第一一四師團攻我金鄉、魚台，十四日金鄉、魚台又告不守。我孫桐萱部及商震龐炳勛等部在魯西遼闊地形之下，無險可守，敵到處突竄，我節節抵抗，以遲滯敵人向隴海路之南進。十三日我魯甯部隊，爲脫離目前之不利態勢起見，十三

日起整部西移，於五月下旬我孫連仲湯恩伯等部，各抵豫南鄂北指定地點。徐州則經我劉汝明部劇烈抵抗後，於十九日放棄。

第二件：中央社二十四日漢口電，敵陷永城之輕快部隊，直越碭山、歸德，經我黃杰及兪濟時李漢魂等三部在韓道口周寨等地激烈抵抗，敵損失極重。自二十一日起，敵全線猛攻碭山，經我黃杰部血戰三日，於二十日拂曉，安全轉入新陣地。

第三件：中央社二十五日開封電，二十四日陷碭山之敵，全部經虞城轉向歸德，主力沿鐵路西進，已與我守軍發生激烈之戰鬥。

第四件：中央社二十三日開封電，由荷澤南下之敵，係第十四師團土肥原部主力，向鐵爐集南進，企圖遮斷我隴海線交通，二十一日竄至蘭封以東儀封一帶，在儀封內黃興隆集等處，已與我軍發生激戰。現我軍分三路迎擊，我兪濟時李漢魂宋希濂等部向蘭封楊湖集之線急進，我胡宗南軍山蘭封方面沿鐵道東進，我劉和鼎部固守蘭封。至開封間之河防，各路均已發生激戰。



第五件中央社二十四日漢口電，二十二日敵一部竄羅王岩，二十三日我胡宗南軍團向該敵攻擊，劉和鼎軍拒止該敵北竄。二十三日土肥原部竄據羅王岩，三義岩一帶者，已陸續增多，又有一部由陳留口開始南渡，我李漢魂桂永清兩軍二十四日晨由楊澗集開始向該敵攻擊，斬獲甚多。

一面收音機響着，一面陳伯黎手揣着桌子，嘴裏不斷的唏噓着：

「我操他姐，我操他姐。」

夜色像一片灰色的雲，輕輕的撒下院中來，在灰暗的暮靄着，浮起了一陣悶沉的遙遠的炮聲，陳伯黎忽然把桌子一拍：

「時局是越來越嚴重了，咱們要趕快幹，不能再秀才造反。」

沒等到收音機的報告說完，大家都被激動起來，徐卓然肯定的口吻：

「現在環境是這樣的危險，在一天或半天以內我們都有被瓦解的可能。我們祇有趁這大混亂的時候，把武裝建立起來，不然的話，這次戰役一結束，敵人派一部份兵力來肅清後方，扶植偽組織，我們就永無立足之地了。」

朱醒吾又站立起來，拉一拉他的武裝帶：

「幹軍隊跟幹政治不同，一切事情的決定，都可以命令行之，用不着開會討論，我看這發動武裝的方式問題，就請司令自己決定，即刻下手令交參謀處辦理。」

「好吧，就本着我們剛才討論的原則，斟酌辦理，我就把大家的名義規定下來。」

陳伯黎說完這幾句，湊近收音機的桌子，就在一張草紙上寫起來：

朱醒吾兼任第一大隊長

王壯飛任第二大隊長

張慕堯任第三大隊長

馬士驥任第四大隊長

王大壯（老漢）任別動大隊長

伯黎五，二七。

他拿起手令，一面遞給朱醒吾，一面說道：

「就這樣辦，快辦命令，這五個大隊長中，我們同志佔兩個，另外兩個進步的地方青年，一位紅槍會領袖，我認爲這樣分配，比較妥當。」

說着，他就站起來，向那門口貼着「司令室」的一個屋子裏走去。天空的晚霞，忽然又明亮了一陣，從樹影裏反映過來，照着大家的臉色，徐卓然望着朱醒吾，朱醒吾望着王大壯，大家像商量好的一樣，臉上一齊現出會心的微笑。

## 六

王老漢的別動大隊部，設立在古城東門外的茶館裏，杏黃色的一方八卦旗，高高在上的從院子裏一顆大柳樹梢頭展露出來，風捲着，映着朝陽的斜照，很顯豁的凸出着幾

「中央戊己土。」

王老漢整天價坐在茶棚底下，擺起香案，迎送着來往的行人：

「要成立聯莊會呀！國家大亂，祇有聯莊會才可以保全身家性命。咱們祖先都是從山東早聯莊遷居來的，要不能喊起聯莊會，老百姓是不能活命的。」

無論大人小孩男女老少，祇要你從茶館門口一過，王老漢總是叫你休息一下，總是把這一套話說上幾遍的。

聽了他這種傳奇般的講話的孩子們，總是照例的坐在他的周圍，圍成一個圓圈子，一齊把破鞋脫了下來，幾隻被太陽泥水灰土弄成像馬蹄子一樣的赤腳，很無禮貌的伸到王老漢的面前。

「老祖師，看看我的小腳指甲，可是山東早聯莊的人吧？」

「你自己看看，誰都一樣，山東早聯莊的人，小腳指甲旁邊，總多長一個小甲的。」

孩子們亂談着，每一個都證明是山東早聯莊的人了，祇有汪幹臣的兒子汪猛虎提出了異議。

「我爲啥沒有多長一個小脚指甲哩！」

「你是一個二混頭，雜種了。」

那個綽號百事通的李大驢答覆他，於是兩個孩子互相罵起來。旁的孩子們爲着證明小脚指甲的來歷，圍近王老漢請求道：

「老祖師請你講給俺聽吧，爲了多一個小指甲就是山東早聯莊的人哩？俺們祖宗爲啥從山東遷到這來哩？」

王老漢用慈愛的眼睛對孩子們撫慰了一下，蒼老的佈滿皺紋的臉上，現出一絲慘淡的苦笑，於是咳嗽了一聲，左手拉一拉下頰的鬍子，用一種傳道的口吻講起來：

「這事說來話長，今年祈年會的時候，咱們這古城唱戲，有一齣朱洪武小出身，都聽過吧。」

李大驪搶着說：

「聽過的，有黑臉，紅臉，朱洪武是小生裝扮的，穿着和尚衣服，他是黃覺寺的小和尚，他的先生劉伯溫，穿着八卦衣。」

「對啦，就是他。」

王老漢高興的提高了嗓子，眼睛對自己身上的八卦衣望了一下，搖搖頭，劉伯溫似的抹着鬚鬚，接着：

「他雖說是個小和尚，因為有個好的師傅劉伯溫，劉伯溫天文地理，無所不曉，能未來先知，前算五百年，後算八年載，他幫助朱洪武馬家寨起兵，趕走外國人，打下了一統江山。」

王老漢說到這裏，停住了，燃起一袋旱煙，斑白的鬚鬚隨着煙霧飄浮着，孩子們等得發急了，催促的說。

「山東早聯莊的人啥時候來的呢？」

鐵匠店王麻子的兒子鉄牛搭上腔：

「俺們東院裏大婦子是山東人，她是山東曹縣人，俺娘對我說，是俺大叔過荒年那一年，上山東推小車賣豆餅，用十塊豆餅換來的。」

李大驢罵他：

「傻吊，俺們問的是山東早聯莊，跟你婦子烏相干。」

「俺婦子是山東人呀！」

「是山東人，不是早聯莊的人。」

「她不是山東早聯莊人，難道說你是山東早聯莊的人嗎？」

「我自然是，不信你看我的小脚指甲，你問老祖師。」

老祖師可像沒有聽見似地，噴出一口煙，又傳道般的說道：

「就在朱洪武初起兵的時候，鬧到三洗鳳陽府，把壽、鳳、定、穎、宿、亳、各府縣鎮的老百姓，殺個一乾二淨，朱洪武帶兵逃到江南。」

王老漢忽然對四外望了一眼，傷感地嘆了一口氣：

「男人給人家殺光了，剩下的跟朱洪武跑到江南。祇有娘兒們不能打仗，大閨女小媳婦受不了外國人的欺負，帶着孩子，背着花鼓，到外方流浪……」

一層傷感的暗影，突然之間從王老漢皺紋的臉上掠過。黃豆大的淚珠子，滲過那枯草般的睫毛，滾到面前油漆的斗笠上，迸散了，從嗚咽的聲調裏很費力的逗出了最後一句：

「閨女媳婦們在花鼓裏邊都藏着一把快利的匕首。」

孩子們連動也不動的呆着出神，由於人類最高的同情，滲透了他們純潔的內心，大家都莫名其妙流着眼淚。

「花鼓裏爲啥藏着匕首哩，俺們祖先爲啥是山東早聯莊的人哩，俺們爲啥會長兩個小腳指甲哩？」

大驢提出這一串子問題，陰鬱的望着王老漢的臉色，於是老漢用汗褂袖子揩了一



下臉上的淚痕，繼續的講道：

「剛才不說過了嗎？年輕閨女媳婦們，有的丈夫給韃子殺了，有的跟朱洪武打仗去了，女人們怕外國兵的姦淫，在家裏不敢住。唱着花鼓，乞討四方，萬一碰着有壞蛋男人欺負她，她就用匕首把他殺死，然後再殺死自己。這樣一來，死的死，散的散，淮河兩岸的人民，都差不多死完啦！到朱洪武坐帝之後，鳳陽府是他的家鄉，沒有百姓怎麼辦呢？就把山東早聯莊的百姓們遷到這兒來，因為他們早成了聯莊會，抵抗外國人，所以沒有給外國人殺掉。雖說幾百年了，咱們祖先的遺傳，還留下這一個記號，多一個小腳指甲。」

孩子們傾聽着這傳奇般的故事，感動得出神了，小拳頭不由的捏着，像是要打外國人似地，默默的凝望着王老漢神祕的面孔，老人並沒繼續講下去。他悠然的燃起旱烟，向遙遠的天邊望去。孩子們偷偷的檢查自己的小腳指甲，可惜給油泥粘得骯髒了，誰也弄不清。一個還是兩個，大家傷心的互相望了一下，賣板雞的張老么的孩子黑漢，呆裏呆氣的問道：

「俺們老祖先來這裏有幾百年了哩！」

大驢答覆他：

「那長遠了，總該是俺們老祖爺的老祖爺，老師傅，你說不對嗎？」

王老漢把烟灰磕了去，咳嗽了一陣，眼光從每個孩子的臉上愛撫了一下：

「好孩子，你說的不錯，這年代可遠透啦，當中還隔許多大事情哩，從朱洪武坐帝以後，咱們祖先來到這裏，就跟着成立了聯莊會，過了幾百年李闖王張獻忠造反，殺到咱們這裏，咱們這一些圩寨，連一個也沒給反賊打破。又過了幾百年，滿洲人入關，聯莊會也跟他们打過不少的仗。後來太平天國長毛作亂，李大帥下江南，領的是聯莊會的鄉兵，光緒十三年捻匪造反，壽州苗沛霖跟渦陽縣的張洛行，成千帶萬的亂到陝西，咱們這片的圩寨，也都保存着。宣統三年柏烈武張孟介起的革命黨，打到南京，帶的也是這聯莊會的鄉兵。咱們這淮河兩岸的哥兒們，幾百年來都是很出名的。」

這古城週圍幾百里以內，幾百年以來的任何事件，任何人物，王老漢都知道，無論那

一件事，祇要從他嘴裏講出來都非常有味，孩子們細心的聽着，有時看見從鎮裏散出來的隊伍，總是齊聲問道：

「俺們也能當抗日軍吧，打仗不夠料，唱唱歌，俺們是容易學會的。」

「可以當的，我聽陳司令說，就要成立宣傳隊了，等一成立，你們就報名去，聽說學堂裏的學生，統統編成宣傳隊了。有男的，有女的。將來我引度你們一齊入會，童男童女練出工夫來，一個至少可以打他一百個鬼子。」

每次來聽王老漢講着這古代祖先們所留傳下來的故事，是孩子們一種最大的快樂，並且在每個人幼稚的心中，湧起了一個單純的天真的希望，像有一種幸福美滿的生活，在面前展開着。

傾聽着王老漢講的一些美妙的故事，他們整個的靈魂，就沉沒在這故事裏陶醉着，聽得最受感動的要算是汪猛虎了，他今年剛十三歲，身體肥胖得像一個甕肚子的酒瓶，眼睛裂開一條肉縫，寬大的兩肩上，馱着一個圓圓的像葫蘆樣的頭。一對藏在肉皮裏邊

的眼珠子却奔奔的發出光彩來，惡很很的釘在一件東西上，真像猛虎般的發出凶暴的神氣。每次看到陳伯黎騎着那匹花青馬從路上跑過，總是呆呆地望着馬蹄子掀起的塵烟，羨慕的說道：

「我一定當抗日軍，當抗日軍就能騎馬呵！」

「你這肥豬，當兵人家也不會要的。」

李大驢總是輕蔑的打斷他的興頭，但他並不覺得難堪，反而更高興的反駁：

「胖子能算劣嗎，胖子才有勁，才能當兵，你趕跟我比比看。」

說着就把一隻肥胖的拳頭，伸到李大驢的面前，大驢弄得不好下台了，可是一個年歲較大的孩子王三樂給他們調解了這個小小的衝突：

「以後大家都要同志一下，咱們要一齊到宣傳隊去，再等兩天就開始了，王老師傅早告訴咱們了。」

可是汪猛虎覺得兩天比兩年還要長，他急得一夜沒好好的睡覺，天一亮他就慌着

跑到張喜家的家裏找着張文貞，因為她在天主教堂的學校裏讀過書，對於什麼事她都曉得，就是連外國洋鬼子的事，她也會講出道理的。

汪猛虎把幾天來外邊的情形脫皮掉毛地告訴了她，並且驕傲的說道：

「再等明天一天，我就當抗日軍了，當了抗日軍就可以騎馬了。像司令一樣，走一步總不肯不騎馬的。」

「啥稀罕的一個鬼司令，叫你說得金貴的不得了。」

「他是司令，當然金貴啦，俺們當宣傳隊也不壞呵！」

「宣傳隊有什麼幹頭，我前天就報上名啦，他把我編入婦女隊，可是我不願意幹。」

「我不信，你是有烟癮的人，他們不收有烟癮的人。」

「胡說，煙癮怎麼樣，煙癮又不是娘胎帶來的，我要斷一天就可以斷掉，祇要不跟你們這一家子人來往。我的煙癮就斷掉了。」

張文貞嘴裏雖然說得這樣起勁，可是一層陰鬱的暗影，刷然間從她臉上掠過，輕輕

地盤鎖着彎細的眉毛，背過臉去很奇怪的掉下兩粒黃豆大的眼淚來。可是這傷感祇是一刹那，又調高嗓子對汪猛虎說：

「弟弟，我不哄你的，不信我有東西給你看。」

這種奇怪反常的舉動，這種突如其來的答話，顯然使汪猛虎吃驚，他說不相信成年不肯走出大門的大閨女，會知道這宣傳隊的事情，更不會去報名編隊，就是去報名，司令部也不會收她的，可是事實的證明，張文貞當真從衣櫃裏拿出一套綠色軍裝來。她解開旗袍上的鈕扣，好像準備換衣服了，她把那軍裝上身捧在手裏，輕輕地貼在臉上熨了一下，高興得像麻雀一樣的跳躍着，從窗口眺望着遠方，晨風吹散着她蓬鬆的頭髮，絨線般的撲到額上來。粉紅色的軟內衣，很合度的裹着她的胸膛，俏巍巍的一對乳峯尖端，像一對黑琉璃珠子一樣，從軟內衣的紅影裏透露出兩粒灰暗的黑點。汪猛虎呆呆地在她背後站着，她好像忘了他似地，老是對着窗外出神，棗樹上的一對黃鸝輕盈的叫着，在東方渦河的上空，浮起一層濃重的白霧。她輕輕地咬着嘴唇，眼眶裏慢慢浸出淚潮來，低下頭

去，嘴裏哼起輕盈的小調：

——哥哥你別忘了我呀！

——我是你親愛的梅娘，

——我爲你違背了我的爹娘，

——離開了那遙遠的南洋，

——我爲你滿處兒歌唱，

——但是，但是，你已經不認識我了，

——你可憐的梅娘。

汪猛虎灰心地嘆了一口長氣，她轉過臉來笑了：

「弟弟，你看我這軍裝好看吧，穿上去不像個大兵嗎？」

「你真到宣傳隊報名了嗎？」

「當然不會假的。」

「我不相信。」

「我什麼時候騙過人！」

「我爹不叫你去你怎麼辦？」

「你爹又不是我的爹，他管你可以，他管不了我，你們姓汪的問不着俺姓張的事。」

「誰叫你去報名的。」

「那位姓陳的……」

話剛說一半，張文貞忽然噎住了，臉上泛起一陣濃重的紅暈，轉過臉去，手弄着內衣下邊鈕扣，又對着窗口外邊望過去，好像是想用早晨的涼風，來刮去她臉上熱烘烘的紅潮。

汪猛虎却是不放鬆的釘着問她：

「你說姓陳的，可就是那個當司令的陳伯黎？」

「是他，就是他。」

她很認真的說出來這句話，眼睛並沒有轉過來，輕灑灑的向外面展望着，太陽升起



了，被晨風撕破的白雲片，在藍色的天空中游動着，飄散着金黃的光彩，煊染着古舊的灰色的屋瓦，一對喜雀，在屋簷上喳喳的叫着，慢慢地向屋上葫蘆秧裏飛去。有兩個嫩綠的葫蘆長大了，圓滾滾的躺在屋草上，空氣濃厚的散發着被露水打溼的草味。

汪猛虎失神地站在她的背後，望着她細瘦的身影，他深深覺得張文貞這傢伙比朱洪武還有神通。她怎樣會認識陳伯黎呢？陳伯黎怎麼會叫她去宣傳隊報名呢？這問題真比王老漢講的故事還有趣味，比花鼓裏藏着七首，還要迷人：

「你跟陳司令認識嗎？」

「還是小時候認識，他的乳名叫鐵嬰。」

「他啥時候叫你報名的？」

「好幾天啦，在你爸爸那邊碰見他，他的樣子比從前變了。」

一種懷舊之感，侵淫着張文貞的內心，她沉醉在過去的桃色的回憶裏，沒有勇氣再想下去了。恰好張喜家的趕着一陣雞娃子，走進院裏來，老母雞咕咕的喚着，她像有所領

悟的樣子，從屋裏跑了出去，撒散着喂雞的高粱米，珍珠般的落在磚砌的庭院裏。汪猛虎從院子裏走出來，在回家的路上，對於這夢一般的人生，謎一般的人類關係，老是在心裏苦悶着，懷疑着。

## 七

張文貞今年才同她的丈夫曹樹德結了婚，她認識陳伯黎還是在她十六歲的時候。因為已故的父親張喜是縣城裏天主教堂的門房，她六歲時就在天主堂小學裏讀書，母親是汪公館的丫頭，究竟是那一年去的，連張喜家的自己一下子也說不清楚，她祇記得那時汪幹臣很年輕，梳三股的髮辮，拖長的垂到他藍綢衫的邊緣上。在她生第一個孩子的前四個月，汪幹臣才把她嫁給張喜，現在二十多年了，已經生了三個孩子，但她們夫妻兩個，還未曾有過短時期的同居生活。她一向住在汪公館裏，張文貞也同她母親一道，平靜地度過了少女的青春。自從她十六歲的那一年，陳伯黎在天主堂學校補習英文之後，

她的生活同她處女的心境一樣，起了不少的波紋：

「我不願意在汪公館住了，我要到爸爸那學堂裏住去。」

當女兒突如其來的把這意見提出後，使張喜家的弄得莫名其妙起來，她很自負的認為她是女兒惟一的保護人，她的丈夫張喜是沒有盡到絲毫的責任，從女兒在肚子裏的時候起，一直到現在，這十幾年的悠長歲月中，沒有一絲一毫教張喜負責過。女兒吃的好，穿的好，養得臉皮像雞蛋軟皮那樣的嬌嫩，頭緊腳緊的，走起路來，像是一朵招展的花枝，誰也看不出是窮人家的孩子。就是比起汪幹臣親生的幾個小姐來，也漂亮得多呀！張喜家的自己也說不清楚在女兒身上一共耗費了多少錢，但她從不曾後悔過，她認為女兒就是她一棵成千帶萬的搖錢樹，自己一生的幸福，一生的理想，一大堆的金錢，成大捲的鈔票；甚至於連她百年之後的幾件軟緞壽衣，一口三盤的柏木棺材，都會從女兒身上慢慢地生長出來的，想着，張喜家的山驚異轉到憤怒了：

「你這是那裏話，不能去，你那窮老子連自己住的房子都沒有，那有房子給你住。除

非我死了你就不能離開我。」

「我住在學堂裏，跟女先生住在一起，爸爸窮不算丟人，老是住在他姓汪的家裏算什麼，不董不素的。」

女兒的這種露骨的反駁，幾乎使張喜家的氣得跳起來，但她並沒有潑辣的吵鬧，祇是憤憤地嘆着長氣，臉皮一紫一紅的鼓漲着。由於一種勝利者的懺悔的心情，忽然之間，女兒撲到張喜家的懷裏，啜泣了。張喜家的也流着眼淚。當人類相互間的隔膜，被這潔淨的淚水洗滌後，張文貞就很不費力的把自己的心事告訴了母親，並且還用肯定的語氣，來說明自己見解之正確：

「陳伯黎親自跟我說定的，祇要我願意跟他出外上學，他可以給我出學費，他走的時候，對我爸爸說，叫我住在天主堂學校裏，他每個月都寄書給我。補習一下功課，暑假時他回來一陣出去。」

「你能相信他嗎？咱這窮人家，門頭小，高攀不上，他家裏是不會答應的。」

「他說他家裏管不了他這件事，他自己可以作主。」

張喜家的躊躇了一下，嘆氣的說：

「這幾年陳家的日子，雖說不如從前了，可是在咱們這亳州城還是數一數二的。」

住在天主堂的要求雖沒有實現，女兒跟陳伯黎出外上學的打算，張喜家的已經快樂的答應了。張文貞高興得像春天的燕子一樣，活潑的飛躍着，喃喃地奏出快樂的幸福

的歌唱。但宇宙間的暴風雨，常會打傷飛燕的翅膀啊！在芒種節的那一天，汪公館的人們，照例都到鄉村看田了，幽深的古舊宅院裏，冷清得怕人，在一個月色皎潔的房間裏，張喜家的把女兒強制的抱在懷裏，在嬌聲的哭泣中，讓汪幹臣施行了野獸般的強姦。

懊惱和苦痛蹂躪着張文貞的嬌弱的身體，她整整地哭了一天一夜，張喜家的半憐憫半生氣的安慰她：

「人總要走上這一步，十七歲了，身量長得比我還大，已經成了大人，還能不懂事嗎？我那時才十四歲，就不像你這樣叫死哭活的。」

就在當天的下午，張文貞忍着疼痛，噙着眼淚，蹣跚地走到天主教堂，對着聖母面前，偷偷地跪了下去，在胸口畫着十字；禱告了一會，檢出陳伯黎寄給她的信扎書報，放在草地上，一把火燒光了。臨走時對她父親張喜說：

「再有我的信，爸爸，你統統退回去好了。」

處女的風情，像是含苞未放的花，當露水沒有摧開她的花瓣時，她是本能的拒絕着點滴的浸入，等到花苞一經有了裂縫，她是需要更多的甘露，潤過她每一個花瓣，每一個花心，並且需要像細雨般的甘霖，來灌溉她這肥葩怒放的花朵呵！

芒種節過後的張文貞，已經是一個變了樣的女人，由於生理上的變動，影響了她心理上的變態：

「人生在世，講的就是快樂。」

她細玩着汪幹臣常常勸慰她的這句極單調的口頭話，並且從這句話的含義中，找出自己的玩世哲學來：

「人生要快樂，並且要在人類最殘酷最痛苦的滋味裏，製造快樂。」

在芒種節過後的幾個月當中，張文貞暴君般的摧殘着汪幹臣，她白天不讓他出門，夜裏不讓他睡覺，她封鎖了他跟張喜家的來往。當汪幹臣忍受不了她的擺弄表示反抗時，她是照例一套厲聲的咆哮：

「你想裝劣嗎！我是不答應的，我不能像我母親一樣，不明不白的作你玩物，你是五十多歲的老頭子，你強佔了我，我就得強佔你，難道你抱虧嗎？除非你死掉，你活着一天，我是不會放鬆你的。」

她白天夜裏廝鬧着，在一天一夜的時間裏，每次必須眼看着汪幹臣把七錢重的一袋海洛英抽完，她才肯放手，才讓汪幹臣自由的休息一下，然後她就幽靈般的逃到自己房裏，關緊門偷偷地哭泣一陣，慢慢地沉沒在睡夢裏。

在這火熱一般的廝鬧中，她進一步的玩弄了汪幹臣的大兒子汪鳴九，她更以好奇的心理，很滑稽的玩弄着汪幹臣的小勤務兵曹樹德，在汪氏父子火併的一個春天的晚

上，汪鳴九拿了一千元鈔票送給她：

「這留給你，你以後找我做路費，這老頭子趕我出去，我要去當兵，這老扒灰頭不死，我是不能進家了。」

汪鳴九走後的第二天早晨，張喜家的忍無可忍對女兒發起脾氣來：

「這是你鬧的岔子呀！這樣下去，咱們怎有臉在汪公館住下去，你要是再不聽話，我就讓你自己住在這裏，我到你爹那裏住去。」

「你到我爹那裏去住，到是正經公道，我是不能跟你一樣，在這罪孽裏混一輩子的。讓他父子兩個鬧吧，越鬧越好，反正我已經是死過的人了，過一天算一天，草窩裏沒有老死的兔子的。」

在汪公館皇宮式的深宅大院裏，就是張文貞自由的王國。她隨便說話，隨便同自己願意的男子來往，隨便可以毫無理由的禁止汪幹臣出門，隨便可以留客人們來汪公館裏住夜，在當初還有汪幹臣沒出閣的二小姐汪慧娟算是她惟一的反對人，現在因為在



某一點上滿足了她的需要，也軟綿綿的投入張文真的懷裏，一切聽從指揮了。在這一團罪惡的圈子裏，祇有張文真像海燕般的在上空翱翔着。

她居高臨下的瞰視着每一個人，每一個人的生活，每一個人的可憐，每一個人他那表面的和內心的痛苦，她用一種達觀主義者嘲笑世界玩弄人類的態度，來安排着自己，思想，行爲，以至於內心。她很得意，很痛快，她對於社會和人生，覺得已經得到一種很滿意的勝利的報復了。祇有在煙霧迷濛的月夜，或是灰暗寂靜的雨天，從灰色的回憶裏，沒淫在一種渺縹的感觸與無邊的淒迷裏，她後悔當初在天主堂學校時，不應該吝惜自己這一生最美麗的階段，不應該拒絕了陳伯黎那天夜裏瘋狂的要求。這一次機會的錯過，將成爲她一生不可彌補的缺憾，她哀憐而又懊惱的抱着被條，用憐惜的心情，回味着陳伯黎的一切；他的面貌，他的形態，他那熱情的對她忘形的談吐。

她懺悔了：

「我爲什麼拒絕你，你當時爲什麼不更勇敢一點，除了你，我還爲誰保持着我的青

春。難道是專留給汪幹臣那瘟老頭的嗎？」

但她這種懊惱，也祇是暫時的感觸，等她恢復到她日常生活的習慣時，她又浮雲般的飄蕩自由了。她玩弄着生活，玩弄着自己的生命，玩弄着鴉片烟，海洛英，玩弄着汪公館裏邊的一切老少男女……

日子在罪惡和淫蕩的交流中消逝去，一年又是一年，由於少女們本能的發展，張文貞也無例外地同她母親一樣，在名義沒有確定以前，已經搶先的盡了人生的基本任務了。她頹唐的差不多用乞憐的口吻對她母親說：

「我活夠了，我不能再活下去，裙子上個月剛放大一圈，現在又緊得不能穿了。這算那裏賬哩，我想除了死沒有第二個辦法。」

「我早跟局長商議過了，他答應給我們買一所房子，搬到他老家去住，閉閉人家的耳目，趁現在荒亂，就說躲避飛機，離開城裏，是誰也不留意的。局長的意思，叫我把曹樹德招做我的養老女婿。」

張喜家的說着停了一下，看看女兒臉上的表情，又補充地發表了自己對這件事的意見。

「我想這樣辦也不錯，反正你跟樹德也好過，他還不是做個幌子，什麼事還不是都聽局長擺佈。」

同張文貞生活的變動一樣，毫縣也在迅速的變動着，在她躲避到古城不到一個月，混亂、恐怖和不安，像暴風雨般的洶湧着，住在城裏的人們，像潮水一樣淌到古城來，她打算避免一切的來往，把心境冷靜到同古城的古舊的城牆一樣的恬靜。可是從那天晚上，在汪幹臣房裏不期而遇的碰見陳伯黎以後，如同靜水潭裏投下一塊石頭似地激起了浪花，甚至連潭底下的污泥都給翻起了。

「張小姐，想不到在這兒會碰見你，還認識吧！」

陳伯黎這種突然的問話，使張文貞一時徬徨起來，她頭也不抬的笑着說：

「當然不敢認識，現在當司令了。」

「你好意思這樣說。」

在那多人的場合，經過這幾句輕淡的誰也不會注意的談話，陳伯黎很很的釘了張文貞一眼，飄灑的轉過臉去，好像忘記了張文貞的存在一樣，大模大樣的同汪幹臣和哈惠甫進行抗日軍給養的談判了。

張文貞躲在燈光的暗影裏，用熱情燒昏了的眼睛，愛撫着陳伯黎那種海闊天空的豪放恣態，被風塵煊染了的臉龐，比從前蒼老了許多。頭髮還是那樣的散亂，衣服還是那樣的齊整，一對烏黑的眼睛，在燈光底下，更顯着發出射人的清光，哈惠甫差不多一句話帶着一個司令，汪幹臣講起話來，總是拿「是的是的」口頭語，作他談話的開頭和收尾，在這種場合，張文貞覺得他們兩個比她的父親張喜還要渺小，在陳伯黎敞開的軍裝裏面，露出米色的紡綢襯衣的領角，鈕扣很隨便的解開着，這還像兩年前她會給他洗過的衣服，從一個銳角三角形的破洞裏，露出一片棗紅色的胸脯，張文貞用沉醉的眼睛釘着她疼愛的這身體上的一小塊皮膚，它曾經是她撫摩過的，眼淚已掛在她黑長的睫毛上，滾

到蒼白的苦笑の唇邊，碎了。

她在陳伯黎走後的一刹那，趁着汪幹臣送客的時間，偷偷地檢查着陳伯黎坐的鋪位，在雪白的鋪氈上，祇留下一些細砂般的紙烟灰，一個未吸完的烟蒂，她輕輕的把臉貼在鋪位上愛摩了一下，烟蒂嚙在嘴裏，留戀地用舌尖舐着他吸過的烟紙，舐着，蒼白失神的臉上，劃出一種殉道者的苦笑了。聽見汪幹臣走回來的脚步聲，她才踏着露水，冒着溼濃的月色，狸貓似地跑回自己的臥房，用被條蒙着頭，盡情的哭了起來。

經過她好幾天的考慮，終於鼓起最大的勇氣，寫了一封五張西式信紙的長信，偷偷地使人送給陳伯黎，回答祇是在信封背面很潦草的寫了幾句話：

「你如果不願永遠墮落下去，抗戰就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機會，這機會，是每一個中華兒女所共有的。現在剛成立的抗敵宣傳隊，什麼人都願意教育，爲着需要，你也不妨嘗試一下。」

這種簡單的官腔式的回覆，引起了她一度的氣憤，但她却找出許多的理由，把氣憤

平息下去了，她責備了自己，她原諒了陳伯黎，就是他一個字不回答，她也應該原諒他，也願意原諒他的。

「男子可愛之點，就是一種驕傲和剛氣。」

她記得好像在那一本小說上有這樣的一句話，她就根據這一句話作理由，背着母親，背着汪幹臣，背着曹樹德，偷偷地到宣傳隊報名了。

「就這樣幹一下，能原諒不能原諒隨他。如果他對我的苦痛，能了解的話，至少他不會過於恨我的。」

在沒有編隊的前兩天，她常常這樣想着。

## 八

孩子們已經沒工夫在大柳樹底下聽王老漢的故事了，因為抗敵宣傳隊兒童團統統把他們編了進去，古城西門外的學堂，變成了孩子們的樂園，他們同一些男女先生們

學生們攪擾在一起，一天到晚的學習着，訓練着，早起跑步，上午上操，下午上課，晚上唱歌，胸前配着很鮮亮的胸章，成大羣的開到鄉村裏，原野裏，集鎮上，汎濫的黃水邊。四週圍十幾里以內的集市，鄉村，渡口，碼頭，到處塗染着鮮明的標語，響着雄亮的歌聲：

——農工兵學商，

——一齊來救亡，

——拿起我們的鐵鎚，刀槍。

汪猛虎一唱到這裏，總是把「槍」字唱成「槍」字，就惹得同伴們笑起來，王鐵牛嘻皮笑臉地說：

「你槍嗎？槍也槍不出牛黃來呀！」

「槍出你娘的黑狗蛋。」

汪猛虎臉皮紫漲着，黑眼珠子在他眼皮的細縫裏閃着光，很很地釘着王鐵牛，又：

「你壓住我的猴子呀，老是欺負我，你真想跟我鬥，老子也不怕你。」

王鐵牛模仿着汪猛虎說話的姿勢，呲牙裂嘴地笑：

「就壓住你的猴了，你能怎麼着，常言說，水蛙欺蝦蟆，雞巴欺屁股，我就欺負你，你能咬我鳥？」

對於鐵牛這種下三劣的作風，汪猛虎感到一種極大的難堪，他下決心跟他大鬧一下，很很的拍着胸脯：

「我就能咬你的鳥，我不敢咬，我就不是姓汪的骨血，你不掏出來，你就不是王麻子的鳥做的。」

王鐵牛可並不示弱：

「掏你媽的狗屁，真想跟老子幹嗎？」

「你當老子怕你嗎？」

他們的一羣同是古城集上的孩子，同住在一條街道上，雖說汪猛虎住在毫縣城裏，但到每年的夏季和秋天，收租的時候，他們是一天到晚攪在一起的。一塊兒騎竹馬，殺羊



羔，一塊兒到高梁田裏摸烏米，在南瓜田裏捉蚱子。秋風起了，暮色籠罩着四野，他們在乾涸的溝渠旁邊，燒起星星的燎火，用破敗的荷葉，煮着他們偷來的毛豆和山芋，水燒到剛要滾沸的時候，荷葉漲開了裂縫，於是他們就連生帶熟的咀嚼起來，太陽煊染了西天的彩霞，靜靜的渦河裏的流水，映成猩紅的顏色，岸兩邊大柳上的秋蟬，響着嘶呀嘶呀的顫叫，蚱蜢從沙灘上的叢草裏亂飛，在柳樹林子的後面，響着啾啾的牡牛的叫聲，他們從漫野裏跑到河邊，一下子撲到水裏，讓流水沖洗着他們沾滿汗泥的身體，互相打着水仗，在水邊的柳樹根裏摸着魚蝦，被水溼透了的汗衣，高掛在樹梢，讓晚風吹着。

遠遠的牧歌響了，透過沙堤上的柳陰，娉娉的送到他們的耳邊，天鵝絨般的雲片，在天空飄流着，變幻出千奇百怪的形狀，像人、像馬、像老虎、像各色各樣的怪獸、像帆船、像樹林子、像綿延不盡的山，他們神往地欣賞着這光華美麗的晴空，展開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幻想，聯想到一些神話中的故事。水面飄浮着的沙鷗，像故事中的神鳥，絲毫不怕人的顯出悠然自得的神氣。孩子們也像沙鷗一樣的充滿着天真，充滿着人類愛，充滿着相互間

的坦白活潑，大家親愛的結合着。

可是自從猛虎到城裏上學堂以後，從他那很整齊的制服穿在身上以後，從他那二少爺的稱呼在他身上確定了以後，在短短的兩年的期間，隨着他身材一天一天的長大，孩子們對他的隔膜和誤解，却一天一天的加深了。

鐵牛像牛犢子一樣的怒吼着，衝向猛虎的跟前：

「你因個鳥，你仗你老子是局長嗎？你家有錢有勢力想欺負老子嗎？老子人窮骨頭不窮，拿勢力壓倒不了老子的。」

「當局長又怎麼着，我老子當局長也不是有啥短處，你不該張口局長閉口局長來罵我。」

「我罵你，你能咬鳥喝蛋黃子嗎？」

鐵牛一巴掌向汪猛虎臉上摔去，猛虎全身一跳：

「我操你十八輩的祖奶奶。」

兩個人連抓帶踢的打了起來。

「你媽媽的，你這喝血的肥賊。」

「你這土匪，賊羔子，狗操的。」

「局長的兒子能怎樣，局長也不能哈雞巴。」

「王麻子就是我的雞巴。」

打着，罵着，拉着頭髮，擰着耳朵，拳頭亂捶在臉上，胸上，嘴巴上，不堪入耳的下流的叫罵，從亂吵吵的聲音中傳了出來：

「汪幹臣是老扒灰頭，扒熱灰的，幹他自己的閨女。」

「王麻子是土匪，他媽的雜貨店就是他搶來的。」

「張喜家的閨女，是你姐是你姨娘呀？」

「你娘是個暗婊子，王麻子從三汶口拐來的。」

孩子們聚攏了一大片，看玩猴兒戲一樣，誰也不去拉開，誰也不去勸解，下意識地都希望這件事情的擴大，他們也像鐵牛同樣的心情，覺得同汪猛虎攪在一起，無形之中大家感到有一層隔膜，形成了一種莫明其妙的對立，慢慢地剝食着他們孩童時代純潔的友情，給他們精神上不少的痛苦，如果不大打大鬧一下，好像這種隔膜和對立，將永遠不會撕破似地。

陳三樂在孩子們中，到底是大幾歲年紀，趁着他們兩個都表示疲倦的時候，走到他們的中間，兩手向兩邊一架把兩人隔開了。

「有啥了不起的冤仇哩，拚這樣凶，咱們壓根兒都是好朋友。」  
於是旁的孩子們也跟着活躍了：

「大家都是宣傳隊的同志，打什麼呢！有力量要留着打鬼子呀！」

「昨天徐主任不還對咱們講嗎？抗戰不分男女老幼，東西南北，咱們還是一塊地方人，還能分城裏人鄉下人嗎？就是分，汪猛虎也算一半鄉下人呀！」

「陳司令也說過，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汪猛虎家裏有錢，他家出錢，咱們出力，大家都是一樣的，有錢的不一定都是壞人。」

「汪猛虎上學堂，咱們現在一道在宣傳隊，大家都算同學了，還有什麼鬧頭。」

「咱們的仇人，祇有鬼子一個，咱們中國人，再有仇恨也不應該打架的。」

這些簡單的不相聯貫的談話，雖說未能說明白一個道理，但他們每個人內心的感覺，都在這些零碎的詞句中表達出來了。當然他們也很需要像徐主任那樣的講話，一條一條的說得很清楚，很好聽，把每個人肚子裏念頭，不知道怎樣能說得明白的念頭，都一下子講了出來，打動了每個人的心絃，使聽的人覺得好像他鑽在人們的肚子裏一樣，把隱藏在靈魂裏邊的痛苦、悲哀、快樂、仇恨、志願，剝芭蕉般地一層一層的剝下去，剝到只剩下一條絲線般的細心，赤裸裸地暴露出人們的全貌生活、行爲、思想，以至於內心的隱微處的慾望。可是這樣的說話，除掉徐主任之外，孩子們是沒有這種能力的。一碰到像今天勸架的這場合，孩子們就深深地感覺到，能把自己心裏想到的事情，用嘴巴痛快淋漓的

講了出來，是人類最大的快樂了。

李大喘模仿着徐主任講話的姿勢，想把自己心裏所想到的道理，對大家講解出來，來說明汪猛虎和李鐵牛兩個人的是非：

「請諸位同志注意，今天的打架，不能怪一個，兩個人都有錯，也不只是他兩人的錯，他們爲啥會打架，這裏邊的道理是……」

接着，一連幾聲咳嗽，又：

「這裏有花頭，就好比兩個……徐主任說過……」  
孩子們笑起來：

「好比兩個什麼東西呵！」

「是兩個鋸子兩個斧頭吧，木匠店的小東家。」

「我看不要假斯文啦，反正這道理咱們都懂的。」

「……………」

一陣輕薄尖刻的嘲笑，把大驢臉上弄得通紅，嘴裏也結巴起來了，他憤怒地大聲呼道：

「你們都懂得，你們怎麼不講出來呀，吹牛皮，胡搗亂。」

「你連牛皮也吹不出來呀！你吹吧，俺們看你吹。」

李大驢又咳嗽了幾聲：

「人又何必打架呢？想打架應該跟鬼子去打呀！好比說，自家人打起架來，就算是中鬼子的計。鬼子正希望咱們自家人打架，你們兩個既然打過了，還有啥辦法呢？大家應該不記仇，從今以後好起來，好的像親兄弟一樣。」

李大驢就這樣沒頭沒尾的結束了他的講話，接着就拉起汪猛虎的手，叫他和鐵牛見面，鐵牛面向旁一轉，給他一個脊樑，汪猛虎的手也急速的從李大驢手裏抽了回來。

眼看着李大驢無法下台，一場的打鬧也得不到一個收場，大家楞了一下，最後還是

由陳三樂的提議，打破了這個沉悶的僵局：

「架也打過啦，道理也講過啦，朋友就是鐵，越打越熟，打過架就不能記仇，要趕快和好的。」

於是在大家強迫的情形下，推推擁擁的，汪猛虎跟鐵牛握手了，大家哈哈的一陣大笑，跟着世界又轉向寂然了。從原野裏刮來的風，颼颼地奏出急驟的繁響，在高梁田的那邊，有一羣便衣隊伍在操練，一三三四的喊着口令，從週圍林樹蒼莽的村落裏，傳來陣陣悠揚的歌聲，被黃水倒灌着的溝渠，靜靜地在遙遠的地方喧噪。孩子像受了傳染似地自動的排起行列，響應着週圍的歌聲唱起來：

——前進，中國的青年，

——前進，中國的青年，

——中國恰像暴風雨中的破船。

在東邊，在西邊，從暮靄籠蓋的黃水上，從荒爛迷漫的原野裏，歌聲一齊爆發了：



——脚步合着脚步，

——臂膀合着臂膀，

孩子像聽到口令一樣，一個個的臂膀攀了起來，歌聲更加有力，更加響亮了：

——千萬人的聲音，高呼着反抗。

——千萬人的歌聲，爲革命鬥爭而歌唱。

在這熱情雄壯的合唱當中，大家都被感動得幾乎流出眼淚來，他們深深的感覺到人類的偉大，人生最高的意義，沒有仇恨，沒有虛偽，沒有傾軋，祇有同情，祇有愛，祇有天真，一種悲憫的慈善的人類最高情感，在他們靈魂與靈魂之間交流着，貫通着。

遠遠的送來一陣軋軋的飛機聲，一下子把世界的一切叫囂的雜聲壓了下去，他們悄悄地溜進了高粱田裏，宇宙寂靜得可以聽見大地的喘息。

李大騷像大澈大悟的樣子，在飛機過去後的時光，他興奮的對大家嚷着：

「這歌曲真了不起呀！一點也不錯，我們要一輩子這樣，脚步合着脚步，臂膀合着臂

勝，

「對呀！我們要像關爺跟劉備一樣，做一輩子的好弟兄，抱着膀子，拚命的幹去。」  
是陳三樂大聲的喊了這幾句話，把火的熱情又掀起來了：

——我們要認識今天的危險，

——將一切力量爭取勝利的明天，

——我們要以一當百，以十當千，

——我們沒有退後，祇有向前！向前！

在這宏壯歌聲裏，汪猛虎總把「前」字唱成了「乾」音，可是誰也不嫌惡他這禿舌的缺點，去撮弄他了。他的聲音，也同大家的歌聲混在一道，向着廣闊的宇宙，向着朦朧灰暗的蒼空，向着煙霧迷漫的原野，飄蕩着，飛揚着，消散着。

## 九

抗敵宣傳隊每天的生活是這樣的，在殘月還掛在渦河岸邊的樹梢，晨曦劃破雲影，消散着水面濃霧的時候，偌大寬闊的土牆院子裏，逗起來唱語、低唱、口琴、竹笛、葦葉差管，孩子們的憨笑，微風般的衝破了灰暗的宇宙的靜寂，從朦朧的被夜風所吹拂的黎明前的曉霧裏，飄流出一種混雜着孩子的活潑，少女的純潔，戰士們的激昂，抑揚頓挫的歌聲，用高低不平的音符，在空中顫動着，喚醒了人們的睡眠和宇宙的死寂，把整個休息了的，大地變成活躍的浮動的了：

——紅纓槍，紅纓槍，

——槍纓紅似火，

——槍頭放銀光，

——拿起那紅纓槍，

——去幹小東洋。

歌聲傳播到夏夜的佈滿濃霧的上空，傳播到樹蔭下禾場上成羣莊稼漢所安睡的大搖盪的上空，傳播到那幽靜的庭院中一些處女、少婦、老太婆們正在靈魂迷離的上空；輕飄飄地擾亂着每個人們的幻夢。布穀鳥在村莊的林樹梢頭咕咕地叫着，說明太陽快要來臨了。這時一片激揚高亢的聲調，從街頭傳了過來：

——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每個人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

像中斷了一樣，忽然低落下去，另外一個地方也是同樣粗大的嗓子緊接着：

——風在吼，

——馬在叫，

——黃河在咆哮，

——河西山崗萬丈高，

——河東河北高粱熟了。

——萬山叢中抗日英雄真不少，

——宵紗帳裏游擊健兒逞英豪，

——端起了洋槍土炮，揮動了大刀長矛。

越唱聲音越多越亂，粗野的巨吼，像是新年的爆竹聲一樣，一組接連一組的響了起來，誰也分不清唱的是什麼音符，什麼調子了。祇有一大片自由的吶喊聲，亂閃閃地震動着大地的脈膊，被壓在巨大的吼聲裏面。有時却像抽空似地擠出來一曲柔和清脆的曼歌：

——走出廚房，

——跑出閨房，

——搗毀腳鐐手铐，

——打倒封建禮教的魔障。

但這種曼歌，祇能逗出了幾句，忽然之間，一種暴風雨般的聲浪，又把它壓了下去：

——是誰把我們的自由剝奪，

——又把世界分了家，

——是誰給我們戴上了鐐铐，

——又燃起了搶劫的火把，

——就是那日本強盜。

忽然口哨響了一陣：

「立正」

一個被大家早聽熟了的口令，把一切的雜聲壓伏下去，剎那間的沉默院子裏充滿着像墳墓般的嚴肅，有誰在小聲的講話：

「這是徐主任，今天又要講道理啦！」

大家的目光，一齊集中在新走來的徐主任身上，高身材，驢樣的長臉，尖長的下額邊，刻劃出興奮的笑。他跟隊長張從亮一道，向院子裏走來。

「你看徐主任走路，踏着大步，活像日本的大洋馬。」

帶着歡迎的神情，大家互相偷笑着，徐主任也帶着會意的笑，輕聲的對張從亮說道：「這就是我們的成績，每個莊村裏都響着雄壯的歌聲，老百姓真可愛，祇要你肯去教育，每個人都是堅強的戰士。」

「是的我們要加緊訓練，用這般青年們來作廣大的政治動員，要在他們之中，培養優秀的政治幹部。」

「噠噠笛，噠噠笛，噠噠笛……」

張隊長話沒說完，就被突起的軍號聲打斷了，他很快的吹着哨笛，於是孩子們慌張起來，誰都知道是緊急集合，是有兩個鐘頭早操課程等待他們的。

像一羣小鷓鴣一樣，從那高等小學校粉白的大院子裏一陣一陣的飛跑出去，飛着、叫着、唱着、飛過蒼茫的田野、陰鬱的高粱林、曠闊的渦河渡口，邁過古世紀神話所遺留的、橫跨渦河的白石大橋，走到那波濤洶湧的黃水岸邊。

蒼茫無際的大地，

青天籠蓋着四野。

宇宙是人類翱翔的樂園！

偉大的時代，

熱烈的人生呵！

孩子們像海燕般的在大自然界裏飛躍着，不愁吃、不愁唱、不愁黃水淹、不愁老牛沒人割草喂，因為這些都有人負責，已經不是自己的工作，自己祇知道到各鄉村宣傳，祇知



道學習唱歌，祇知道抗戰和打日本鬼子。

他們每個人都沉醉在神話中的幻想裏邊，他們想起了戲台上的一些英雄們，想起來什麼岳雷掃北、秦英征西、狄青征南、薛仁貴征東，一些驚心動魄的故事，想起了一些黑臉紅鬚頭插雉尾外國番王，和一些野聲蠻氣的外國兵。

抗戰呵！在幾百個天真樸素孩子們的心靈當中，是展開着怎樣一幅熱烈激昂美麗的遠景喲！

「要是我當隊長，禽他姐，今天晚上就跟鬼子幹去。」

李大驢把手裏的木棍一揮，瞰視着渾濁的黃水，憤憤地說。

「你可報告給張隊長，叫他帶咱們去幹一傢伙，過過癮，張隊長，張隊長。」

張隊長可沒有注意他們的講話，他正站在黃水的岸邊，展望着懸在水面上沉睡着的白霧，像是想在這水霧裏找尋什麼祕密似地，怔怔的望着。

「看水弄烏呀！黃水裏又沒有日本鬼子。」

陳三樂有些氣憤了，張隊長很快的轉過臉來：

「我們今天的課目，是練習唱歌，還要看查水岸邊的地形地物和渡口。」

「我們爲什麼學看水哩，抗戰還能用着黃水嗎？」

鐵牛這樣反問，張隊長又給他們解釋。

「上頭命令對仔細查看這片黃水的。因爲我們時時要準備着退却，敵人離我們祇有四十里，萬一衝上來，咱們是沒有轉身的餘地，如果到了緊急時，大家連同老百姓，要一起渡過新黃河，黃水南岸是我們的根據地，一些非戰鬥成員，統統要放在那邊的。」

「這是那個發的命令。」

「當然是司令部的命令。」

「咱們是抗日軍，爲啥不下命令打鬼子，動不動就想跑。」

「因爲咱們的隊伍，還沒有整理好。」

「咱們有多少隊伍啦，爲啥不早一點整理。」

「隊伍是不少了，有五個戰鬥大隊，住在雷平城的第一大隊，清泥淺的第二大隊，石湖鎮的第三大隊，淝河口的第四大隊，加上王老漢的別動大隊，司令部的警備連，通訊連，一共是三千多條槍。人槍都不能算少，但都是沒受過訓練的老百姓，烏合之衆，還不能真正作戰的。」

「還有四鄉裏的紅槍會比軍隊還能幹。」

「紅會是一種迷信團體，專靠紅會來抗戰，那是很危險的，這種道理，做政工隊隊員的人應該明白。」

「俺們不是政治隊員，俺們是兒童隊。」

「要好好的用心學習，將來要把你們編入政治隊。」

在這談話的瞬間，政治隊的隊員們接續來到了，唱着歌，腳踏着拍子，一個一個的散佈在黃水的岸邊。

張隊長停止了談話，大驕偷偷的碰汪猛虎一下：

「看你乾姐姐張文貞吧，多神氣，還是班長哩！」

「自然神氣嘍，他是高等小學畢業生。」

孩子們幾乎變了一個動作，每個人都向水邊走去，順着水面向遙遠的地方展望着。漫延奔放的黃水，已經變成纏渺無際的黃海了，茫茫的水面，蕩着黃澄澄的波浪，反映着蒼蒼蒼的天空，天與水的斷縫中間，一團團的黃雲翻騰着。疎疏的陰鬱的村落，像是無數的沙洲，在水中飄浮，樹木是暗綠色，帆船、木排、破門板、雜亂的縱橫在水面上，在水波的蕩漾裏，一沉一浮的飄出無數的黑點，像朽木、像草堆、像獸畜的浮屍，一切的雜物包裹在混濁的急流裏，隨着湍急的浪花，向村落和樹林的空隙中間流去。

從遼闊的雲霧籠蓋着的村落上面，浮出來一輪血紅的旭日，光芒萬丈地照耀在水面，華麗的彩霞，煊染了半個天空。

「看呵！好大的水。多好看呵！」

「這三天以內，漲的要有五尺，再漲下去，古城就要變成河啦。」

「到底往南去有多寬呢？喬他姐，前天坐船走一天，也沒走到邊岸。」

「往南直到界首集，全是水，共總七十里。」

「鬼子往南是過不去的，一路高凸下凹的連船都不能走，他媽的叫他開坦克車吧：咱們挪到黃水南岸，可真保險。」

「保險，吃鳥田淹啦，人逃啦，咱們去喝風嗎？」

「把老頭子、老婆子、小孩子，帶着糧食送到南岸去，咱們年輕少壯的還是往北去，打鬼子去。」

「真丟人，從去年割豆子的時候就抗呀戰的弄了一整年，還沒動到鬼子一根鳥毛。」

在雜亂的互相交談的中間，每個人都把水邊的地形查看了。

太陽高懸在水面，像火一般紅。

雄壯的歌聲，隨着水波激蕩的調子，響起來了：

——向前衝鋒，戰地的英雄，

——殺氣騰騰，炮火轟轟，

——掃惡敵，衛國士，

——趕快努力奮鬥，

——向前衝鋒。

太陽越升越高。

雄壯的歌聲，越唱越響。

隊伍零亂了，滿地裏飄散着隊員們的蹤影。在水邊、在密林、在河岸、在碼頭上，到處飄蕩着混亂而不整齊的歌調：

——紅日照遍了東方，

——自由之神在縱情的歌唱。

季風吹散着少女們的頭髮，像玉米穗上的金絲一樣，在水邊柳樹陰裏飄散着。一種

熱情纏綿的細聲，悠揚地散放出來：

——我們相遇在古戰場，

——我們結合在黃水岸傍，

——真的愛情那能分貧富，

——我們從今挽起臂膀，

——走向復仇的方向，

——再不做迷途的羔羊。

歌聲剛剛一停，周圍就響起一陣混亂的叫：

「好，再來一個。」

「歡迎女同志合唱，要不要？」

「要！」

「女同志快快來。」

「不要扭扭怩怩！」

「不要羞羞搭搭！」

一陣急驟雜亂的鼓掌聲，逗出來一陣低沉清新的男女合唱的聲調：

——我們相遇在古戰場，

——我們結合在黃水岸傍。

——我們一齊武裝，

——我們一齊歌唱，

——高舉起正義的戰旗，

——爭取民族的解放。

人唱着，風嘯着，黃水激蕩着奔騰澎湃的悲鳴，滾成了宇宙間偉大、熱烈、新生的不可抵抗的大自然的音樂。

船娘們激動得低聲的啜泣了。



岸邊蘆草棚裏居留的難民們，也停止了工作，默默的鵠立着，在他們的內心裏，莫明其妙地受到一種深痛的激動，引起一種說不出的滋味來，老太婆拭着像殘霜打過的枯葉樣的眼睛，老淚順着臉上的皺紋淌着。

拾荒柴的光屁股孩子們，跟着唱起樸野的牧歌，吹着用蘆葉摺成的豎笛，雜着用葦筒刮就的羌管。

雁叫着，在雲霧裏傳來一陣唳唳的吵音，一羣燕子振起迅速的翅膀，旋風般地在空中翱翔，微風蕩着波浪，吹起一團團的像天鵝絨般的泡沫，水流峭急的糾纏着蒼黃的蘆葦，發出扯拉扯拉的聲音。被赤霞烘托出來的朝陽，在蒼茫的白霧上面懸掛着，從週圍的蔚藍色的雲層裏，撒下來萬道的光線，落到明沙般的水面上，冒出來無數的明星，隨着波流，像撒金般的蕩漾着。在這充滿詩意的場合，照往常一樣，一陣峭急的軍笛聲，就把野操的課程結束了。

孩子們忽然覺得充滿了一肚子空虛。

「就這樣唱唱玩玩就算抗戰嗎？」

「早不晚地來一次還有趣，老是這樣幹有鳥意思。」

「禽他姐，老子老學不會唱歌。」

「不認識字是困難呀！」

李大騷把頭上的斗笠脫下來，弄得滿頭大汗：

「唱唱『多多來來米』調子還容易，一念字我就沒辦法啦，陳三樂，你呢？」

陳三樂却是毫不在乎的樣子：

「我學唱歌弄鳥，唱歌又唱不死鬼子，那都是男學生女學生幹的玩藝，他媽的真打鬼子不敢幹，祇有唱唱鬧鬧啦！咱們要幹的就是真槍真刀，再這樣下去，再不跟鬼子打一仗，把亳州城奪回來，老子不幹啦，老子還去撐船去。」

正說着，張隊長走近來了，大家都裝做不說話的樣子，準備集合了，看看自己的兩腳，心裏默想着步法：

「一在左脚，二三四。」

## 十

跟鬼子打仗，把亳州城奪回來的希望，法不爲孩子們所想的那樣簡單。不但在短時期內，沒有對鬼子單獨作戰的力量，就是在發動民軍的組織上，根本就發生了很大的問題，遭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難。自五月十五日徐州失陷之後，地方上轉入了混亂狀態，劉汝明將軍於二十五日轉進亳縣，作繼退却的掩護部隊，經過二十五至二十八日三天的郊戰，敵寇佔據了亳縣縣城。在這大風雨的狂嘯時期，由於社會秩序的破壞，由於散兵難民的紛擾，由於敵機的殘酷轟炸，由於黃水的沖激漂沒。給古老的安分的民衆們，以破天荒的刺激，打破了他們頑固的守法的傳統觀念，在他們像凍結了的蓄水池般的心境裏，翻起了洶湧的浪花，他們情願拋棄了田園，拋棄了財產，把家裏的積蓄的糧食、馬草、燒柴、喂養的雞豬鵝鴨，無條件的供獻出來，自己準備着所能準備出來的武器，打算帶着妻

兒老小，參加到抗戰的隊伍裏去。

「東西留在家裏也是給鬼子吃呀，大家吃了一口便宜一口。」

「參加民軍，打不過鬼子，大家武裝逃難。」

「祇要能活命，總比白白的死掉好呀！」

這是最流行的幾句口頭禪，甚至於連鄉下老太婆都會這樣主張着。在具有這種社會基礎的客觀條件下，因此發動民軍，像水到渠成般的順利。但這順利的環境，並沒能長久的維持下去，敵寇在徐州西線之第五、第十、第一〇三、第一〇五、第一一〇、第一一四師團，及山下兵團與酒井兵團；在徐州東線之第三、第一〇一、第一〇六師團，在徐州南線之第一〇二、第一〇七、第一一九師團；在徐州北線之磯谷師團第一〇五師團，以及蒙城北竄之第九師團與井上機械化部隊，加上第十四師團、土肥原部主力，合計四十餘萬之衆，於五月二十一日徐州失陷後，像狂風暴雨般地從廣漠的黃淮平原向長蛇般的平漢線橫掃過去；五月二十八日陷歸德，二十九日陷甯陵，六月五日陷蘭封，六月六日陷開封，六

月七日陷中牟、尉氏，進擾新鄭，我薛岳將軍指揮之魯西兵團、俞濟時、黃杰、李漢魂各部，我程潛將軍指揮之胡宗南軍團、宋希濂、劉和鼎、桂永清各部，統於六月一號至六月六號之一週內，全部轉移到平漢路以西地區。和敵寇四十萬大軍，沿黃汎區兩岸，成爲對峙的形勢。

在古城集週圍百里之內，暴風雨的時期過去了，潰退的散兵絕迹了，暴敵的飛機隱沒了，黃淮平原的中世紀形態的樸素的農村，又回復到靜寂了，靜寂得像暴風雨掃過的天空一樣，沒有一片雲，沒有一絲風，祇有農人的牧歌，漁夫的晚唱，孩子們的蘆管，像平常一樣從樹林裏，村落上，黃水邊到處飄揚着。

「環境是越來越困難，大家的生活一安定，誰也不肯來抗戰的，照常說鐵趁熱打，現在鐵要涼了，再不趕快打起來，我們發動民軍的計劃，就要等於落空。」

在一座破敗的小椅上，陳伯黎在燈下翻閱着一大摺的文件，不勝憤懣的樣子，手指敲着桌子焦急的說。坐在桌子旁邊的朱醒吾、徐卓然、王亞光、劉秉南都沒有答腔，徐卓然

很狡滑的笑了一下，陳伯黎似乎忍耐不住了，又接着說：

「根據各大隊的報告，困難的問題太多，譬如說：給養一項，已成爲不可渡過的難關，反動勢力的搗亂，縣政府的處處阻礙，也是我們目前急需解決的問題。」

徐卓然敲了一下煙灰，眼睛對着黑暗的窗戶望了一下，輕聲的：

「門口有崗位吧，我們討論要祕密一點。」

「有崗位，不要緊的，夜這樣深，我們在這樓上，樓下即使有人，也不會聽到的。」

劉秉南望着窗口外邊的月色這樣答覆。

宇宙越發顯得靜寂了，一片咯咯的蛙叫聲，在四週圍喧熱着，狗有氣無力的叫了幾聲。

徐卓然嘴噓溜了一下：

「這是早預料到的困難，敵軍一過，我們這一片僻寒的角落，當然是呈現了暫時的安定，一般民衆的感覺，總認爲這安定是可以長久的，一般生活回復了常態，也是當然的。」

事。這時候，他們總認爲成立民軍是一種多餘，是一種擾民的舉動，又加上反動份子順民漢奸的宣傳破壞，我們目前在工作上的危機，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但這困難並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難，這危機，也並不是不可消弭的危機。」

「對啦，爲着需要，我們要決定一下，怎樣來克復這種困難，消弭這種危機。」

陳伯黎神氣轉向活躍了，接着大家的討論就熱烈起來。

王亞光：

「反動份子的搗亂破壞，我們還不怕，我認爲最值得注意的是縣長本身的不可靠，他現在一面扶植汪幹臣那般士劣的勢力，來分化抗戰的力量，一面又勾結過河北岸的僞軍，來解除我們的武裝。」

徐卓然：

「勾結僞軍，現在或者還不會做，因爲站在龍縣長本身利害上打算，他還不必要去公開當漢奸，扶植汪幹臣那般士劣勢力，是可能的。」

玉亞光

「事實如此，汪幹臣派哈惠甫到城接洽過兩次，李榮發到縣政府來過一次，玩什麼花頭，我們還不敢判定，但事實他們有勾結，這已成爲公開的祕密了。」

朱醒吾：

「我們要提高政治的警覺性，無論他們跟漢奸偽軍有沒有勾結，我們要當作有這一回事來防備，來鞏固我們現有的武裝基礎，來壯大我們的力量。」

陳伯黎：

「爲着需要，我們要趕快決定對付的辦法，橫豎咱們有的是兵，還可以鎮壓這一切反動勢力的抬頭，再縱容下去，他們有了武裝基礎，我們就有被消滅的危險。」

朱醒吾：

「我們現在有五個大隊，破破爛爛算在一起，有三千以上的槍枝，龍縣長勾來的豫皖邊區別動隊范九寰的一部份土匪不過一千人，縣常備隊兩中隊，汪幹臣所能號召的



民槍，還沒能集結起來，如果我們有決心，粉碎任何反動力量，都是綽有餘裕的。」

陳伯黎：

「爲着需要，我們說幹就幹，就把策略決定下來，把范九寰那一股土匪，加以繳械，把汪幹臣那個混蛋抓起來，呈報他是漢奸。」

徐卓然：

「粉碎反動份子的力量，在原則上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是在方式上我們要抓住環境的現實性，我們目前重要的難關，是這三千人的給養問題，還不是龍縣長汪幹臣他們的反動問題。也就是說，我們能有辦法使給養無缺，反動力量也破壞不了我們的武裝，如果給養不能解決，就是沒有汪幹臣龍縣長他們的搗亂，我們也要走上崩潰之一途。」

「問題是這樣，因爲反動份子的搗亂，所以我們的給養，才會發生困難。如果龍縣長肯負責任，給養是可以解決的。」

「汪幹臣對付我們的辦法，就是封鎖給養，他把公款扣住不發，把各鄉鎮派的麥子

不催繳，所以才弄得這樣困難。」

「汪幹臣勾結偽軍，來解決我們，這是要緊急處置的問題。」

「范九寰那一股土匪，盤據在這裏，也是我們的致命傷，他雖說人數不少，但是戰鬥力量，並不弱於我們，老實講，我們這三千武裝，還是烏合之衆。」

「先下手爲強，現在反動派的陰謀，已經這樣明顯，我們再這樣大模大樣的裝大老，將來會吃大虧的。」

.....

大家討論了一陣，問題還沒有得到一個結果，陳伯黎把嚙在嘴裏的煙蒂，一下子吐在地上，大聲的說：

「我們不能把反動派估量得太低，把自己的環境估量得太好。現在我們的困難，已經明白的擺在面前，爲着需要我們要趕快下手，決定挽救的辦法。萬不可再空唱高調，哼

「暗蟬縛在樹梢上，自以爲騰雲，其實是受髮。」

大家的思想似乎被這目前的問題攪亂了，誰也沒能決定出一個具體的辦法，沉默暫時又佔據這破敗的危樓，燒殘了的燈焰，發出昏黃的暗光。

夜漸漸的靜寂了，從窗口望出去，在大槐樹梢頭，掛着像黃水浸染了的黃色的新月。樓房後面的蘆草溝裏，有馬蹄聲沿着溝岸行走，濕潤的泥濘，在水邊響，發出嘖嘖嘖嘖的聲音，徐卓然像有一種豫感似地走到門口，扶着欄杆，向外張望了一下，月亮被一塊破布片般的灰雲遮住了，灰色的天幕後面，展開着一片葱蘢的高樑田，散發着被白天烈日晒焦了的嫩葉的苦味。

徐卓然回過頭來小聲的說了一句：

「我們還要繼續討論，我們要集中精神，研究解決問題的辦法，祇決定空洞的原則，是無法執行的。」

「原則是決定了，怎樣辦法，還是請你老兄談一下，爲着需要，就是決定行動的方式

問題。」

陳伯黎緊跟着追了這一句，把徐卓然的身子從窗口轉向會議桌子旁邊來了。他把鉛筆在紙上畫着：

「我們先歸納出問題的中心，第一是瓦解龍縣長樹立的私人武裝——范九寰部；第二是粉碎汪幹臣勾結偽軍的陰謀；第三是解決我們三千人給養的困難。大概不外這三個問題吧！」

說着，他停了一下，抬頭看看陳伯黎：

「還有什麼問題沒有？」

陳伯黎眼光向每個的臉上搜尋着：

「沒有什麼問題了吧！」

「這三個問題已經夠頭痛的了。」

是大家一致的聲音，徐卓然又在紙上畫起來：

「先談第三個問題，解決給養的困難，唯一的辦法，是要擴充地盤，向縣城及永城、鹿邑一帶出擊，老是偏守着這幾十個鄉鎮是不成的，給養的困難，不是軍需委員會的籌辦不力，而是地方上根本無力供應。第二個問題，汪幹臣勾結偽軍，我們現在還不需要公開揭破，予以解決，我們還需要運用這種關係，作為我們收復縣城的重要因素。第一個問題，我們還需要范九寰在縣府的扶助下，代替我們收繳民槍，等他們一些豪紳地主們的鋼槍吸收起來，我們用宰肥鴨的方式，根本予以解決。」

「這種辦法，根本是一種高調，是一種冒險。」

沒等到徐卓然的談話停止，王亞光就很武斷地噴出了這樣的結論，每個字音像釘子一樣很齊整地釘在會議桌上。

徐卓然也照樣的用像釘子一像的口氣答道：

「怕冒險就不要抗戰，我們根本幹的就是冒險工作。」

談話形式又僵住了，空氣呈現着冷酷的嚴肅，從院落周圍的村外的沼池裏，傳來水

烏咕咕叫的聲音，被牛蚊釘急了的馬羣的踢打聲，馬嚼子的鏗鏘聲，馬夫們在睡夢中下流的辱罵聲，很憂鬱地劃破睡夢的寂靜，像秋夜的雨點似地傳到這沉悶的危樓裏邊，傳到每個人的疲乏的意念中來。

陳伯黎手對桌子上播着，像是要打破這悶人的寂寞：

「爲着需要，我們就這樣辦，用出擊來解決給養，辦法很對，並且可以刺激一下民衆的心理，鼓勵一下幹部的情緒，我們不能老守着茶壺嘴子政策，祇節流而不開源。范九竇讓他幹去，反正陰溝嘴子翻不了船。汪幹臣的路子，也可以運用一下，他的祕密，我也發展了一條內線……」

說到這裏，忽然停住了，支吾了一下，徐卓然很滑稽的接了一句：

「也可以說是人家送上門來的內線。」

陳伯黎並沒有理他，笑着，又接下去：

「總之我們需要的是做法，需要的是決心，無論環境怎樣困難，我們的主觀力量，總

可以把它克服的。說句笑話，我們遠三千之衆，在這幾十個僻寒的鄉鎮裏，自然可以戰無不勝，攻無不取。我們不要把環境估量得太惡化，我們要有主觀的自信，跟抗戰一樣，勝利是歸於我們，無庸疑義的是歸於我們的，至於反動的封建勢力，它們快要在這抗戰的時代的洪爐裏，消滅了，溶化了，這是社會進化的定律，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他很滑稽的唸書本子式的背着這一套流行的抗戰八股，惹得大家笑起來，可是他並不笑，並且嚴肅的結束了他的結論：

「這是我們的精神武器，說起來是未免爛熟，未免公式化，但世界上的一切事情的成功失敗，也是建築在這很爛熟的公式化的理論上的。」

朱醒吾伸了懶腰，嬉着臉說：

「好吧，我們就服從司令的公式政策，應付目前策略，就這樣決定，我們需要的是決心，無論爛熟也好公式化也好，祇要有決心，事情就好辦了。」

「我們這樣的決定，是相當的正確的，如果執行得力，中途不變，總可以達到預期的

效果，根據客觀的分析，我敢這樣說。」

徐卓然說着站了起來。

大家也跟着站起來了，並沒有等到陳伯黎宣布散會，便悄悄地向樓下走去。

## 十一

爲着避免民軍給養的催逼，汪幹臣在六月二十七號敵機轟炸古城的晚上，就託故躲到鄉下去，他把軍需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職務，全權交給出納主任哈惠甫，自己就以避免飛機空襲的理由，在古城北邊約有七里路的張家寨子裏住下了，臨走時他吩咐着哈惠甫：

「你跟他拖一天是一天，李榮發昨天就到張家寨，我想最多在十天以內，就可以把這些小伙子全部解決。」

他又使曹樹德跟張喜家的兩個去勸張文貞：



「不准她在宣傳隊胡鬧，限你們五天以內把她帶到張家寨，如果這樣做不到，我就要拿出手段，把你們三口子一鍋子悶起來，我老實講，放在我嘴裏的肉，我不能讓旁人硬掏去的。」

就在三天後三十一號的晚上，哈惠甫悄悄地也到張家寨來了，一見面，汪幹臣就拍着他的肩膀，高興地笑着：

「惠甫，大功快要告成啦，李榮發說的今天走，我硬留他等你一天，你今天來的真好，咱們弟兄們商議一下，說不定十天以內，咱們就可以進城去。」

在一個空洞的草堂裏面，裝滿了一些陌生的和環境極不相趁的高貴紳士。一張油髒的四方柴桌上，鋪着雪白的藍花桌布，冰瑩的汽水瓶，綠色的炮台烟罐，很整齊的在上面排列着。靠山牆的煙榻上，躺着一位商人打扮的矮胖子，光和尙頭，像打過黃蠟般發着亮光，一臉肥肉，把眼睛嘴巴擠滿得祇剩幾條縫，渾身裹着一層淡綠色的絲綢，圓輪輪的像一隻肥粗的豆蟲，對面躺着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兩道濃重的白眉毛，從水晶眼鏡的

金邊上展露出來，烘托出一幅高傲的神氣。汪幹臣像兒子似地恭恭敬敬的捧了一杯濃茶，放在老人的面前，堆下滿臉的笑容，對那矮胖子說道：

「李榮老，請給坤老燒一口，解解乏，你可以先把城裏的情形，跟坤老報告一下。」

哈惠甫很諂媚的向前湊了兩步：

「等榮老談過，我再把古城那邊的情形，跟坤老報告。」

那位李榮老很困難的欠一下身之，拿起烟勺來，臉裂開了一條縫，很吝嗇的逗出一絲笑容：

「城裏的事情，不用說都很仰望坤老的。杉木司令到城裏的第二天，就派宣撫班謝興義到處打聽郭坤老。那時因為弄不清是好意還是壞意，所以大家都不敢把坤老的行蹤告訴他。上月二十五號，司令部送來一封信，是北平臨時政府王委員揖唐送給坤老的。這封信早給坤老看過了。」

老人臉上現出得意的笑：

「王委員是老朋友，民十三他督皖時代，虧得老安武軍的第二四兩旅，那時，道煇、子生他們，都虧得我從中拉攏，他才得運用自如。」

「所以啦，城裏的一般人，都希望坤老出來。」

李榮老把燒好的烟泡放在烟斗上，嘴噙着烟槍喘溜一下，轉送到坤老嘴裏，接着：

「大家的希望，坤老抽空到城裏去一趟。杉木司令說，他們最近就讓防，高頭命令，叫他們這聯隊開到信陽州，去打漢口，城裏的防務，交給馬敬臣、侯大生、王景亞，他們三個。坤老不去一下，恐怕杉木司令不放心，並且他們三個，也是老叫驢縛到一個槽上，不會相安無事的。」

郭坤老沒有作聲，抽一口烟，呷一下茶，身子向上一仰，眼睛對着屋脊子停了一下，眼迷縫起來了，躊躇了好久，才斯文地說：

「城裏的事，倒容易，惠甫跟幹臣你們的事呢！」

「那請惠甫向坤老報告一下。」

汪幹臣向山牆上的烟榻上坐下來，哈惠甫把板凳連屁股一挪，挨近郭坤老的腳邊：「古城那邊的事，看起來怪困難，知道內幕的情形，也很容易，現在龍縣長是轉到我們這邊來了。別動隊的范九寰一部份，現在變成龍縣長的私人力量，縣長說東，他們不會向西的。陳伯黎那小子的力量，雖說有兩三千，實際上是一些鄉下老百姓，一些土財主的私鎗，人家懼他的惡，不敢不把私槍拿出來，如果坤老一出來，汪幹老對他們招呼一聲，誰都不會聽他的命令的。」

說到這裏，哈惠甫咳嗽了一下，燃起一支烟，下識地把大姆指向面前一挑：

「還有意想不到的事，第七縱隊的力量，大部份是在徐卓然手裏，陳伯黎那小子是掛個幌子。徐卓然暗地想倒他的台，他跟我有密約，他願意跟咱們聯絡在一起，到時候把陳伯黎趕掉。他並且說，很願意見見坤老，向坤老請示一下。這一來，我看不要用一槍一彈，第七縱隊就拿在咱們手裏。這情形汪幹老比我還清楚。」

沒等到汪幹臣發言，郭坤老就扭着鬍子微笑着：

「卓然是我培植出來的，他父親給我當祕書，幹了十幾年，他去世時，卓然才十二三歲的光景，從中學到大學，都是我一手培植。」

汪幹臣搖着他那肥胖的頭：

「卓然做事很圓通，俺們兩個很合得來，他跟陳伯黎那班小伙子也弄不投機，在初成立民軍的時候，他就表示跟我們合作，最近他們更加惡化，在我下鄉的前一天，他親自到我那裏，他說他聽說城裏鬼子讓防，叫我替他請示坤老，一切事他聽坤老的命令，陳伯黎要是打拐，他就不客氣的拆他的台。」

郭坤老打了一口痰聲，可是他並沒吐出痰來，李榮老慌忙把烟槍塞到他的嘴裏，他呼呼地抽了一口烟，鬍子嘴撇了兩撇，汪幹臣會意般的遞上一杯茶：

「這就看坤老的意思啦，祇要坤老肯出來，什麼問題都解決啦，這是地方之福。」

郭坤老真像大福星似地堆下一臉幸福的笑容，從榻上坐起來，從容的吩咐着：

「你們做事要小心，爲着地方，我這一條老命算得什麼，真非我出來不可，我就勉強

出來一下不過事情還是要幹臣、榮發、惠甫、你們幾位多勞，我不過豎個牌位，實際責任，還是你們幾位担負。」

「那自然嘍，坤老一出來，就如大旱之望雲霓，俺們當然要負責任做事，還能使你老人家煩心嗎？」

「對啦！」

是汪幹臣的答覆，大家一致贊成的口音。郭坤老精神更加抖擻起來：

「目前的事情，就是友軍讓防，俺們是怎樣一個接防的辦法。對馬敬臣、侯大生、王景亞、他們三部份怎樣安置，對龍縣長怎樣安置，對縣政府採取怎樣一個辦法。對陳伯黎他們一部份民槍，怎樣一個解決，總之我們不出來則已，既然出來，就要解除民衆的痛苦，謀地方的福利。」

「那自然嘍，不是爲着謀地方福利，俺們大家也不敢請坤老出來的。」汪幹臣回答說。

「是呵！既然是爲地方謀福利，所以做事更要小心，面面俱到，手腕要靈活。」真象靈活一下手腕似地，郭坤老右手從胸口伸了出來，像是在打太極拳：「是要靈活，要面面俱到，左軍那邊我們要應付，我們原來的縣長，也要應付，陳伯黎那一部份，也不可操之過急，將來的事情，變到什麼樣子，誰也不敢說，我們對人對事都要留餘地，都不可太猛浪。」

話一說完，郭坤老又打了一個痰聲，接着說道：

「我要回去了，太陽快落了。還有榮老跟我一陣，我們緊早不緊晚。」

李榮老也跟着站起來，汪幹臣哈惠甫他們搶着說了一片客氣話，郭坤老終於坐上四人抬的藍青官轎走了。李榮老的一輛漆得發亮的黃包車，像飛毛腿似地向前面趕去。汪幹臣跟哈惠甫在寨門外邊站了很久，目送着漸去漸遠的轎子和包車，直到那一簇車轎的人影消失在高梁林子裏的時候。

在八月中旬的季節中，一連下了十天以上的大雨，古城的周圍，被密雲封鎖着，天空老是籠罩着一片黑烟似的雲，風在渦河上吹着，捲着狂暴的雨淋，一陣一陣地從廣闊汪洋的黃水面上橫掃過來，又一陣一陣的橫掃過去，激起波浪中的浪花，吹蕩着水面上的嫩綠的浮萍，慢慢地向溝渠裏流去，向村落中池沼裏流去。

經過長時期雨水沖滴過的街道，是積滿了半尺深的泥水，街房的磚牆根上長滿了灰綠的苔蘚，蝸牛像山藥鈴子一樣，一個挨一個的爬在屋角上。一些光屁股孩子，張起像被單大的破魚網，拿着魚簍，在街房的每個陰溝嘴子流水的地方，來提撈潮流上來的魚蝦，徐卓然騎着一匹又瘦又高的白色洋馬，在街道上穿來穿去，從寨西門穿到寨東門，像是來觀察一下街上的泥水到底有幾尺深，對捉魚的孩子們看了一下，誰也沒有理他。讓他走過了。老馬像是不甘寂寞似地嘶叫了幾聲，嚇得孩子們扭過臉來，對着他的背影望



了一眼。

「你猜這是誰。」

「這是徐主任呀。」

「我猜是陳司令，我認識他這匹白馬。」

「你不認得，這是徐主任，我在兒童隊當過隊員，我認識他，他常常給俺們講話。」

「你猜他走來走去幹麼事？」

「我那曉得他幹什麼，我這晚又不是隊員。」

「你爲啥不幹隊員了哩，開除了吧。」

「那裏是開除，臨時解散的，徐主任說，現在下雨，餉運不到，臨時回到家裏，聽候招集，解散的很多呵，祇留下十個人。」

從十字街口送來一個賣燒雞的聲音，照着習慣，孩子們知道天色快晚了。抬頭看看天空，烏雲像一個大鍋似地從上面蓋下來，在四周的邊緣下面是灰白的雲塊，像山嶺一

樣起伏着。

生活環境的變動，顯然在連陰雨的天氣中顯現了，從六月十五號轟炸古城時起，跑到鄉下去的居民們，祇留下一些空洞的院子，大門一直緊閉着，被燒燬的有錢人的住宅，存留着一些斷牆敗瓦，零亂的堆成一大片，經過風吹雨淋，在古城裏邊，造成許多醜陋的痕迹，主人似乎絕望了似地沒有一家從新建築起來。灰土經過大雨的滴洗，似乎減少了一些頹敗的癍痕，但新生的野草和蓬蒿，在一些廢宅裏旺盛起來，一些窮苦的鄰家們的豬羊，可以任意趕進裏邊去放牧。

古城裏邊所有的大街和小巷，都是這樣，祇有西大街一帶被機關佔據的房子，還能保持着舊時的完整，尤其緊挨西門裏邊哈惠甫的私人寓處，更整理得分外漂亮，大門油漆了一遍，院子裏新栽了許多花草，明三暗五的舊式大堂屋，又重新換上了新式窗戶。客堂內可以放下三桌麻將牌，七個煙榻，兩邊的暗房，也在山牆開起花窗，在後牆上開起角門，一直通到栽滿花草的內宅裏去。

玻璃燈發散着皎冷清的清光，窗外是可怕的黑暗，風聲和雨聲激着黃水的急流，發出嘩嘩的狂暴的噪音。陳伯黎解開軍衣，順手理了一下淋濕的頭髮，打了哈欠：

「又下雨啦！」

哈惠甫拉着他的臂膀，望靠後牆的烟榻上一讓：

「請休息一下，我給司令燒一口，解解乏。」

陳伯黎憂鬱的往牀上一歪，眼對着烟燈出神，好久沒有言語，哈惠甫把烟泡粘在烟斗上，嘻着臉說：

「司令的意思，今早起張文貞跟我說了，我當然本着司令的意思去做，早起卓然也。在這裏，我兩個的意思，覺得大家都是地方人，都得顧得住。汪局長也是很知大體，很通事。故的。總而言之，一句話，能把亳縣防務接下來，是地方之福，大家都有利，萬一弄出岔子，鬼子就是走了，馬敬臣他們堅持不讓，我們也是沒辦法的。」

沒等到答覆，他就把烟槍放在陳伯黎嘴裏，他接着：

「這樣辦很好，是郭坤老的意思，他老人家對司令跟對局長是一樣遠一樣近，他不会偏護那一個，就是俺們大家，也跟他一樣，也不分此長彼短的。」

「我總覺得這種做法，不大妥當，大家商議一下再說。」

「自然嘍，要等司令商議妥當，俺們再着手做。」

這時後牆角的小便門，自動的閃開了，哈惠甫抬頭望了一下，高脚衣櫃遮蔽了的牆壁，投下一片陰暗的黑影，風颼颼的刮近來，他輕聲地問：

「那一個？」

回答是輕微的脚步聲，一條綠色軍服的女子的身影閃進來，哈惠甫像馬蜂咬了一口似地從烟榻上跳起，堆下一臉忘形的笑意：

「張小姐嗎？你來的真湊巧，我跟司令剛才談到你，真是說到曹操，曹操就來了。」

「曹操才背地裏說人哩，我有什麼值得你們談論的呀！」

張文貞說着用手理一理蓬亂的頭髮，把潮濕浸透了的軍帽，掛在窗口的釘子上，偷

眼看着陳伯黎他正眼對着窗口張望：

「下雨了嗎？」

「下啦，是霧雨。」張文貞回答，拉正了她身上的武裝帶，手迅速的對胸前按一按，像是怕乳房凸出似地，眼睛裏射出疑懷的光：「陳老師什麼時候來的？你前天叫我轉達的話，我跟哈先生說啦。」

「我剛才對司令說過啦！」哈惠甫說着又倒在煙榻上。

陳伯黎從煙榻上站起來，燃起一支煙，對張文貞上下打量着：

「你也可以吸一口提提神，武裝帶可以解下來。」

「我不吸，費恁大氣力斷掉的，那能再吸！」

「你現在精神怎麼樣，還用吃煙藥吧？」

「醫生還叫陸續吃藥，不叫一下子斷淨，不過我不想再吃，從上個禮拜，我就不吃藥了。」

「那你忍受得住嗎？」

「沒有什麼，斷藥總比斷烟容易得多。煙是硬斷的，斷藥並不像斷煙那樣受罪。」

「想不到你有這樣大的勇氣。」陳伯黎聲調忽然提高，把手裏的煙蒂，摔在地上。

「天下無難事，祇要有決心，死都不怕，還怕受罪嗎？」

張文貞解掉身上的皮帶，用手絹擦着她飛上一抹紅雲的臉，背過頭去，又傷感的說：

「連我自己也說不清我自己的心理，我總想受點罪，受點折磨，生活要深刻一點。」

哈惠甫忽然走到門口，打了一個很響的痰聲，對外邊喊道：

「馬榮！馬榮！」沒人回答，他回過臉來發氣似地說：

「我這位寶貝勤務真混蛋，又跑他媽的外國裏去溜躑了，司令請自己燒一口，我去

招呼他們弄夜飯去，吃排骨麵好嗎，這是司令喜歡吃的。」

「不要麻煩了，我就要走了！」

沒等到陳伯黎的話聲落地，哈惠甫已經背手把門一關，走了出去。

陳伯黎從烟榻上起來，筆直的站在窗戶旁邊，好久沒有說話，屋內是怕人的寂靜，可以聽見自己心扉的搏動。張文貞低聲說：

「你的話，我跟哈惠甫說了，他發誓說他情願聽你的指揮，他願意把他們的什麼祕密，隨時都報告過來。」

陳伯黎勉強的轉過臉來，對張文貞上下打量着，弄得她不好意思的樣子，低下頭去。陳伯黎往前湊了兩步，手撫着她的肩膀：

「祇要哈惠甫能這樣做，我們當然歡迎的，不過他要有事實表現，將來我總會對得起他的。」

「他當然要有事實表現了，不過第一步我祇能做到這樣，以後表現怎樣，我會再跟他談的。」

「你這幾天得到什麼消息，你前天不是到汪胖子那里去了嗎？」

「去啦，他的大兒子汪鳴九回來啦，是從徐州突圍回來，腿上還受了一處傷，他們預

備叫他當縣常備隊的總隊長哩。」

「汪胖子他們的計畫怎麼樣？」

「我聽到的消息，是鬼子定八月二十五號把城防讓給偽軍，縣城聽說交給馬敬臣。因為侯大中、王景亞他們兩部份反對，還沒到得一個解決，前天經過汪胖子跟李榮發的調解，他們三個算接受了郭坤老的辦法，三個人一齊到渦河北岸去，渦河南岸跟縣城讓給這邊。」

「這邊是那一邊，是指什麼人？」陳伯黎把張文貞小手握在自己手掌裏，「這話不可靠，馬敬臣他們偽軍那能輕易讓防。」

「你聽我說呀，這邊當然是龍縣長這邊，他們三個互爭不下，郭坤老說，由我們這邊籌款二十萬，交給他們三人瓜分，把縣城跟渦河南岸一齊退出去。城防交給縣常備隊，渦河南岸防地，空給范九寰。」

「對我們這部份他們怎麼辦？」



「他們說，對給養不負責任，讓你們自己籌，旁的事我沒有聽說，因為我在這邊做工，汪胖子總說我變心啦，他們對着我總不肯說實話，這些話我還是聽汪鳴九洩露出來的。」

「汪鳴九爲人怎麼樣，有點見識沒有？」

「那我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你跟他認識一下，就會知道的！」

「汪胖子肯放你到這來工作嗎？前天你不是說他要你回去，就把你關起來嗎？」

「他這樣做，他兒子汪鳴九不願意，爲着這事，他們父子又鬧的很利害，我跟他說，我到這邊工作，可以告訴他很多消息。後來他怕他兒子反對他，就讓我出來了。」

「照這樣說，汪鳴九不是個很好的傢伙嗎？」

「不對你說過了嗎，我對他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陳伯黎把她拉在烟榻上坐下了，用手替她理一下頭髮：

「既然穿軍服，爲什麼不把頭髮剪短哩，長頭髮帶起軍帽來，是很難看的。」

「那天死活還不一定哩，還談到什麼難看不難看。」

張文貞傷心地說了這一句，用手絹把臉遮起來，陳伯黎斜望了她一眼，被烟燈的反光照射的睫毛上，滲出一滴晶瑩的淚珠。

陳伯黎好像恐怖的樣子很快的站了起來，站在窗戶的旁邊，又迅速的看她一眼；她頭也不抬的坐在牀上，身子哆嗦着，抽咽的啜泣起來。他拉開窗簾，對外邊望去。

黑暗籠罩在整個的城堡上面；風催動烏雲，在天空滾動着，遠方的雲塊的裂縫中，透出來一彎軟弱的淡黃新月，像淨水裏的鯉魚一樣，沉入了稀薄的雲波，又跳出了淨明的天空，向下橫瀉了一層昏朦的光亮，偌大的市鎮的屋頂，映出像魚鱗般的閃光，濕淋淋的樹木和花草，更強烈的發出寒涼的氣味。

陳伯黎緊皺着眉，望着灰色的宇宙，彷彿自己變成了在大自然界裏翱翔的孤鷹，把一切複雜的環境，困苦的工作，壓人的職務，一齊擺脫了。在月色的冷光下面，他彷彿看見那模糊却非常引人注目的、天真的睫毛上，掛着那樣亮晶晶的冷淚。

他莫名其妙地回憶起當年暑假中在天主教堂的一夜，她是那樣熱烈的接受着他的愛撫，又那樣莊重的保護着她那處女的純潔，她終於表示了她傾身於他的決心。他帶着被創傷了的疼痛懷念着她過去的一切，從被時間迷糊了的記憶中，幻出來一個醜惡的勝利者的狞笑，那個肥大的帶有三道深溝的肉頭，那張長滿橫肉的胖黃的臉。他帶着一種猝然被刀子割刺般的心情，仇視着三年以來他所耳聞的汪胖子的一切。他深深的感到他那時所親手灌溉的聖女般的一株鮮麗的花，在開花之前，却被一隻兇狠的野母豬吞食了。

陳伯黎把臉放在手心上，回憶的斷片，交織着牆根底下叫吱吱的蟲聲，漫漫地黯淡了。他仰起臉來，對天空吸了一口氣，昏黃的新月掛在關爺廟前面的松林梢頭，趁着蔚藍色的天幕，像一個被摧殘過的少女，淒憐的飄浮在朦朧的夜霧裏面。

他前胸俯在窗口上，記憶的零碎斷片把過去的愛情燃燒起來，一些初期戀情的遼遠事件，很甜蜜的把它交織在幸福的回憶中，他好像嗅到了張文貞身上那麼撲人的少

女所特有的發甜的汗味，他鼻翅不由自主地扇動着，但一種不可消磨的內心的創傷忽然爆裂起來，使他的嗅覺改變了，這不是香味，這是陰溝嘴子所流出來的髒水的臭味，他的意識又重新移轉到煩惱的，擺在面前的情況上去。

黑暗在院子裏加重了，魚鱗般的全鎮的屋瓦上迷漫着一層稀薄的午夜的霧氣，陳伯黎很不自然的轉過身來，張文貞淒憐的坐在一條圓凳上，皎冷的烟燈的光亮，很明顯的照出她臉上潮濕的淚痕，陳伯黎對她上下打量着，一直有兩分鐘之久，他才很不自然的問她：

「你精神不快活吧！心要放寬一點。」

「沒有什麼，現在就是我最快活的日子了。」

「過去的事，就是一個夢，夢裏的事，是不值得回想的。」

「你還當我有勇氣來想到過去嗎？」

「也許在過去的回憶裏，找到一點甜味。」陳伯黎走近她的身邊。

「我是不敢再想的，請你理智一點。」張文貞說話的調子很簡短，但後邊一句，已經發出嗚咽的聲音。

「你不希罕我幫你的忙嗎，我很想把你從泥沼中拖出來。」

「請你不要多事，我已經是拖不出來的人。」張文貞斷然的說。現出了她本性的剛強，陳伯黎頹然地向後退了一步，大聲地：

「怎麼講，拖不出來，」他釘着她的眼睛，憤怒的問：「難道你願意跟汪胖子過一輩子。」

張文貞忽然身子抖搜了一下，像漏斗拔掉塞子一樣，大聲的哭了起來。

陳伯黎憤慨的踏着大步，又向窗口移去。

夜霧從窗口中吹了近來，屋內迷漫着一股涼意，像聽不見聲音的鳥翼所帶來的微風在浮動。陳伯黎嘆了一口氣，走過來，兩手捧起張文貞滿是淚痕的面龐：

「你爲什麼這樣傷心，我的話並沒有傷害你的地方。」

張文貞哀憐的充滿淚水的目光直釘着陳伯黎的目光，聲音發抖的說，

「我不敢騙你，我是有罪的人，你能看不出來嗎？披武裝帶我就很困難的。」說着她  
兩手抹着自己的肚子，眼淚又像湧泉般淌下來了。

陳伯黎兩手一鬆，從她頸幫兩邊抽出來，像漏氣的皮球一樣坐在烟榻上，張文貞却  
表示出輕鬆的樣子，彷彿橫寒在她喉嚨裏邊的一塊大石頭，這一下子傾吐出來了：

「我這樣打算，」張文貞更覺活潑起來，「我總算對不起你的，不過你應該原諒。我  
想在這時候，我要做點於你有益的事情，反正是快死的人，有什麼事不敢做呢？」

陳伯黎迷惑的聽着，把剛燃着的一枝紙烟，毫無原因的把它揉碎了。他仔細地的對  
張文貞的腰部看了一下：

「幾個月啦，」

「快五個月啦，」

「到底是誰的哩，你自己可弄得清楚！」

「爲什麼問我這些哩，爲什麼還折磨我這樣利害呢，伯黎！」

張文貞忍不住又哭起來。

「三個月有辦法，如果不怕麻煩，很容易弄掉的，毫無危險，你放心好了。」

陳伯黎說着，又走到她的旁邊，準備着去擁抱她的姿勢，但這時聽到門外哈惠甫的  
聲音：

「天晴得才乾淨，明天有路，給養就可送到了。」

陳伯黎很快的把手抽了回去，無可奈何的躺在烟榻上，裝出快要睡熟的樣子。

### 十三

被敵寇撤兵漢奸接防的問題，正鬧得不得解決的時候，陳伯黎在八月二十九號的下午，接到豫鄂皖邊區總司令部一封急電，同時在夜間又接到河南第九區專保公署一封十萬火急的公文。就在當天夜裏，陳伯黎跟徐卓然、朱醒吾作了一次祕密的討論，第二

天天剛亮陳伯黎就跟龍縣長聯名召集一個軍政特別秘密會議，除陳伯黎龍縣長外，到會的有徐卓然哈惠甫，縣政府秘書馬嵐峯，會議在縣長室裏秘密舉行，一開始陳伯黎就把兩件急要的公文唸了一遍：

第一件豫鄂皖邊區游擊兵團總司令部電。

「限即刻到亳縣龍縣長，第七縱隊陳司令均覽查敵寇第十三師團第十師團第十六師團聯合進犯我大別山根據地，淝河一役，已將其第十三師團全部殲滅，現殘寇企圖抽調淮南北岸各據點駐軍，由淮河西犯，分散我方兵力，該縣長應即發動民衆，急作恢復縣城之準備，該司令發動民軍，整理已經三月之久，仰即督率所屬，一面扶助縣府，力謀行政區域之恢復，一面會同沿淮一帶民軍，嚴守河防，阻其西上之路，藉以發揮箝制作用，仰各遵照，並將進行計劃先行報核，立邊參戰游未感印。」

第二件河南第九區專保公署代電。

「專送古城第×戰區第十七游擊縱隊陳司令伯黎兄助鑒：頃奉河南省政府民保



參戰游未敬電開『查敵寇分路大舉進犯武漢外圍，九宮、幕府、廬山、大別、等山脈陣地，經我軍陸續擊潰，現敵寇不惜孤注一擲，作最後之掙扎，抽調沿隴海線兩翼佔領區域之駐軍，混合編組，盡力南犯，仰該員聯合該區內各縣及鄰省各縣之民軍，速作收復縣城肅清偽組織之準備，仰即遵照辦理，隨時具報爲要。』等因，奉此擬會同貴部聯名召集豫皖邊區各縣長各部隊長聯席會議，共策進行，如蒙同意，即希指派代表來本署會商辦法，以利進行爲盼。豫九區專保公署弟羅克猷祕軍未宥印。」

#### 附情報一份

情報：河南第九區保安司令部軍情字第一七三號

一、敵寇駐商邱之井野聯隊，已於八月二十一日開赴信陽前線增援，商邱及朱集車站現僅駐敵軍一百五十人。

二、北平僞臨時政府與南京僞維新政府，已劃定分界，渦河北岸，歸臨時政府管轄範圍，渦河以南歸維新政府管轄範圍。

三、永城、夏邑、渦陽、亳縣、鹿邑等縣敵軍，擬合編爲獨立聯隊，限九月五日以前一律集中商邱，填接井野聯隊之防，聯隊長聞已定爲杉田。

四、所遺各縣之城區防務，統交偽軍接收，惟各縣偽軍意見紛歧，各不相下，截至現在尚無解決辦法。

右通知

河南第九區保安司令部參謀室。

當陳伯黎把上面的文件讀過後，經兩小時的熱烈討論，總得不出一個具體的辦法，最後還是由徐卓然綜合了大家的意見，提出了一個具體方案來，他像瞎子算命一樣，一句一句的用手指算着說：

「豫鄂皖邊區總部，是我們直屬的上級機關，無論如何困難，我們必須服從，我們要派兩個大隊，去防守淮河，留三個大隊在此間擔任反攻縣城的工作。關於會同豫九專署召開軍事會議，我們原則上當然要同意，應即刻派代表去會商召集的辦法。關於恢復縣

城的問題縣政府所屬的各種武裝，應跟七縱隊切實配合統一指揮，在敵軍撤防的時候，全力反攻，要是等候偽軍順順當當的退出，那是根本不可靠的。」

這種意見，在會議席上完全通過了，並且即席推定徐卓然哈惠甫爲派赴豫九專署的代表，並派定七縱隊參謀主任朱醒吾擔任先遣支隊長，即日出發，發動對淮河上游敵軍的游擊。支隊的編制，除朱醒吾兼任的七縱隊第一大隊外，配上七縱隊的第二大隊，以及范九寰支隊的第二大隊。由縣政府庫款項下，預撥一個月的給養，雖說龍縣長曾經表示有事實的困難：譬如說，范九寰大隊的編入先遣支隊，如何的會起意外的糾紛，動用省庫公款，將來會有如何的麻煩等等。陳伯黎却以主席的資格，很武斷的把這議案勉強的通過了。

就在散會後的兩小時內，他回到縱隊司令部，把手令發下了。連他的參謀主任朱醒吾也覺得詫異，尤其是看到派他擔任先遣司令的一條後，他並不立刻交辦，馬上匆忙的去找陳伯黎，一見面，就說：

「司令怎麼下這樣的命令，這裏邊的問題很多，我不能接受這種責任。」

陳伯黎笑着回答：

「你先把命令照發下去再說，我們的成敗關頭，就在這一星期以內，我跟卓然商量了再商量，這是我們的最後一着，請你跟卓然詳細談一下，因為這是他的計畫，他能比我更說得明白清楚。」

## 十四

一切的計畫，都按照特別秘密會議的決議案執行，在九月三日，朱醒吾成立了先遣支隊部，預定九月五日出發，六日渡過新黃河，九日到達淮河北岸之洪河灣。豫皖邊區的軍事會議，徐卓然、哈惠甫跟九區羅專員會商的結果，定在九月九日舉行，地點定在亳縣鹿邑邊境之張斌營，召集的人員，爲渦陽、亳縣、永城、夏邑、鹿邑、商邱各縣的縣長，民運指導員，動員委員會指導員，地方團隊游擊隊大隊以上之部隊長，地方士紳。預定的中心議案，

一、成立豫皖邊區民軍臨時總指揮部；二、推定臨時總指揮人選；三、議定縣城收復時之善後辦法；四、議定淪陷各鄉鎮民衆武裝之整理辦法；五、議定漢奸偽組織份子財產之沒收使用辦法。這一切的預定工作傳出後，古城的各界人士忙碌起來，爲着集中力量起見，哈惠甫受了龍縣長的委託從張家寨把汪幹臣請了回來，並且郭坤老也答應到開會的時候，他一定便道到張斌營參加。

幾天以來，古城的空氣，顯得格外平靜，汪幹臣跟陳伯黎的衝突，陳伯黎跟龍縣長的衝突，好像都由於事實的需要，如今像是無形之中互相諒解了。五日下午龍縣長請客，聚集各界人士，來一個大規模宴會，六日下午，陳伯黎又如法泡製一下，宴會的情緒，更加熱烈，七日下午汪幹臣代表地方團體，歡宴軍政兩界的全體官長，在哈惠甫的宅院裏，搭起涼棚，鴉片煙燈，燃起二十多盞，規模的富麗堂皇，不亞於平時在縣城內舉行的宴會。席間輪流着敬酒，輪流着猜拳行令，從兩點鐘起，一直鬧到五點，還沒有停止。陳伯黎酒灌得爛醉，還虧得徐卓然從旁解說，他才勉強的逃席出來，朦朧裏還聽着從背後傳來一些恭維

的媚語：

「司令的酒量真大呵！」

「真想不到他有這樣大的酒量，他有節制，他雖醉還早着哩！」

「自古以來，英雄沒有不好酒的。」

陳伯黎糊裏糊塗的聽着這些話，越是不敢放肆，跳上了馬，很矜持的從街內走出來，出了寨門，他才舒散地伸了一個懶腰，吸了一肺管子新鮮空氣。向周圍展望開去，道路上的塵土，散發着暑熱的澀味，金褐色的原野，像一張廣闊的綠色的遮屏，斜面的遮在太陽下面，風從它上面滾過，吹動着道旁水溝裏邊的蘆葦，沙沙的響着。

在黃昏以前的太陽，透射着一層明亮的薄霧，天空褪色了，染上一抹墨水樣的灰暗，西方的雲霞，高低不平的從地平線上推了上來，被風刮着，顛巍巍的發着金色的光彩，在綠色的草原邊際，飄流的盛氣後面，新黃河的水光，在稀薄的白霧裏閃爍。遙遠的地平線上，趁着淨明的天幕，線條非常清明的凸出了一座灰色的古塚，塚上面，豎起一棵軀幹臃

腫，枝葉稀疏的古松。

走進了司令部的大門，除了崗兵照例地喊了一聲「立正」外，院子裏像廟宇般的清淨，軍官們統統給請去參加宴會了，幾個值日的勤務兵，在院子的槐樹底下乘涼。走進了臥室，一個女人的身影從灰暗的角落裏走了出來，他禁不住吃了一驚，定睛看時，原來是張文貞，她改變了裝束，深藍的短衫長褲，看起來，十足的像一個鄉下的姑娘，她很埋怨的說：

「等你有三個鐘頭了，你怎麼這樣晚才回來。」

陳伯黎忘形的笑着：

「對不起呀！請原諒，我酒吃醉了。」

「真害死人，你那能隨便吃酒。」

她說話的聲音很緊張，陳伯黎趁着從窗戶射進來的光亮，探索着她臉上的神色，顯然地表現出一種不可隱蔽的驚慌，甚至於他的眼光和她相遇時，從她腮幫上泛出一層

淡薄的紅暈，眼角邊擠滿着一汪的淚水。他吃驚地向前湊了一步，但她却很輕便的向一旁躲開了，嘴唇抖搜着：

「你真不該吃醉，我有要緊的消息告訴你，你最好派人快把徐主任請來。」

陳伯黎被這意外的警告所激動，像針刺了的一般，神經立刻清醒了，酒力幾乎也嚇跑了一半，他抬頭對留在門外的勤務兵叫道：

「齊得勝，快去到哈惠甫那裏請徐主任，就說有重要的公事。不要聲張，把徐主任招呼出來再說，懂得麼？」

大高個子的十足莊稼漢樣子的齊得勝答覆一句：「懂得的。」說着，像一條大洋馬一樣，搖搖幌幌的跑出去了。

陳伯黎把她拉到自己的旁邊，焦急的問道：

「到底什麼事，你這樣驚慌，」

她的牙齒打着戰：



「他們今天夜裏來包圍你這司令部，要把你們這一些人一網殺盡。」

陳伯黎驀地從椅子上跳起來：

「爲什麼，你從什麼時候得到的消息，的確嗎？」

「當然的確，我還能嚇你嗎？他們聽說你們跟河南羅專員聯合在一起，怕你們勢力太大，他們會吃大虧，他們昨天晚上經李榮發說定的，叫曹大中派五百個騎兵，今天夜裏從十字河趕來，來一個出其不意，把司令部包圍，把你們一個一個的擄去，然後再解決你們的隊伍，今天汪胖子請你們吃酒，是用的計策，跟龍縣長也是商議定的。」

「這消息你從那裏得來的？」

「上個禮拜，我到張寨，每天夜裏，都有很多騎馬的人來來往往，我就疑惑，我從汪鳴九嘴裏，探聽到一點線索。今天早晨，去了兩位軍官，汪鳴九強拉我跟他同桌吃飯，他們談了許多不明不白的話。後來汪鳴九吃醉了，客人走後，他鬧着叫我給他燒煙，我探聽出他們的這個陰謀。後來我借故走出來，在我媽那裏換上這套衣服，偷偷地跑到這裏來給你

送信。本來上午就可以來到的，因為怕碰見他們的人把我捉回去，完全走小路，弄到三點鐘才到這裏。活該倒楣，到了這裏，你已經去吃酒，上他們的當，真誤事呀！」

陳伯黎兩手對桌子上一拍：

「他媽的，真想不到。」

「你想不到的事多啦！誰能像你這樣的率直。」

「並不是我太率直，實在是他們太卑鄙陰險。」

「我看你還像三年前咱們在天主教堂補習時候，一樣照樣是那麼爽快天真，瞎在外邊跑幾年，社會的險惡，還沒有嘗過。」

「這怎麼辦呢，應該趕快應付，他媽的先下手為強。」

陳伯黎焦急得眼裏滲出淚來，像是熱鍋上的螞蟻似地身子在屋裏亂轉，從這個角落，轉到那個角落，後來還是張文貞提醒了他：

「怎樣應付的辦法，你現在醉醺醺的那能會考慮週到，你再派人催徐主任快來。」

「對啦！」

陳伯黎說着，就慌慌張張的向門外走去，黃昏時刻的晚霧，已經籠罩了院子裏的一切，燒得火紅的天空上，箝上了幾顆亮晶晶的大星。

不到五分鐘，陳伯黎就跟徐卓然一陣轉回來了。張文貞又把剛才報告的消息重說一遍後，徐卓然好久沒有作聲。陳伯黎耐不住了：

「你看怎樣應付，別再斯文啦：爭取時間。」

徐卓然笑了一笑：

「總得容我考慮一下。」說着燃起一支紙煙，順手把豆油燈也燃了起來，在燈下吹出一個煙圈，又慢吞吞的說：

「祇有這樣，爭取主動，第一，令朱醒吾會同王老漢就近把范九寰部繳械。第二，叫駐雙溝王壯飛的第二大隊，向十字河襲擊，牽制他們夜襲的騎兵。第三，馬士驥的第三大隊，一中隊警衛司令部，一中隊扼守孔橋，防備范九寰部東竄。第四，請求羅專員由張斌營向

十字河襲擊，策應王壯飛。能撐持到天亮，把他們的原定計劃一破壞，我們就有辦法了。」

「很對，我們就這樣辦，趕快下命令，要果斷，要有決心。」

陳伯黎斷然的說。他立刻從抽斗裏拿出一捲十行紙，送到徐卓然的面前。

「你快寫，我簽名。爲着需要，我還有一點補充，我們兩個帶着特務連，把龍縣長汪幹臣這一般小男子先逮捕起來，萬一我們軍事上有了差失，先把這些男子幹掉。」

「對啦！這是要緊的一着，尤其是汪幹臣，除了政治對立之外，你還跟他有一種桃色的新的對立。」

徐卓然笑着說，陳伯黎臉紅了一下，沒有回答，他看着徐卓然一支毛筆尖像游龍似地在十行紙上游泳起來：

密令九月七日晚七時於古城本部

特急，分送先遣支隊朱支隊長醒吾，特務大隊王大隊長大壯，第二隊王大隊長壯飛，第四大隊馬大隊長士驥，均鑒：

一、朱支隊長醒吾王大隊長大壯，卽刻部署，將范九寰部澈底解決，限十二時以前發動，不得遲延。

二、王大隊長壯飛，分兩路向十字河襲擊，多張聲勢，並與張斌營東進豫九區客軍聯絡作戰。

三、馬大隊長士驥派一中隊警備本部，一中隊控制古城四門防務，於九時起，實行戒嚴，一中隊扼守孔橋，對西南油河集方面警戒，該大隊長親駐鎮內指揮。

四、所有詳情，由專派人員面告。

司令陳伯黎卽刻

代電 軍參戰急字第七號

急送羅兼司令助鑒：據報十字河僞軍騎兵五百名，今夜南犯，除派本部第二大隊迎頭截擊外，至希貴部速派隊由張斌營向東側擊，以收夾攻之效，詳情由本部政治部周科長志強面陳。古城弟陳伯黎軍參戰申寒戌印。

文件寫好之後，陳伯黎並沒來得及看一遍，就簽名蓋章加印了。並且急躁的說：

「這派什麼人送去，用通訊兵是不妥的。」

徐卓然跟着站了起來：

「我們到政治部去，派幹員去專送，每人給他們配上一個通訊兵。」

一面說一面向外走着，陳伯黎緊跟在後面，到門口時，又回頭對張文貞說：

「你不要出去，要是給他們看見，會走露消息。」

張文貞點點頭，眼角上浮現出一絲的笑容和一種熱情的不勝遺憾的苦痛。

## 十五

黃昏後的時光，天空慢慢散佈着黑雲，明星隱蔽了。風從郊原上刮來，帶着一股潮溼的水味。氣院子裏有誰叫着：

「要刮大風，黃水又該長啦，他媽媽的，從上午到晚上南大溝長了大半尺。」

張文貞看看天，把門掩上，因為一天跑路的疲乏，她昏昏地倒在牀上睡去。昏暗，寂靜，夢境的神祕。

半夜時，在不遠的地方，響了一陣峭急的步槍聲。有六七分鐘的時光，又沉寂下去了。然後機關鎗唧唧的響了一陣，便什麼聲音也沒有了，張文貞從夢裏驚醒了來。身上出了滿身的汗，她從窗口伸頭出去。

風吹着樹葉，響起嘩嘩的微音。

天空的雲早已被吹散了，快要沉落的月亮，昏紅的漂蕩在院子西邊樹林的暗影上面，透過去了稀疏的窗櫺，影子印在屋裏的地面上。流星從藍緞子般的天幕上離開，迅速的向濃溼的夜霧裏落下了。隔牆老百姓家的葫蘆架上，老母雞咯咯的叫，雄雞用英雄的亢亢的聲音回答着。

聽見外邊路上，有人馬噪雜的聲，越來越近了，一直響到院子裏來。聽見有很多人在辦公廳裏喧嚷着。

在喧嚷的聲音沉落了的時候，陳伯黎一個人回到他的房間裏來。張文貞從窗口確定是他的身影時，她就輕腳輕手的走到牀邊，和衣倒下，裝作睡熟的樣子，陳伯黎一進到屋裏就喊她，她始終不作一聲。後來陳伯黎坐在牀上，用手搖幌她一下，她才動了一動，把牀鋪讓出了一塊空的地方來。陳伯黎穿着襯衣，很疲勞地躺了下去，他也一句話不說，頭枕着她軟綿綿的涼潤的手臂，不久便睡着了。她打着扇子，用力照顧着他，恐怕擾亂了他的睡眠，又不時的咬着他的嘴唇，吻着他的胸脯和手臂，她感覺到每一小塊吻過的地方，都留下一個細碎的齒痕和口液的痕跡。

天快黎明的時候，張文貞把陳伯黎叫醒：

「天快亮了，你還該有重要的事，快起來看看去吧。」

陳伯黎伸了一個懶腰：

「他媽的昨晚夜裏把汪胖子看管起來了，縣長的政警隊也繳了械，裏邊是辦妥當了，就候着外邊的消息啦。」



「你起來快找徐主任去，外邊可有什麼消息回來。」

「他在辦公室睡覺哩，有劉秉南，賀增奎，王亞光，馬大隊長，他們各處分頭負責，有消息有事情，他們會來報告。」

「我要到政工隊去，天亮了在你這裏難爲情，我倒沒關係，對於你是不好的。」說着，她很信賴的向陳伯黎身邊偎倚着，說話的聲音裏帶着勉強的淚聲：

「我要先走了。」

一個可憐的馴服的像小孩子樣的靈魂，像一朵凋殘了帶露水的小花，在陳伯黎的面前張開了。一種憐憫的心情，迷漫了陳伯黎的內心，他愛撫着他這童年的戀人，摸着她的頭髮，浸沉在甜蜜的微妙的回憶中。他輕輕地扶她從牀上坐了起來：

「你記得那回在天主教堂的一個夜裏，也有這樣的月亮。」

陳伯黎覺得很有趣，用興奮的眼睛，望着潔白的天空。

沒等到天亮，陳伯黎就把張文貞從司令部的後門送出去了，他轉回到辦公室，徐卓

然正燃着蠟燭，在寫什麼文件，劉秉南、賀增奎在桌子旁邊坐着抽紙煙，陳伯黎一跨進門，徐卓然頭也不抬的說道：

「報告都回頭啦，范九寰全部竄走了，根本沒有跟咱們接火。我們早預料得到，他早就不願意跟老龍幹的，他還是竄到豫西拉竿子。十字河的偽軍，出動剛有六七里，就跟我們遭遇，剛剛一接火，就退回去了。」徐卓然說着，從桌面上拿起一個講義紙夾遞給陳伯黎：「這是他來的報告。」

陳伯黎從頭到尾看着，嘴裏忍不住想笑，接着向徐卓然：

「醒吾他們上午就能來到，咱們總要商議一個善後辦法。」

徐卓然頭向後邊一仰，眼珠子向上轉了幾轉：

「這事情用不到開會商議，也來不及商議，現在各方面的情況，已經清楚，我們目前就要做。對汪胖子的勾結偽軍，我們縱隊司令部、縣政府、縣動員會、三機關，聯銜呈報省府及保安司令部備案，並且要勸告龍縣長簽名，請他認清是非，澈底覺悟。先遣支隊，集中古

城周圍，暫不出發。豫皖邊區聯席軍事會議，我們要積極準備，目前的重要工作，我們內部統一的問題，已經解決，最關重要的是，要控制邊區軍事聯席會議。」

在天剛亮的時候，徐卓然就很祕密的向豫九區專署所在地的白馬驛出發了。古城雖說經過一夜的紛擾，到早晨已恢復了同往常一樣的平靜，祇有久已隱迹了的紅槍會徒們，到處出現着。在當街，在城牆上，對着太陽，一吸一呼地用起工夫來。

## 十六

豫皖邊區軍事聯席會議，依照原定計劃，九月九日在張斌營舉行。這古舊的市鎮，喘息地臥在憂鬱的穹空之下。劫後的破敗廬舍，吸收着陰鬱的悶熱，太陽灼炙着敗瓦頽垣，燒紅了的牆壁，發黑的屋樑斷柱，殘留着一股硫磺彈燃燒後的火藥氣味。一切都是沉悶，一切都是死寂，祇有街道兩旁成列的樹木，隨風擺動，嗚嗚地響着哭泣的哀歌，祇有市鎮的週圍溝渠中倒灌的黃水，盡情的在奔放。在遙遠的彼方，從呼呼的風聲裏，可以聽見波

## 浪澎湃的巨響

這雖說是轟炸後的殘破市鎮，但在豫皖邊區的軍事地位上，還算是一個重要的城堡。提起張斌營三個字，周圍數百里以內都是聽慣了的名字。它正當歸信公路南北交通的隘口，是渦河、茨河、宋塘河、清水河、港汊縱橫的地區，是歷史上出沒豫皖陝鄂捻匪張洛行的發源地，是徐州突圍後中華民族健兒抵抗侵略的血戰場。鎮北邊是宋朝神酋陳希夷的故里，西邊是李老君的飲牛池，東邊是一片原野，長林豐草，四望無際，在高墳起伏斷碑斜橫的地方，是歷代以來無名英雄的墳場。

他們也像被太陽晒得焦急了，四處奔忙着，在鎮東關大松林的內外，到處散漫着人馬，驢，騾，貨車，駱車，獨輪車，黃包車。人們噪雜的聲音，隨着那越叫越響的松濤，漸漸的擴大了，白鬍子的老人，光屁股的孩子，滿臉煙色的紳士們，很瀟灑的揮着蒲扇，莊稼漢們赤着膊子，帶着破草帽，亂闖闖地抬着幾百斤重的新宰的大肥豬，太陽晒着，幾寸厚的豬油，溶化得溼淋淋的滴在身上，地上，破草帽上。成大籠的子雞，唧唧哇哇的叫着，成大籠的高粱

酒，發出刺鼻的濃香，野狗舐着滴在地上的豬油，在人們的腿底下鑽跑，蒼蠅包圍着豬肉，追逐着亂飛，廚夫們光着脊梁，蒸騰着滿身大汗，揮着切菜刀，嬉着玩皮的笑臉。

這一切的一切，都漸漸吞沒在愈加擴大的士兵和紅槍會的羣衆裏面：有的穿着軍服，戴着軍帽，佩着鮮紅的嵌着金星的領章，有的穿着藍小褂，白褲子；有的穿着花條子的布褲褂，繡花的雲頭鞋，戴着大邊子的草帽；有的赤着腳，光着頭，穿着滿身補綻幾乎不蓋羞恥的襤褸，有的光着上身，用子彈袋交叉的裹着前胸，纏着後背。鮮紅的紅纓槍，透露在松針的綠影裏，烏黑的槍刺，零亂的高豎在半空，大刀柄上，繫着紅綾飄帶，駁壳槍光着屁股，用黃綾子布裹着，插在腰裏，或者用紅絲繩子，縛着槍口，斜跨在脊梁上。

司令們，縣長們，支隊長們，民運指導員，動員指導員們，政治部主任們，地方紳士們，紅槍會師傅們，長短不齊的一大片人，慢吞吞地向松林的中央大席棚底下集中了。

雜亂，喧鬧，粗野，下流，織成了大時代的角落裏一幅活生生的歷史畫。

別動隊大隊長高世賢騎着一匹洋馬，搖幌幌的迎着人羣走來了，他忽然把馬辮頭

一勒大聲地

「大會總指揮官高世賢報告，大家弟兄都到齊啦。」

接着把馬頭向左邊一拉，轉個半面，沙聲地：

「立正！」

人羣並不立正，士兵們會徒們，還是照樣的噪雜，在這破爛的羣衆裏面，在這唧唧咕咕的吵鬧中間，在這松濤嗚咽的風聲怒吼裏，這口令喊出來，微弱得幾乎像松樹上落下的松子一樣，輕輕地掉在草地上，消失了。

羣衆叫露着。

官長們停止了脚步。

高世賢不得下台似地忿怒的大叫：

「大家弟兄們，尙媽媽的立正啦！」

尙媽媽也不行，大家弟兄們還是不立正，笑聲像槍子一樣從人羣裏迸出來：

「噉立正弄鳥，立正又立不出洋錢來。」

高世賢聲音更高：

「大家弟兄們不許講話！」

大家弟兄們偏要講話：

「滾你媽的吧！土匪隊長，神氣個鳥！」

「大高莊才幾天還抄窩子呵！」

「孫橋口來贖肉票子哩，趕快去幹你的老本行吧！」

「瞎神氣，天下不會有老死的兔子呵。」

高世賢聽着這些閒話，臉色由黃變紫，要拚命似地把駁壳槍狠狠的握在手裏。

「看那一個再講話，老子拚你這小舅子。」

他這樣一狠，好像起了作用，世界忽然沉寂，樹梢上的蟬聲，嘶呀嘶呀的叫起來。

從一顆大松樹的背後，擠出小聲的囁語：

「齏他個姐，這舅子怪凶，大概白麵抽足啦。」

「小舅子拿槍嚇人哩，老子又不是沒玩過槍的。」

「咱們打這小舅子！」

「好呀！打這小舅子！」

「打呀！打，打打……」

秩序眼看着混亂了，忽然從人羣中龍縣長大搖大擺的走出來，兩手向兩邊一擺，大聲地：

「大家請稍停一下，我有話說。」

沒有回答，他用熱情的目光，四周巡視了半圈，臉色慢慢的柔和，最後笑着說：

「好弟兄，好百姓，大家辛苦啦，天氣這樣熱，喝茶沒有？」

說着臉色忽然嚴厲，大聲地喊：

「副官處快來個人，狗齏的，茶水不老早預備，大熱天叫弟兄們都渴着，你們是幹什



麼的，真混賬，快點去預備茶水。」

轉過臉來，又笑：

「各位帥兄們，要忍耐一點，抗戰時期，而且又是臨時招集的會議，總是難以照應週到的。」

會徒們也歡喜得笑出來：

「俺們不怕受苦的，縣太爺不怕苦，俺們再怕苦就不是人了。」

龍縣長頭點得像雨點一樣，大聲笑着：

「好百姓，好弟兄，打了勝仗，大家好好的快樂一下。」

「託縣太爺的福呵！」

快樂的聲音，在樹林的無數的陰影中飄散着，羣衆和官長們的隔膜消除了。大家三個一堆五個一羣的在每一顆樹陰底下，開起預備會議來。

蘆蓆棚下面，鋪着許多的竹蓆，每張蓆上，都擺起一盞鴉片烟燈，一些雜色的人們，隨

便的躺了下來。龍縣長跟幾個胖子，在當中最大的一張蓆上躺着，他眯着眼睛，看着炒勺中正在發泡的烟膏。

「這像川土呵，不過勁，可惜啦！我儲存了三十兩老本土，從城裏逃出來，一兩也沒有帶。郭坤老，你說可惜不可惜！」

郭坤老却表示滿不在乎的樣子：

「川土也可以，攪上白麵，加上一點沉香，每天抽着頂相宜。」

徐卓然在一邊插嘴進來：

「哈惠翁有老土呵！今天總得破費一點。」

哈惠甫把烟勺往下一放，一欠身子，眼睛笑咪咪的：

「你老弟台怎講呵！也把我排上『老』起來了。担不起，請老弟台不要開哥的玩笑啦！」

徐卓然又追上一句：

「不稱『老』可以，不過你的老土要破費一點的。」

「別管啦，昨天剛熬的三兩膏子，早帶來啦！」

席前面的桌子上，放了幾盞香油燈，週圍坐着各色各樣的人物，一大袋白麵，張着口，放在桌子的中央，沒有談話，沒有聲音，祇有一縷一縷的煙氣，發出刺人的清香。

高世賢很豪放的用小手指甲挖了一堆，放在錫紙上：

「抽呀！便宜貨，七十五元一袋，城裏皇協軍曹司令送來的，俺媽媽的，俺們跟他祇隔五十里路，俺們這裏賣到五百元哩！」

哈惠甫像發現一大堆金子似地喜歡得跳起來：

「高隊長，要請曹某多買一點，咱們這裏有行有市，往南走幾十里路，到界首集那一帶，可以賣七百元到一千元。俺他哥兒的，界首那般川陝幫的客商真有錢，票子都是原封，你跟他要五千元一袋，他也不在乎。老實一句話，抗日軍給養困難，如果稍微活動一下，一個月販一趟，給養就夠了。」

高世賢眼睛一瞪：

「喬媽媽的，買的是不少，可是送送朋友就完啦，要談到賣，那還得跟曹司令講妥，叫他也算份子。」

一座大古墓的旁邊，滾着幾大堆西瓜，王老漢陪着道友在談天，黑青的墓石，陰冷冷的在發光，西瓜對準墓石一摔，裂成幾塊，大家用手挖着瓜肉，吸着瓜水，寶刀、神錘、七星劍，在草地上橫陳着。

王老漢用七星劍去切一個又圓又小的西瓜，嘴裏咕嚕着：

「是熟是生，是紅是白，是到時候不到時候呀！」

寶劍一揮，裂開的橫剖面：黃肉黑子，半生的像葫蘆一樣，王老漢臉色一變，對着一位胖子說：

「孟大師兄，你說到時候啦，我看還早哩！」

那位孟大師兄看着從松梢裏露進的太陽，用黑紙扇子在光頭皮上一拂，哈哈笑了

## 兩聲

「王師兄，你真太迂，什麼到時候不到時候，這時候就是俺們的時候，俺們要幹就幹自己的，不必跟那一些洋學生打交道，他們跟洋鬼子學來的一套，跟咱們的教條，總是不來的。俺們河南豫東十縣，那一個不認我孟廣德，你們安徽皖北十縣，那一個不知你王老漢，咱們說幹可以幹起來，用不着捧洋學生的大蛋。」

從會裏邊的情形談起，慢慢的又談到今天大會中推舉總指揮的問題上來。

「總得選出一個頭目，沒有頭目，總司令部是成立不起來的。」

王老漢試探着說。

「頭目是要的，可是很難找出一個好人來，俺們的那位專員大人，他是不幹的，他幹也幹不起來，自己沒有兵，全仗俺們地方人捧他的場。」

「陳司令怎麼樣？」王老漢用手巾拭一下眼角。

「聽說還正當着洋學生哩！恐怕胎毛還沒褪淨的吧？」孟廣德頭皮一動，現出幾道

深的溝摺，一臉紅絲肉漲得發紫。

「那你覺得那一個好呢？橫豎咱們師兄弟兩個要走在一道的。」

孟廣德哈哈大笑：

「那還用說，就是變老鸞也要在一個河裏爬呀！」

惹得王老漢也跟着笑起來，停停：

「孟師兄，你覺得舉誰好，我好跟你一道。」

孟廣德用黑紙扇向空中揮了兩下，好像怕飛着的蒼蠅聽見了似的，小聲說：

「俺們不管誰，誰都一樣，天下老鴉一般黑，誰有這，咱們捧誰的場。」

擰笑着，左手的大拇指一彎，扣了個圈圈。又怕王老漢不懂似地，接着：

「有了這，咱們會裏就有辦法了。」

王老漢會意地一笑：

「請師兄放心，我敢担保。」

「那就太好了，不過咱們總跟他弄個清楚。」

王老漢躊躇了一下，忽然高興地說：

「那容易，咱們往那邊去一下，我找徐卓然，你跟他詳細談談。」

說着，孟廣德把扇子往頭上一揮：笑了一笑，跟王老漢繞過這座大古墓的背後，向松林的深處走去。

一陣緊急的軍號聲，把人們噪雜的聲音壓下了，於是又恢復了沉寂。人羣慢慢向會場裏集中。

高世賢發沙的嗓子：

「開會啦！」

接着：

「塔滴——」

立正號一響，一些軍裝和長衫短褂的人們，在兩邊散開來，從左首數下去是龍縣長，

陳伯黎，徐卓然，王老漢，亳縣動委會代表劉秉南，渦陽動員會指導員李漢超，亳東自衛團司令馬秉仁，亳西自衛團司令馬敬修，渦北自衛團司令江白雲，士紳郭坤濤，李榮發，哈惠甫，祇少了一位汪幹臣。從右邊數下去，豫東民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郭秉輝，鹿邑民團指揮官趙捷三，鹿邑縣長魏伯濤，民運指導員劉鳴皋，永城縣長王化成，民運指導員王伯庸，夏邑縣長朱子明，民運指導員陳秉堃，商邱縣長徐亮哉，民運指導員習孟武，拓城縣代表孫世新，士紳唐月秋，李建功，謝紹堂，李霞光，義勇軍司令孟廣德，別動隊長高世賢。

大會的主席，是臨時推定了郭秉輝，他把開會的意義報告完畢之後，很平靜的討論着，中間經過有一個鐘頭的時光，大家越爭越激烈了。

高世賢像是發了白麵癮一樣，很着急的叫囂起來：

「俺們要先推總指揮，這些烏瑣碎的事情，烏工夫商議它。」

於是會場的談話秩序，就亂起來，大家搶着發言，比着叫喊：

「主席我推趙指揮官趙捷三。」



「我就推主席當總指揮。」

「我推陳伯黎，我還推羅專員。」

「趙捷三呀！他是地方人，情形熟悉。」

郭秉輝拍着桌子大喊：

「秩序，大家注意秩序，我們要決定一下，是票選是口選呢？」

「用口選的好，那用那些烏工作烏寫票。」

「票選公道些，我主張票選。」

「我贊成票選！」

「我們請主席表決。」

在吵鬧的雜聲裏，忽然：

「塔滴——塔滴——」

一陣尖銳峭急的號聲，從人們的叫囂中鑽出來，空氣忽然緊張，接着：

「軋軋軋……」

一陣峭急的飛機聲。

龍縣長驚惶地離開了座位：

「主席，主席發命令，趕快疏散，高值星官，喊口令。」

高世賢蠻不在乎：

「怕鳥！這松林裏是保險的，大家離開席棚子遠一點，保險沒有事。」

王老漢孟廣德站在主席的兩邊，在脚下畫起十字，手指着太陽，嘴裏噓溜噓溜的吹起氣來。

哈惠甫一手拉着郭坤濤的袖子：

「坤老，走，我跟你老人家找個地方過癮去。」

等到飛機的聲音漸漸遠去，人們才漸漸的集中起來了，會是開不起來了，在大家睡在煙榻上過癮的時候，郭秉輝把選舉票一張一張的送到每個人手裏。

借吃飯的機會，開票的結果，以五十票對十三票，又一票棄權的情形下，郭秉輝以大會主席的身份，宣佈陳伯黎正式被推為豫、皖、邊區聯軍總指揮，並且附帶聲明，每一縣政府，每一部隊單位，派出代表一人，定於本日夜間，召開臨時指揮部的籌備會議。

沒有等到午飯吃完，大家就自動的離開會場了，剩下的西瓜酒肴，亂七八糟的擺在廣場上。

## 十七

陳伯黎以第七縱隊司令的資格，在軍事聯席會議中被推為豫、皖、邊區聯軍總指揮，第七游擊縱隊的官長士兵們，是抱着極大興奮的心情，像獲得了意外的幸運似地來談論着。對於他的希望，他的估價，彷彿談論着「珠簾寨」中的沙陀王李克用一樣，好像有了這麼一個有鋼鐵般氣質的辦事領袖，毫無疑義的就會把這荒草般的抗戰武裝統一起來，把偏僻在幾個城圈子裏的鬼子加以掃蕩似地。

徐卓然一整天爲這新的任命慌忙着，他一方面在盡着最大的努力，來克服皖北民軍各個軍官的動搖性，加強他們對陳伯黎擁護的信心，另一方面企圖從參加會議豫東的軍政領袖們身上，知道他們對這事件表示什麼態度，贊罰，還是反對，還是在贊罰中附帶了若干條件，但各方面所得到的反應，却使他莫知所措，在皖北這方面的軍官們沉默着，模稜兩可的不表示肯定的意見，在豫東方面的軍官們，雖沒表示怎樣的反對，却冷淡的回答，好像若無其事的樣子：

「反正是自己的人，自己的槍，軍餉是自己籌畫，要個總指揮是這樣，不要總指揮也是這樣。」

「當了總指揮，又管什麼呢？這不過是大家捧捧場罷了。」

「俺們河南的隊伍，吃河南的給養，要安徽的指揮幹什麼？他能發餉不能還不是一個空心大老板。」

「舉他姓陳當指揮官也沒關係啊！反正他也管束不了那一個。」

「他能管得住他自己的嘍囉也就不錯啦，對自己的大隊長，他就弄得尾大不掉。」

對於總指揮官的產生，雖說不被一般軍官們所重視，但他們並不澈底的加以推翻，還開玩笑似地保留着。在散會以後，每一個單位，還遵照主席的囑咐派出一個代表來，留在張斌營商討總指揮部的組織問題。

黃昏時，代表們集中在一家飯店的土牆院子裏，趁着朦朧的月色，大家交換着每個人的意見，徐卓然在代表們的談話中間，銳利的斬鐵般的提出自己的見解：

「諸位老哥！他抑制着衝動的感情，冷靜的說。「我們大家祇有一個敵人，漢奸日本鬼子，我們大家祇有一個目的，打漢奸打日本鬼子，我們就是一家人，大家就等於親兄弟一樣，所以我率直地提出這幾個問題。」

他咳嗽了一下，聲音提得更高：

「第一我們作戰，必然要有一個統一軍令的機構，要統一軍令，自然要推選出一個總指揮，這總指揮不論張三也好，李四也許，王二麻子也好，總要捧出一個傀儡的。第二，陳

指揮既經大家舉出，大家認爲可以，就要尊崇他，認爲不可以，就乾脆罷免，重新推舉。我們  
要友誼的商討一下。」

永城縣民運指導員王伯庸首先回答：

「大家既經推定，大家就要服從，這不是陳指揮個人的信仰問題，而是大會的紀律問題，我們要服從決議案，也就是說，服從我們自己所製定的法律。」

他興奮的站了起來，彈一下紙煙灰，飛散出一片細沙般的火星，環顧着聚集在桌旁的代表們，把散在額上的亂髮向後一擺，流露出一種流亡大學生的特殊丰度，故意又充滿着感傷的調子。

「我們從平津流亡到南京，流亡到漢口，轉到這荒僻的原野，我們爲的是什麼，還不  
是爲的抗戰，爲的開展我們的抗戰事業。現在圍困在敵人的後方，在這武漢外圍戰爭展  
開的時候，如果我們不趁早下決心，來建築我們的抗戰堡壘，來團結所有的抗戰力量，來  
展開平原的游擊工作。萬一武漢的軍事，轉移了陣地，這敵後孤懸的游擊隊，前途是怎樣

的堅苦遼遠呵！」

回答的是鹿邑縣民運指導員劉鳴皋：

「自然要下定決心啊！我們現在要談的不是理論，而是進行的方式。」

「進行的方式是不成問題的，我們對於陳指揮是否可以擔任總指揮官的問題，需要大家討論。我先聲明，我自己是贊成維持議案的尊嚴的，不過大家公開討論一下，可以克服動搖的意識，加強堅定的決心。」

這是夏邑縣民運指導員陳秉堃所提出的意見，商邱縣的動員會指導員習孟武就立刻響應了：

「不錯的，我們應該這樣，這裏不是講情面的時候，陳總指揮是皖省的縱隊司令，今天到會的是豫東的同志佔大部份，固然抗戰的工作要打破地方觀念，但這不是我們幾個代表們主觀的問題，而是一般部長他們同意不同意的問題。我坦白的提出，我們每個人對所代表的部隊長，自己冷靜的檢討一下，擁護陳總指揮的是那些人，無所謂的是

那些人，反對的是那些人，反對的理由是什麼，焦點在那裏。我們要用正當的理由來轉換他們的偏見。」

徐卓然從板凳上一下子跳起來，拍着手叫道：

「對啊！還是習老兄一語道破，大家打開窗戶說亮話，我們是不需要吞吞吐吐的，翻正我們是以應付當前抗戰局面的需要為前題。」

暫時沉默了。夕陽的反光，昏黃的迷漫着，爬上了院落四週被炮火燒紅的泥牆；在店主人燒飯的廚房裏，閃動着火光，風在吹動那暗藍色的炊煙。

郭秉輝燃起一枝紙煙，輕聲地：

「對於陳司令擔任豫皖邊聯軍總指揮官，本人可以說完全同意的，因為一則本人不是軍人，二則還負着豫東行政督察的責任，我很希望有一個像陳司令這樣一個革命青年，來擔負起豫皖邊區指揮作戰的任務。」

他說得很慢，像是對每一個字都加以推敲似地，接着：



「不過，還有一點要聲明，羅司令雖說兼任豫東第九區十縣的督察專員，對於這十縣的武裝部隊，雖負有指揮的責任，我們大家不外的話，現在還不能完全控制得嚴密。因此，對其他各個部隊長，還要個別徵求他們的意見。」

「祇要羅專員對陳司令擁護的話，本人敢代表鹿邑魏縣長，決沒有相反的意思。」

「我們永城王縣長的意見，我剛才早就表示過了。」

「夏邑朱縣長是沒有問題的，他正需要軍事上的進展，來解救他目前的困難，很希望這邊的抗戰力量配合起來。」

「柘城縣的武裝，完全聽羅專員的命令，當然不成問題。」

鹿邑代表劉鳴皋，永城代表王伯庸，夏邑代表陳秉堃，柘城代表孫世新，爭搶似的插上嘴，幾乎同聲的表示了意見，徐卓然跟着就對皖北各部隊的代表們巡視了一下，鄭重的站了起來：

「這是很好的現象，證明我們精誠團結的精神，豫東方面各同志既然對陳司令表

示了誠意，我們淮北方面的各部隊，直接間接都算是陳司令的部下，當然是不成問題的。」

坐在代表們背後沉默着的劉秉南，這時突然活躍起來：

「淮北的部隊，擁護陳司令當然不成問題。現在的討論，應該再進一步的展開：第一聯軍指揮部怎樣組織的問題，第二聯軍指揮部官職權使用的範圍問題，第三整個行動計劃的原則問題。」

「聯軍指揮部的組織，當然要按照野戰游擊兵團的範圍。參副經各部門的負責人，應由總指揮官自己選定，政治部應由參加各部隊的政工人員，混合組織。除此之外，每個部隊還要派一位聯絡參謀。」

高細身材，態度非常瀟灑的劉鳴皋一句一逗的說，彷彿每一個字都經過理智的洗練，充滿着熱情的傾吐出來。這新鮮的情勢，看來是感動他了。他說完後，用目光巡禮着每個人的臉色，故意把紙煙頭對銅煙罐蓋上敲了幾下，發出鏗鏘的微音，像他說話聲調的

餘音一般。天然的捲髮，濃重的眉毛，黧黑的臉龐，老是刻畫着微笑的神情，因此對劉鳴皋第一次見面的人，就永遠會留着一個藝術青年飽經風霜的磨鍊，呈現出未老先衰的印象。

「指揮部各部門的人選，全由陳指揮決定，是應該的。不過政治部的組織，應該特別的加強，要做到以政統軍的程度。」

「這總指揮也是很注重政工的啊！」

「這不是他主觀的注重不注重的問題，而是制度的本身問題。」

「當前的需要，自然是使政治工作來鞏固武裝的力量。」

「這樣拚湊的部隊，也祇有憑政治的力量，才能加強對上級的信仰。」

「這種情勢，當一個總指揮官，沒有政治工作的推動，怎麼樣也不能貫徹命令。」

「諸位代表。」

很久沒有講話的毫縣動員指導員習孟武用焦燥的聲調迅速的說：

「注重政工的理論，大家不必多談啦！我們要商討的是用怎樣的<sup>！</sup>做法，才能加強政治部組織和力量。」

「正是如此，我們就應該這樣討論。」

劉秉南高興地拍着習孟武肩膀，抬頭看徐卓然一眼。徐卓然從煙筒裏抽出一支煙，拉着一根火柴，淡黃的光亮，映出他臉上一付興奮的輪廓：

「政治部的組織，我認爲可以先決定兩個原則，政治部主任，由郭主任秉輝兄擔任，政治部裏邊的職員，調任各部隊政工人員擔任。這是人事上的原則；至於組織的原則，範圍的大小，人數的多寡，職權的劃分，可由郭主任和陳總指揮商討，共同決定。大家認爲怎麼樣？」

「對呀！這問題就這樣解決。」

「我贊同這樣辦法，乾脆一點，不必再作不必要的討論。」

郭秉輝很快的打斷了大家的談話：

「大家不要這樣，這政治部主任我絕對不幹，也沒有擔任這責任的能力。」

徐卓然加以反駁：

「這是大家的意見，用不着推卸，更用不着客氣，這個問題就決定這樣解決。」

「請郭主任不要客氣，這是義務，並不是權利。」

「擁護老郭萬歲！」

「我提議大家吃西瓜，吃過再討論。」

「附議！」

「附議吃西瓜！」

代表們笑着，鬧着，敲着茶杯，驅除了嚴肅的空氣。在破敗的院落上面的天空上，浮蕩着蔚藍色的薄霧，淡白的月亮，傾斜的倒映着燒焦了的屋樑的黑影。成大堆的小青蟲，圍繞着蠟燭的光亮飛撲着。

賣夜食的小販，敲着梆子，遠遠的傳來淒涼單調的聲音。

「至於總指揮官職權使用的範圍問題我認爲不是我們所能規定而是以總指揮部的威權和威信的大小爲轉移，我們縱然加以規定，各部隊長玩忽命令是最值得焦慮的事。」

郭秉輝西瓜一離開嘴，像吐瓜子一樣吐出了這幾句話。

「當然不能允許玩忽命令。」

徐卓然斷然的說，郭秉輝繼續發揮他的意見。

「按軍隊的紀律，當然要貫徹命令，不過這一些地方封建團體的，部隊就是部隊長的私產，對直屬長官，都自由行動。現在聯合作戰，恐怕命令更不能貫徹。」

「這就看政治工作的成績了。政治工作的任務，就是領導部隊服從命令，貫徹使命啊！王伯庸理一下頭上的亂髮。」「加強政治領導啊！就是領導這雜亂的民衆武裝，來建立我們的抗戰堡壘。」

「這是我們統一意志集中力量的初步。就是說，領導豫皖邊區所有的抗戰武裝到

## 一個抗戰的陣營中來。」

徐卓然拿起紙煙罐對桌子上摔了一下，集中代表們的注意：

「諸位老兄，問題談到這裏，我覺得應展開更高一層的討論，我們應集中我們所有的力量，更把這所有的武裝，從封建勢力的支配中解救出來。這就是說，需要對於氣質的改造，不客氣的說，這一些應運而起的武裝，本質上分析，是一些流氓武裝，土匪武裝，封建武裝，而不是真正的民衆抗戰武裝，我們今後的工作，就是在混亂的力量中，樹立我們的基幹部隊，在複雜的陣營中，培植我們基本的主力，因此我們目前的急務，就是，」他特別加重了語氣，手揣着桌子：「用政治工作的統一，來鞏固部隊的統一，透過政治工作的關係，來樹立軍令的尊嚴。」

「不錯，這正是改造部隊的良好機會。」

「我們應該這樣做，用政治工作的統一，來鞏固部隊的統一。」

「在這形勢下，想樹立軍令的尊嚴，也祇有透過政治工作關係的一個辦法。」

「老實說我們的政治工作，在部隊裏要爭取主動地位。」

「軍事投機的尾巴主義，老實說，是非失敗不可的。」

「游擊隊沒有政治工作的保障，不特不能抗戰，簡直就是擾民。」

「萬一敵人來個掃蕩，化整爲零還可以集零爲整，他媽的，祇有老天爺知道。」

「……………」

在衝動的雜亂的聲音中間，劉秉南特別提高嗓子叫道：

「好啦，問題的原則是解決啦！看將來的實行怎麼樣，實行的技術又怎麼樣？我們現

在請郭主任發表一點關於將來工作技術上的意見。」

在嘈雜聲驟然沉寂的當中，郭秉輝向蠟燭邊走近一步，兩個手掌心對搓着，慢吞吞地說：

「我們先認識幾個前題：第一現在抗戰期間，不是十五年的北伐時代，沒有堅強的主力，全憑烏合的民衆，決不能應付當前的事變，第二我們脫離了大後方，孤懸在淪陷區



域一個角落中的武力，我們沒有後台，沒有接濟，我們的目的，不是像兩月以前徐州會戰期間的配合作戰，而是要保存實力，儲蓄實力。第三我們是孤懸在敵人後方的抗戰武裝，任務不在於流寇式的游擊，而在於固定式的建立抗戰根據地。第四今天到會的各部隊長，無論他們素質怎樣的複雜，但他是這豫皖邊區廣大平原中唯一的抗戰武裝，我們要抗戰，姑無論你願意不願意，祇有把抗戰事業建築在這些武裝基礎上——這些並不可靠的武裝基礎上。基於以上的理由，我們今後的任務，一是在這一些土匪流氓封建的武裝中，來孕育我們新興的革命武裝，二是用現有的武裝力量的支持，來保證行政權力的行使，三是透過政治的關係，來建築各部隊的團結，三是用政治工作的聯繫，來建立下級幹部的信仰，與爭取上級的信任，做到由上而下的質的改造，總之——」

他說到這裏，郭秉輝對周圍展望了一下，故意加重了語氣：

「我們不能因為部隊份子的複雜，而放棄了改造的責任，更不能因為政治工作的不易開展，而放棄了政治工作。我們要認定問題的邏輯是這樣：不是官兵質之不良，妨礙

了政治工作的進展，相反的是由於政治工作的尙未開展，所以不能做到改造部隊的素質。我們要運用正確的特殊工作技術，來保證我們建立淪陷區內抗戰武裝的絕對的勝利。

在郭秉輝慷慨淋漓的發表了關於整個工作原則之後，好像一陣峻峭的夜風，把蒙在每個人心上的一層薄霧吹散了。一種坦白、熟誠、人類最高的情感，電燒般的通過了個人的心，浮騰着每個人所具有的人類愛。接着每個人報告着他代表的部隊情況，所有的優點和缺點。說明着今後改造工作的意見。怎樣使各部隊長，誠心的擁護臨時指揮部，通過皖北豫東軍事的聯席會議，把零星的抗戰武裝聯繫起來。

夜漸漸的深了。

月色斜映在殘破的頽垣上面，蒼白中透出一抹暗紅的淡影。灰色的浮動着一層白雲的夜，蓋住了市鎮的上空，從被轟炸的一片瓦礫的空場上，可以望見東關外大松林的陰鬱的黑影，和被松林遮蔽着的發暗色的浮蕩的夜潮。

星星在濃濕的黃淮平原的夜空，悲傷地的含着眼淚，勾長星轉向屋山角的後邊隱蔽了，北斗星掛在披摧毀的過街樓頂上的蔚藍天際，像斜插在雲堆上的一個勺柄，動也不動的橫在空中，流動着平勻的微光。

會議結束了，大家互相交換着談話。

「你是那地方人呵！怎樣流亡到這裏，密司特劉。」

徐卓然悄悄地握着劉鳴皋的手問他。

「我是天津人，住在北平，從山東三路軍那裏轉到五路軍，轉到一戰區，派到這裏來的，北平你去過嗎？」

「去過的，在那兒讀過三年書。」

「北海的紅菱角，現在該是上市的時候了，一到秋天，我總會想到北海，想到家。」

正在旁邊散步默不作聲的陳秉堃忽然走近來，活潑地問着：

「蘇州的摘紅菱才好玩哩！兩角錢一點鐘，我們每年到這時候，都是自己划船，自己

探。」

徐卓然驚奇的看他一眼：

「陳同志也是蘇州人嗎？」

「是的。」

「我的女人也是蘇州人，抗戰後她跟她母親住在上海，她家住在蘇州狀元胡同。」

「我家住在閩門裏。有一年沒接到家信了，誰曉得現在住在那裏。」

大家默默的相對着，回憶的斷片，勾起了他們每個人的懷舊之感，混亂的把過去的生活復活起來，一年一年的童年時代的遼遠事件，像一層輕薄的淡灰色的細紗，交織進了戰爭的流亡的情況中了。

世界是充滿着空洞靜寂，打更的梆子，在街上淒涼的響着，漸漸遙遠，漸漸的低微下去，蟋蟀在屋跟底下吱吱的顫叫。在蕭瑟的淡漠的午夜的寂靜中間，每一種聲音都更加嘹亮而嚴肅，從四週圍的瓦礫堆裏，流散出被冷露浸濕的發霉的涼味。一縷微弱的歌聲，

從劉鳴皋鼻子裏哼了出來。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有我的同胞，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

——拋棄了無盡的寶藏。

其餘的人跟着唱了，又加上幾個重濁的嗓音，把這歌調的節拍弄亂了：

——流浪——流浪——

——整年家在異鄉流浪，流浪，

——那年那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那年那月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

調子忽然轉低，合成一個蒼涼的訴怨的衷曲：

——娘爹呀！

——爹娘呀！

——什麼時候，才能同住在一堂。

劉鳴皋踉蹌的走到蠟燭的暗影裏，他悠揚的音調，被王伯庸的無節奏狂吼壓抑下去了，在苦悶的狂歡中，徐卓然最後才注意到在燭焰的閃光下，透露過劉鳴皋的睫毛的簾幕，他的眼睛裏面滾動着冷寂的透明的淚珠。

在散會以後，劉鳴皋隨着徐卓然走到屋裏，坐在對面棹子旁邊，悄悄的說：

「卓然老哥，你是在自己的故鄉抗戰，多少還沒有領略到流浪者的悲哀。在抗戰以前，我也離開過故鄉，但是總沒有這兩年感觸得深刻，一到秋天，我總是想家，想北平，愛那藍色的風光，在溝渠裏看見水邊的野蓮花，就想到北海來。當金錢菊開花的時候，當北海

的敗荷葉，蒸發出濕潤的氣息的時候，我就忍不住想哭，這是知識份子的劣根性嗎？我覺得人到底是感情的動物。」

「這種感情的傾向，是會減低抗戰情緒的。」

徐卓然鄭重地帶教訓的口氣說。

「在理智上我很明白這個道理，不過感情上總由不得自己。」

劉鳴皋回答，兩個人互相壓着對方的目光，沉默了好久，徐卓然籠統的武斷的說道：「這是我們青年人克服不了的弱點，我相信，一直幹下去，抗戰環境的堅苦和殘忍，會一天一天地把我們練成鋼鐵般的人生，不至於再容許傷感的情調，在我們的生活中作怪了。」

劉鳴皋沒有回答，痛苦的向窗外灰色的遼闊的夜空望着，大街上有好幾隻狗在狂叫，打更的梆子，淒涼的響來，又漸漸低弱下去，他忽然若有所感觸似的對徐卓然笑着說：

「這就是人生呵！」

月亮忽然被一塊黑色的雲彩蓋去，黑暗的夜空，籠蓋着四際，他們每人燃起一支烟，緊張的向灰色的綿絮般的暗夜望着，好像兩年來所經歷的光明和黑暗交織着的零碎事件，重過了感傷的灰色的回憶，零亂的消失在一種虛空的實證的淡淡的哀愁裏面。



